



飛利浦知道 孩子繞著冰箱長大

媽媽，冰箱裡有什麼好吃的？

相信妳的孩子，在很小很小的時候，就會說出這個讓妳吃驚的完整句子。

然後，妳又會發現，即使剛學會走路不久，孩子就開始繞著冰箱打轉，甚至於努力的伸出小手，想去拉開這座他眼中的寶庫……。

於是，孩子就是這麼一天一天，繞著冰箱長大。

這個日復一日的成長過程，世界知名的飛利浦電冰箱最能深刻了解。因為，它曾經在千萬人們的成長過程裡，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也正因為如此，飛利浦知道，冰箱對孩子的影響，遠比一般人的想像來得深遠。

我們可以這麼說，冰箱和人一樣，有的浮華浪費、大而無當；有的拘謹狹窄、小氣無比……想想看，如果孩子和這樣的一個同伴一起成長，將來他會如何呢？

飛利浦有鑑於此，它的冰箱設計理念，在於不僅要能提供孩子成長所需的新鮮與營養、也要讓孩子感受到生活的多樣與豐富、甚而進一步讓孩子學習到精確與效率的做事態度。

當然，妳的孩子可能不會像妳一樣，清楚的分辨出原裝進口的飛利浦電冰箱，它的双層魚肉保鮮盒及兩個獨立的蔬果保鮮盒，所帶來的鮮美原味與健康營養；它的可調整式網架及瓶罐架，所帶來的方便與自在；它的旋轉式製冰盒及壓觸式飲水裝置，所帶來的精緻與享受；它的美背式設計及歐式高雅色彩，所帶來的風格與品味；以及它的四百公升以上等級超大容量和飛利浦重視用電效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但是，妳的孩子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有個熱愛著他的媽媽。

或許，妳現在還沒有孩子。但是，將來妳會有。或許，妳現在已經有了冰箱，但是，總有要換新的一天！

總之，在妳面臨選擇冰箱的時候，請記得飛利浦所說的：孩子，繞著冰箱長大！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產品及全省經銷商地址之詳細資料，請電本公司各地營業所洽詢)
 北總公司：敦化北路150號/展示中心 (02)715-5105/修理服務中心：長春路472號 (02)712-5786/新竹營業所：新竹市中華路581號 (03)5-894/台中營業所：三民路二段44號
)224-2790/嘉義營業所：垂陽路525號 (05)222-0390/台南營業所：小東路248-2號 (06)234-7647/高雄營業所：五福四路200號 (07)551-8571

PHILIPS



人間39
台灣客家·歷史·革命和族群認同

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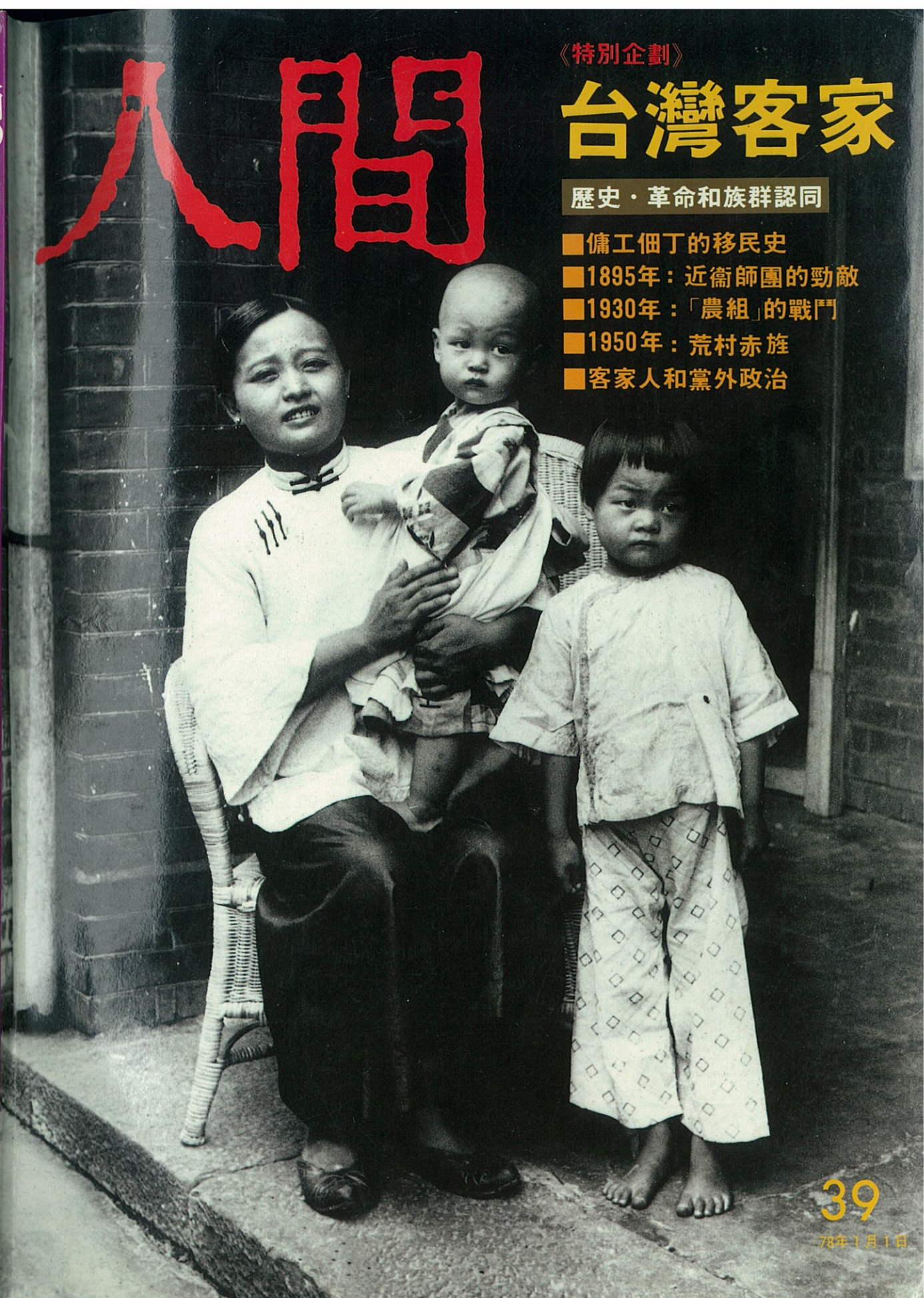
《特別企劃》

台灣客家

歷史·革命和族群認同

- 傭工佃丁的移民史
- 1895年：近衛師團的勁敵
- 1930年：「農組」的戰鬥
- 1950年：荒村赤旌
- 客家人和黨外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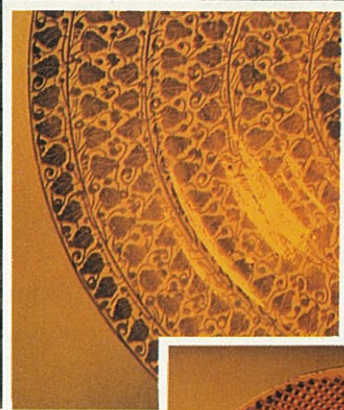
78年1月1日 第四卷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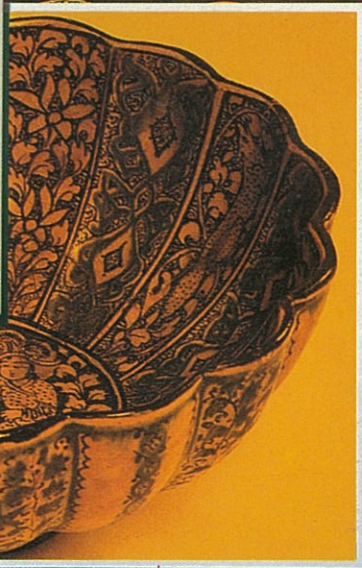
39

78年1月1日

存在主義
因為有了人、
有了你，
才使一切的藝術設計
在生活中有了意義。



巴洛克
17世紀歐洲Baroque的藝術風格，
反嚴肅、規矩、含蓄，
充滿了義大利式熱情、莊重。



蒙特里安
抽象主義的創始者，
善用水平線、長方形、正方形
構成形式上的新造形主義。

洛可可
18世紀所崇尚的Rococo藝術形式，
源自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貴族特徵，
時時流露典雅的遊戲情調。

拜占庭、文藝復興、洛可可時代懂得藝術。

復古，其實就是不朽古典不斷被創新...

RELIEF SERIES 浮雕系列

全國第一塊浮雕磁磚

唯一
在義大利風格下，
特殊釉料燒製，表面紋路凹凸細緻；
綜合眾多的唯一，
形成國內第一塊浮雕磁磚。



線條
是直線與曲線
不斷的交叉又分離，
却無法猜測它
下一步組合的驚奇。

色彩
永遠是有色彩的地方，
就有想像。
表面色之外，
空間色、平面色層出不窮。

造形
就是在普通的表面上，
不停激發變化，
讓凹凸成爲特徵。

風格
任何形式主義都算是附屬，
除非你已發現它的美，
就在從不盲目跟隨流行。

我們懂得生活

走回新古典

紅寶石™磁磚

隨時隨地、坦誠服務™

實體尺寸：30×30 CM

HCG第4-9廠
HCG 和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營業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8號11樓
TEL：(02)5067519 FAX：(02)506-9052

全省各地總經銷

宜蘭總經銷：宜蘭市西後街139號 TEL：(039)324354-360068
桃園總經銷：中壢市中豐路3號 TEL：(03)4250939-4224692
台中總經銷：台中市台中港路368號 TEL：(04)2268951
嘉義總經銷：嘉義市山仔頂99-12號 TEL：(05)2761047-2763047

台南總經銷：台南市莊敬路78號 TEL：(06)2349166-2349177
高雄總經銷：鳳山市輔氣北二路7號 TEL：(07)7715111
屏東總經銷：屏東市廣東路278巷12號 TEL：(08)7374040-7371039



1989亮冠工商

Keny® 萬用手冊

ORGANIZERS

- 9種款式，10種皮面（包皮、合成皮……等任您選購）
- Keny 萬用手冊1989亮冠日誌精美小說明書備索 總業務專線：(06)2633124
- 鱷魚皮、蜥蜴皮、駝鳥（特殊動物皮）萬企百貨系列。



本產品榮獲 1988年中華民國 優良產品設計獎

手中乾坤 勝券在握 掌握人生 Keny® 萬用手冊

今年送禮、自用，選擇 Keny 萬用手冊，1989亮冠工商日誌，展現您高超的品味。

■ 為什麼要有 Keny 萬用手冊？

即使是最有名的手冊，都有它們的限制，雖然它們可能包含大量使人印象深刻的資料，但也可能大部份和您職業上的需要無關，您幾乎沒有選擇手冊型式的權利。一天接著一天，這本手冊貯存了許多非常珍貴的資料——名字、電話號碼、地址、雜記、備忘錄……所有個人寶貴的資料都在裡頭，但是，在一年結束之後，它還是被丟棄了，我們總是如此一次又一次的在更換我們的手冊，也浪費寶貴的資料。Keny 萬用手冊，就是為了消除這種困擾而設計誕生。

■ 什麼是 Keny 萬用手冊

● Keny 萬用手冊是整套活頁式的個人資料情報系統，您可以隨意儲存您所需要的資料和必需品，而使您的商務和個人生活更順利。

● Keny 萬用手冊豐富的收存機能，有如電腦的變化性，它包括了年曆、日曆、週計劃、日計劃、財務表、目標表、管理表、便條、DON'T FORGET、收據信封、牛皮袋、尺、地圖……等40多種功能，百餘種內頁。

● 活動性內頁改變定內頁裝訂的缺點，愛怎麼更換就怎麼更換，一年接著一年持續使用。用畢資料，又可以完整的保存、回憶。

● 首創採用百年中性紙，連續使用七萬次的六孔夾。

● Keny 萬用手冊獨創世界通用的五國語言——英、義、德、法、西班牙，成為世界通用性的商務文具。今年更為了傑出的您而特別推出中文內頁。

■ 國內外報章雜誌一致推薦

● 20世紀除電腦以外最有創意的產品——美國新聞週刊。

● 大企業家和他的幕僚人員都使用萬用手冊——美國財經雜誌。

● 一流的老闆要讓您的幹部使用萬用手冊。一流的主管要教育您的屬下使用萬用手冊——日本 REFL 雜誌。

● 重新創造您的生活——觀察家雜誌。● 上班族的隨身看——工商時報。

● 文具界的超級龍捲風——日本文摘。● 工商界的小百科——統領雜誌。

● 20世紀的紙電腦——新生報。



B5.A5 Keny® 萬用手冊 內頁及附件解說
ORGANIZERS



- 1 信用卡袋……收存身份證、貴賓卡、信用卡等重要證件，易於攜帶、使用方便。
- 2 計算機袋……放置計算機，隨時備用。
- 3 資料袋……可收存任何資料。
- 4 持久耐用 P.P. 板……具保護作用，使其內頁不易折痕、損壞。
- 5 壓扣袋……保存您不馬上使用之地圖、郵票及任何卡片。
- 6 名片袋……將重要及常用的名片置於此袋，尋找更為容易。
- 7 尺、書籤……兩種功用，可當尺用，有刻度、測量尺寸，使用方便。亦可當書籤、能迅速、輕鬆地翻到你所要的重點。
- 8 附錄……備有世界地圖節日，齊全的國際及國內常用電話資料、世界時刻對照表、世界及國內航線訂位、台灣公路里程明細表、觀光旅館名錄、日息年息及中外度量換算表、健康及急救常識、年齡生相及陽曆陰曆對照表……等資料齊全、使用方便。
- 9 年計劃表……備有重要日子表、三年曆、月計劃、週計劃、日計劃，提供您規劃與管理，讓您經濟有效的應用寶貴時間。
- 10 NOTES / 筆記……備有NOTE、備忘表、會議記錄表。開會記錄、重要記事，讓您在繁忙的生活中，更能清晰、明確的掌握重點。
- 11 企劃表……使您擬定的企劃案做最詳細的規劃。
- 12 目標表……幫助您擬定的目標能依序完成。
- 13 現金表……備有財務表及支出費用表，幫你詳細整理帳目，更明確的記錄每星期的支出費用。
- 14 電話、地址彩色膠膜……按字母索引電話、地址更為堅韌、耐用。附加黃色地址頁作為補充用。
- 15 牛皮紙袋……保存散頁的紙夾，可放置圖片、相片……等。
- 16 收據信封……收存您所有商務處理的收據。
- 17 方格便條紙……可隨心所欲的記載任何事項或繪圖。

永豐餘關係企業
亮冠股份有限公司

- 總公司：台南市新榮路14號
- 台北總經理：美製紙品股份有限公司
- 高雄門市部：高雄市和平一路149之10號

TEL: (06)2618166(五線) ● (06)2633121(四線) ●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51號11F TEL: (02)3949075
TEL: (02)3943922 ● 台中總經理：豪益文具有限公司 TEL: (04)2127111
TEL: (07)7510357

NO.1

日野汽車
連續17年在
日本及連續
5年在台灣
銷售第一

日野汽車、舉世矚目

銷售第一 日野汽車秉持優良技術經驗，連續17年在日本及連續5年在台灣銷售得第一。

品質第一 日野汽車以特殊引擎結合優異的底盤設計，馬力強勁、省油，行車舒適、安全。

服務第一 總經銷和泰汽車擁有全國最多17個經銷據點、50家直營、特約服務工廠及21個零件據點，提供您最滿意的服務。



從9噸到42噸車種齊全，歡迎洽購

技術提供：**Hino** 日野自動車株式會社
製造：**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121號13樓 ☎：(02)5062121(24線)

台北分公司(松江路) ☎：5018866 (代表號)	花蓮營業所 ☎：358505-6	新營營業所 ☎：6320747-6354181
台北分公司(新莊) ☎：9921131 (10線)	台中分公司 ☎：2621161 (5線)	斗南營業所 ☎：978077-971381
桃園分公司 ☎：3344620-3352305-8	草屯營業所 ☎：322461 (2線)	高雄分公司 ☎：3422621 (4線)
新竹營業所 ☎：324835-322187-9	員林營業所 ☎：527161 (5線)	屏東營業所 ☎：7528224-7520135
苗栗營業所 ☎：332060	台南分公司 ☎：2533641 (4線)	台東營業所 ☎：320003-320043
羅東營業所 ☎：540101-540108	嘉義營業所 ☎：2372912-3	

發行人 / 陳永善(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 / 高信疆(高上秦)

人間

39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 台北市敦化南路73巷8號1F
電話 (02)7091920 3
廣告部專線 (02)700811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兩辰書報社 電話：(02)3811897
裝訂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519704
照相打字：宇農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7006133、7034165
直銷總代理：文瀾文化事業公司 TEL：3123157

零售：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全年新台幣1480元
二年新台幣2800元
歐美全年：(空運)新台幣2872元
美金102.6元
(海運)新台幣1900元
美金68元
亞洲全年：(空運)新台幣2644元
美金94.4元
(海運)新台幣1900元
美金68元
港澳全年：(空運)新台幣2404元
美金86元
(海運)新台幣1696元
美金60.6元

國外經銷處：
香港·由運書報
九龍彌敦道56號2F
TEL: 3-858031 黃尚偉
美國·加州·長壽書局
136 S.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TEL: (818) 281-3622 劉冰
美國·加拿大
L&T Distributors, Inc.
8184 Ritchie Hwy
Pasadena, MD 21122
TEL: (301) 760-2323 程天鵬
美國·芝加哥·士林書局
1379E 53RD ST.
Chicago IL 60615
TEL: 312-2886565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8號
國內掛號投送(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費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之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人間雜誌社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邱坤良 蘇俊郎
張照堂 尉天聰 王禎和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韓
馬以工 梁正居 王拓

總編輯 / 陳映真

總編輯 / 曾伯堯

特別助理

社務副理 / 廖嘉展

主編 / 鍾喬

圖片編輯 / 顏新珠

執行編輯 / 李翠瑩

攝影採訪 / 李文吉 蔡明德 鍾俊陞

蔡雅琴 吳仁麟

文字採訪 / 陸傳傑 簡慧蓉

特約企劃編輯 / 張國權

特約採訪 / 陳列 王墨林 藍博洲

林柏樑 賴春標

企劃：許靜芳

廣告部

代表 / 陳映三 吳明達

發行副理 / 邱鴻翔

發行專員 / 林正峯 陳淑芳

杜慧如 王培藍

會計部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顏新珠

〈人間現場〉

10

撰文■編輯部 攝影■何偉康

雲南震災 至急報告！

〈人間亞洲〉

16

撰文／攝影■Kirby Coxon
翻譯■李文

屠國餘生記

〈台灣客家〉系列：開章

28

撰文■編輯部

認識一個 光榮的族群

〈台灣客家〉系列之一

32

撰文■編輯部

傭工佃丁出戰士

回溯客家移民史，
艱辛的步伐顛沛前行。
從徹底的舉義抗日，
降至50年代的鮮烈血跡，
史頁斑斑，記錄客家英勇、堅毅，
豈容福佬沙文主義的輕蔑……

〈台灣客家〉系列之二

52

撰文■李英

菸田·族譜·農業 公社—美濃行腳



南部客系人民獨特的
「軍事—農耕」共同體，
施行宗族農業公社，
形成特別珍愛宗族史和民衆文學的
獨自的原鄉情感和意識。

〈台灣客家〉系列之三

60

撰文■劉伯順

原鄉人的血液

屏東六堆地帶，
是勢力和實力懸殊下，
閩客移民爲爭奪、擴張和保衛土地
與水源的關爭中形成的
「軍事—墾拓」共同體。

〈台灣客家〉系列之四

77

撰文■簡慧蓉 攝影■顏新珠

田底村的故事

一個衰退、「隱形化」的客家聚落，
在閩系台人農村社會中，
形成斑點狀的傭佃聚落。
終使這些小客庄完全消失客系傳統……

〈台灣客家〉系列之五

89

撰文■林汝南 改寫■洪 彤

徹底 · 堅強的抵抗

——台灣史上客系人民的
抵抗及其特質

台灣割日，
近衛師團進兵台灣，
全島客系村庄
答以堅定頑強的抵抗，
連客系婦女也手持武器戰死……

〈台灣客家〉系列之六

97

撰文■鍾喬

范天寒的兄弟們

50年代初，
桃園龍潭一帶的貧窮農民，
吹旺了簇簇股紅的火舌。
當肅清的寒冬襲來，
「走路人」張興，
貧農范天寒和他的兄弟們，
寫下了這一首悲愴的戰歌……

〈台灣客家〉系列之七

106

撰文■官鴻志 攝影■吳仁麟

橫眉與冷眼

——戰後資產階級
反體制運動中的客家人

在台灣的階級運動史上，
雄飛勇闖過的客家人，
正以橫眉和冷眼睥睨著，
欺上前來的各方的挑戰……

〈台灣客家〉系列之八

114

撰文■簡慧蓉

勤勞移民的文化

——客系音樂·戲曲
· 建築和語言的驚詫
客家話的滄桑 撰文■羅肇錦

〈客家習俗圖片故事〉

124

攝影■劉安明

客家緬念 倉頡造字……

〈台灣客家〉系列：終卷

128

撰文■編輯部

互敬·共生·共榮

〈人間亞洲〉

130

撰文■王墨林 攝影■吉田孝史

菊花·幽靈·流氓



封面圖說：

1930年代·北埔中、上階層的小地主
家庭·穿著客家傳統服飾在客式「夥
房」前留影。(鄧南光攝)

39
人間

78年1月1日

〈人間副刊〉

137

撰文■陳映真

客籍貧困傭工 移民的史詩

——「渡台悲歌」和客系台灣移民社會

143

撰文■楊應財

阿逢粘看相搬

——一個失傳已久的客家習俗



《發行人的話》

這一期企劃編輯的重點，是對於三百年來客家系台灣人歷史的、社會的考察。當閩南系台灣人的運動，以被壓迫者自居而向國民黨獨裁主義要求自己的政治、社會、語言和文化權利時，不自覺地形成了福佬／閩南中心主義，對客系台灣人產生族羣歧視。我們肯定這是錯誤和有害的。

我們概括的調查、補課，發現在 1895 年反日帝武裝鬥爭、1930 年代反帝階級運動、1940 年代末新民主主義的階級運動中，台灣客家系人民早已為自己寫下英勇、堅定、徹底的實踐史。以階級／分類鬥爭為主要性格的「義民廟」歷史，以不能流暢地說閩南語，對客系台灣人加諸粗暴的歧視和政治污蔑，殊為無智，道德上也不應該。

我們將這特集獻給客系與非客系在台灣的人，為的是去除因無知而來的誤解，尊重彼此的異質，從而共生、共榮和團結。

最近，中國大陸雲南省發生嚴重震災。國民黨、民進黨、教會、民衆表現出程度相當一致的冷漠。但是，對於亞美尼亞大震災，俞揆公開表示了同情與援助之許諾。評論家也以「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為言，力主援亞。

國民黨和滲透到反國民黨體系內的這種對於住在台灣以外的中國人的冷酷、無情，是台灣「反共經濟發展」體的特殊產物。它不僅表現在對雲南災民的冷漠上，還在對待泰國邊境反共華裔難民的無法理解的殘酷上，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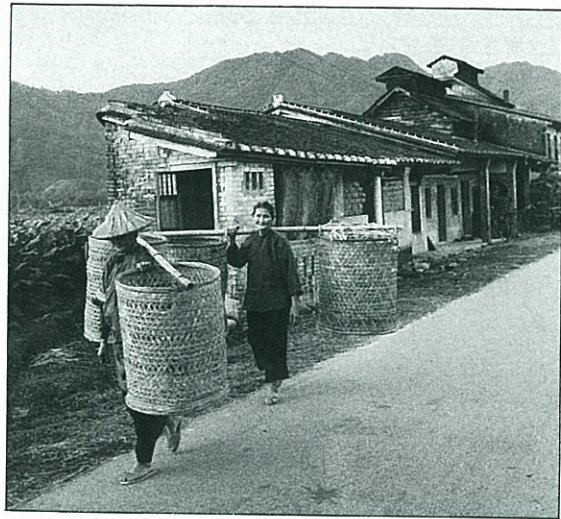
國民黨說，難民中可能有共黨份子，來台安置有安全顧慮。柬埔寨華人有 70% 被赤柬和越共屠殺。他們為誰來台當「匪諜」？如果真不放心，先收容兒童總應該。

國民黨說台灣人口已經太多了。可是只 4000 個華裔難民會帶來什麼人口壓力。現在光是東南亞非法居留台灣的勞工，就有 4000 人以上。何況政府可以去先核選 50、100、200 人來台。

國民黨說，我們和泰國沒有外交關係，交涉不好辦。全世界都知道國民黨與泰國軍事政府私交甚好。華人難民也使泰國頭痛，問題在國民黨不願意收留自己的反共同胞！

國民黨說一旦收容，所有中國人難民全會湧到台灣。不對。他們已被赤柬殺了 70%，還有很多人已在第三國找到居留。如果全到台灣，大約不過 4000 人。

國民黨說難民問題不是國民黨造成的，沒有解決的責任。國民黨不是「自由華僑」的燈塔嗎？何況這是



人道問題，是中國人的同胞情義。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忘了它是國共內戰下的難民政權和難民集團。難民不同情同胞難民，國民黨的集體心靈令人齒冷！

中南半島的華裔難民，起因於當地共產主義革命。貧困的中南半島農民一旦建立政權，在革命前的社會中以結託當地和外國權力，在經濟上盤剝土著致富的華人，其遭到報復，勢所必至。而中共與蘇共的對抗，使這些華人更其成為東共與越共輪番屠殺的對象。

儘管在歷史和階級關係上，華裔東人不願回大陸，但是我們呼籲在自己過激的階段鬥爭中深受傷害的中共當局，向這些悲慘的難民伸出援手。

國民黨應該理解：對泰東邊境華人命運的殘酷拒絕，那些華人一旦遭到殘殺，國民黨「仁義」、「反共」、「中華傳統」這一類的招牌將轟然倒塌，並招來內外各界人民最深的輕蔑與憎惡。

何偉康先生深入雲南災區，提供我們珍貴的現場照片（雲南災區至急報告！第 10 頁）。柯比（Kirby Coxon）先生深入泰邊難民營，為我們寫出營中難民的恐懼和困境（屠國餘生記第 10 頁）。我們為這些不幸的同胞呼籲，也向一個自相蔑視和殘酷的文化提出嚴重的批判與抗議！

日本裕仁天皇彌留期間，充份曝露日本統治階級，右翼暴力集團的封建與迷妄，但也讓人看見號稱「自由」、「進步」的大眾傳播的阿世媚俗，不能不重新評估和詰問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本質。王墨林的「菊花·幽靈·流氓」（第 130 頁），是天皇死前的日本現地報告。

陳映真

讀者投書

編輯部：

有一位我們向你提及過的甘望神父，他是義大利米蘭人，居港多年，一直與香港最底層的，處於弱勢的民衆在一起。

一九七九年，一羣香港社會人士要求政府安置已經不能以捕魚為生，却因無能力上岸安居被迫留在危險的破艇上生活的艇戶，後來釀成「艇戶事件」。事件中，多人被抓，控以非法集會罪名。事件平息後，曾經參與過此一行動的人，有些退隱了，有的在另一些事件、另一個領域，以另外的方式繼續爭取民主和正義。甘神父（香港一些知道他的人都叫他甘仔）則選擇把自己變成艇民。他住進避風塘，白天與不少艇民一樣，到工廠做最卑微低賤的雜工。在十年的日子裏，他和他的少數工作者繼續為要求政府安置艇戶的事情而奔走，他們幫助合資格「上樓」（上岸住進公共房屋）的艇戶申請和安排搬遷，幫那些在學的小艇民（有不少是白天上班晚上讀書的年青人）補習。當然，他還做彌撒，帶領他的信徒為在各種社會事件中被壓迫的人祈禱。

最近，他上了岸，住在陸地的天橋底下。

甘神父對被壓在社會底層的人付出基督般的愛。在他的奔走下，這幾年艇戶「上樓」的要求逐漸得到實現。他却又被另一羣人——富裕香港中的流浪漢「吸引」住了。在電視特輯裏，我們看見他向流浪者逐個解釋他們的權利，請他們一起參加記者招待會，要求政府安置那些早就對自己、對富裕的社會放棄的流浪漢，有些敷衍著，有些麻木沒有反應，但甘神父仍然那麼有耐心，那麼堅定。政府的惡意忽視、社會大眾的冷漠。最重要是

流浪者本身的自暴自棄，都沒有使甘神父後退。流浪者常常被警察趕來趕去，無能力保護自己，甘神父却一步一步向前，由破艇走到天橋底，又深入這些底層民衆的生活中間。

今年 12 月 9 日晚上，一個人帶了被舖，還有抗議的橫額和標語，在象徵「民意」的香港立法局門前開始他為期七天的絕食。這一次，他為的是一位叫做劉山青的香港青年。劉山青因為前往大陸探訪民運人士家屬而被捕，控反革命罪被判入獄十年。去年是他牽獄第六年，甘神父絕食六天要求立即釋放他。今年是第七年了，他絕食七天。他這次絕食，除了要求釋放劉山青外，更抗議香港政府拘禁上千名大陸來港的非法勞工，和不准數十名無證（香港身份證）媽媽、回港與夫兒團聚，以這樣的行動提出要求，他也心知，當然不會有效，却仍是那麼有耐心而堅定。他靜靜地坐在那裏，有時起來走走，向路過的人說：「歡迎簽名支持」。公安人員來正式通知他離開，否則就要向法院申請禁制令。他却微笑說：「我不走。」他總是那麼低調、謙虛溫柔却又堅定得讓不是信教的人也會想起耶穌。

我們去看他，送了「人間」雜誌給他。本來我們覺得，也許他已經不需要「人間」了，因為他就是「人間」精神本身。但他考慮到走到台灣社會底層的故事；他也讀了湯英伸的悲劇。立即就喜歡上這本他以前從未看過，也不知道的雜誌。他說，他還是需要不斷堅定自己的信念。

他以全付精神生活在香港社會的最底層，他對香港以外的好些地方（例如台灣）都很陌生。他說：「去年有一位馬來西亞的

人，來住我們的艇上，體驗生活，他講了很多他們國家的事情給我聽，我因此才對馬西來西亞多了點認識，以前我都不知道他們的事。」他說：「去年我認識了馬來西亞，今年我認識了『人間』。」

我開始發問一連串有關台灣民衆生活的問題，問「人間」雜誌如何生存……第二天，他絕食的第五日，我們看見他把自己看了的「人間」介紹給別人，像傳播他的愛和希望一樣，把「人間」傳播開去。

這幾天，甘神父只喝清水，對旁人一再勸他服用葡萄糖、牛奶，甚至是中和胃酸的藥，一概溫柔而堅定地拒絕。他的絕食進入第五天了。今天開始明顯露出了疲態、肚餓、作嘔、胃不舒服，站一陣就腳軟，但他的意志，比我們每個吃飽睡足的人都要堅定。

香港 林瑞含 陳慶源
1988.12.14

拿到近二期的「人間」，我發覺她變「輕」了，不再是濃濃重重的沈重感，而是有著一種蒼白的柔和美，然而筆鋒仍舊感情豐富，控訴仍舊有力，報導仍舊踏實，視覺上延伸更廣，思考空間更大，少了過去的血氣方剛，但代之的卻是不愠不火的理性與沈著。對我而言，她是出落的更動人心弦了。

其實，有時候我很希望類似「人間」的刊物沒有存在的必要，但無止盡的心碎却只透露出人類愚蠢行為的持續，而這麼個令人心碎的世界也只有透過不斷的關懷才將能傷痕彌補。

世界新專 淑玲

雲南災區 至急報告！



雲南省勐省鎮的永康寨舉目都是夷爲土屋；這片原本有 300 多間的土屋在震中死亡 4 人、19 人受重傷。

雲南大震災之後，台灣自由作家何偉康，是全世界第一個非大陸地區而以採訪爲由進入地震災區的記者，當然也是台灣唯一以同胞的關切，深入災變區的中國人。

去年 11 月 6 日晚上 9 時零 3 分發生第一次 7.6 級大地震，震源在雲南瀾滄縣戰馬坡。一下子造成 500 餘人的死傷。13 分鐘後又來了一次 7.2 級的大地震，震央在耿馬縣靠近小黑江的山區。屬於猛烈的「雙主地震」，震動連續性很高，餘震高達 3800 多次。此次雲南地震的重災區長達 150 公里，寬 50 公里。

由於一份對同胞之愛，何偉康看見台灣媒體面對大陸震災，可說是用「沒有新聞」來形容！中國人同胞的感情都到那裡去了呢？何偉康心急心痛，便自告奮勇，自費自願，於去年 11 月 30

日，即災後第 27 天，抵達昆明。

在何偉康申請探訪災區的過程中，中共當局不斷用電話、電報表示，希望何偉康不要進入災區，理由是有這樣、那樣的具體困難，「我下到雲南機場，沒有一個人來接機，舉目無親」何偉康說。他說因爲要前往災區時，在交通上、電訊及各種設施都完全被震災破壞的狀況下，沒有透過中共官方出面安排，是絕對無法抵達核心災區的。於是何偉康便又找上雲南的中共官員尋求協助，中共官員在 11 月 30 日下午四點鐘左右又再次拒絕他進入災區。「這時候，又來了第 3318 次的餘震。」何偉康說，嗣後的兩天一直沒有消息下來。「我在大觀樓上看那一池臭水（滇池），那裏都不想去，心情相當惡劣。」何偉康說，「就在這時，中共當局或許是感於我的誠

攝影■何偉康
撰文■編輯部

耿馬縣芒角寨重災區內的小女孩。



意，突然准許了我的採訪。」回憶起這段過程，有點欣慰的何偉康說。

隨後，雲南地政局的9個官員向何偉康針對這次地震做了4個小時的簡報，隨後派遣了3個隨員和一部吉普車，帶他進入災區。據何偉康說，經過兩天一夜的奔波，趕了90幾公里的顛簸路段，才抵達災區。但要進入重災區，還得走上100多公里。「雖然當時已看不到死亡，但死

亡的陰影與警懼，却依然籠罩在每個人的心靈，真是餘悸猶存。」至今無法忘懷乍見重災區滿目蒼夷時強烈震撼的何偉康說，「那種心情很複雜啊！」

重災區內的耿馬縣城變成一片廢墟，20多萬的人民都搭著極為簡單的帳棚露宿在外，救災最重要的醫療設施也全部闕如，無數傷者醫療失時，延誤治病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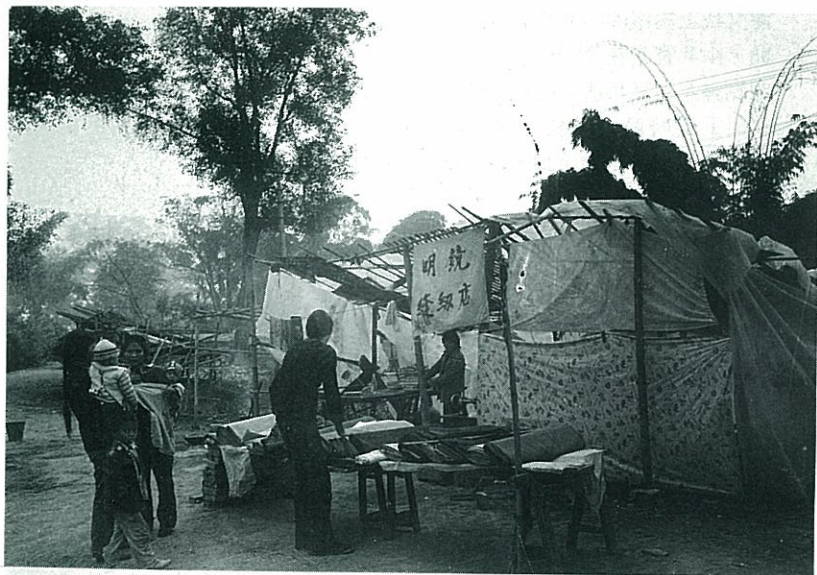
何偉康說，唯一受到最好待遇

的是前經建會主任委員趙耀東的親戚，現年53歲的王自強女士，她因脊髓骨折而癱瘓，震災發生後11天，中共當局才用直升機把王女士經思茅載到昆明就醫。但因11天之中，大小便沒人處理，已長出褥瘡，使得救治更加地困難。「其他沒有受到立即有效醫療的老百姓，更不用說了。」何偉康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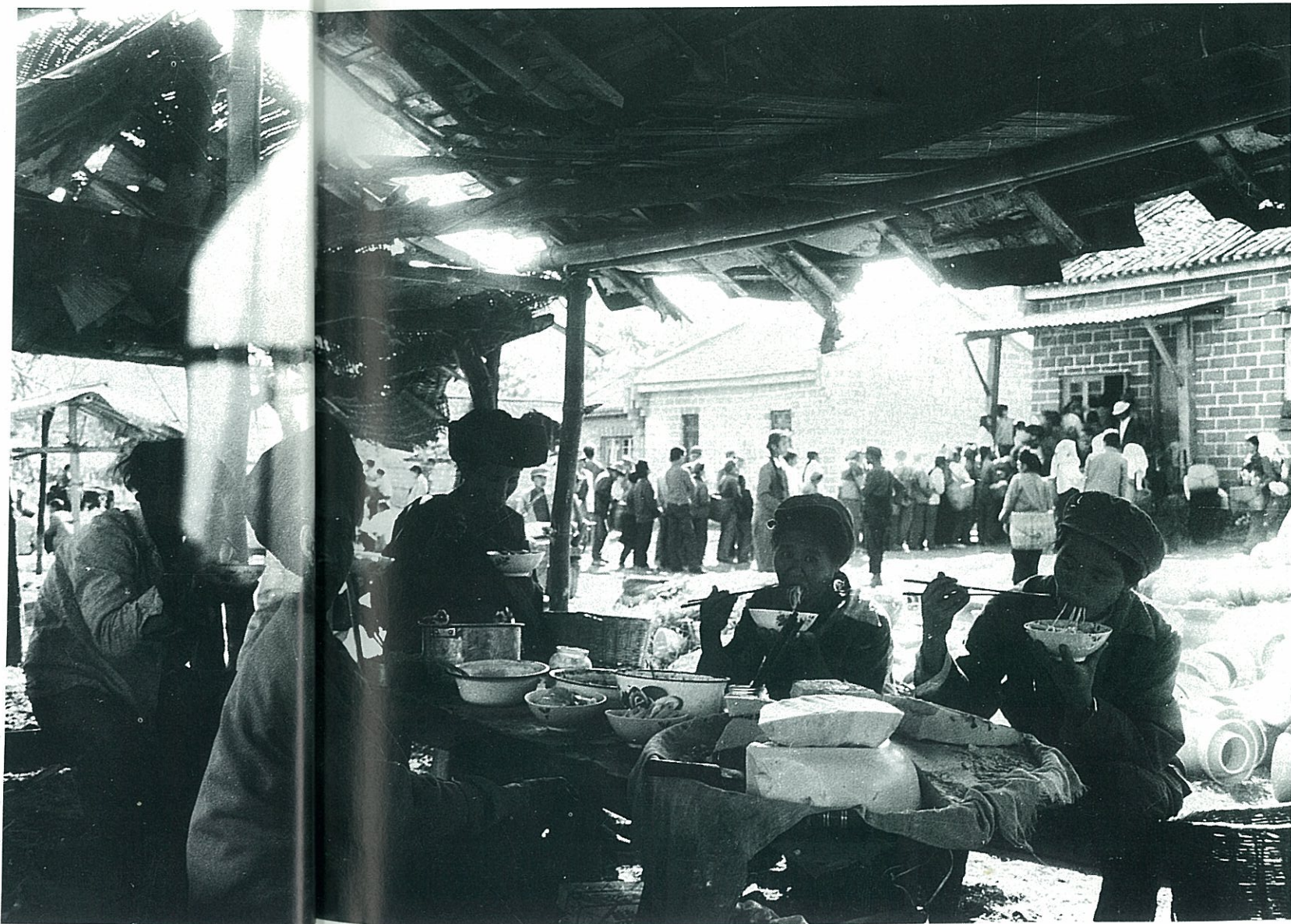
其次，最令何偉康擔心的是災區學童教育的問題。學生們用竹



由於醫院之硬體設備全毀，加上救援之緩慢，受傷的民眾只能在臨時搭建的醫療所中接受治療。



位於勐省鎮上抗震指揮所對面的臨時裁縫店。



耿馬縣勐竹鎮的民眾，在臨時的攤位上用食。背景為民眾排隊購買食鹽。

全毀的耿馬縣城的人民，正在做清理工作。即使沒倒的房子在災後也是危樓，必須全部拆除，右後方為臨時搭建的耿馬縣府辦公室。



子、木板在臨時搭建的教室中上課，「沒有屋頂、沒有窗子，寒風從各個角落竄進來。」何偉康說，「我看著真心疼。」

自從去年 11 月 6 日震災發生後，中共一直保持緘默。這次震災延伸性廣，中共當局反應慢救援也慢。11 月 9 日，李登輝總統在中常會中提出關切雲南震災的談話，可惜一直沒有全面性的行動號召。11 月 11 日，中共才

對全世界發出求救的訊息。可是國際的救援並不熱心。但隨後不久發生的蘇聯亞美尼亞大地震，美國對亞美尼亞之援助就超過 250 萬美元，而對雲南震災之援助却只有 2 萬 5 千美元。「這和中共之遲遲不肯發書求救訊息有關。」何偉康說。

「如何團結台灣各界對於這次雲南震災做出同胞的救援，立即對大陸做出在醫療和教育上的有

效實際救援行動，這是刻不容緩的事……」何偉康希望有關位應正視此一問題。雲南災情，對中國人來說，遠比亞美尼亞的災難還來得急迫，「他們不僅是我們的同胞，他們還求救無門……」何偉康說。

何偉康表示，這次雲南地震，災情不下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雲南災胞迫切需要海內外非災區中國同胞的援助。」何偉

康激動地說，「對雲南同胞棄之不顧，却爭著對蘇聯美亞尼亞災民示好，簡直偽善，莫名其妙！」



正在臨時教室中上課的耿馬第一中學的高三學生。

赤色柬埔寨對華僑和土著資產階級，
展開了令人髮指的恐怖報復。

越共支持的橫山林政權

對華人的種族／階級歧視，

使華裔柬埔寨人在大屠之餘，向泰邊流亡。

但以反共華人的燈塔自居的台灣，

却報以令人驚愕、齒寒的冷漠…

屠國餘生記

攝影／撰文■Kirby Coxon
翻譯■李文



●苦力●商賈階級

清代末年，由於中國內部社會崩解，農民蜂起，而外有西方列強的蠻橫侵掠，使中華帝國在纏綿的痛苦中死亡。農民蜂起和清廷鎮壓引起的無數內亂，和造成數百萬餓殍的飢荒。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貧困、破產的農民和小商人，身無長物，像 20 世紀乘船漂流大海避秦的他們的子孫一樣，乘船流亡，移民求生。

這些貧困的中國人，從廣東省的一些雜踏的港口蜂湧外流。許多人在法屬中南半島的殖民地，即越南、寮國和柬埔寨找到安身之處。他們的工作，多半是在港埠上、倉庫和殖民地工廠中當苦力。在當時的越南，中國移民為法國人用以榨取越南的基本建設工程提供體力勞動。不熟悉工資勞動的、農業性的越南人，在經濟上當然不是那些從廣東流徙而

來的、飢餓而耐勞的中國人的對手。

由於刻苦和勤勞，中國移民在越南迅速昌盛，成為越南社會中的城市殷實中產階級。由於共同的方言和強烈的宗親觀念，在越華人建立了從港口到內地的遼闊、互相交織的大小生意和事業的聯合體，嚴密控制了中南半島的經濟。

從河內到沿海地帶，到湄公河三角洲以迄柬埔寨的綠色田野，中國人做為強有力的商賈階級竄起，和貧困的、農業的越南人和柬埔寨人形成強烈的對比。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在越東發家，不少人積聚巨大的財富，却必需為他們幾代昌裕，付出可怕的代價。百年而後，當年越東華人的子孫，墮入了惡夢一般的生活；而在東華人的後裔，生活如同修羅地獄。

●厄運

在泰柬邊境上的難民，生計十分艱困。既無法返回家鄉，也不能前往第三國定居，陷入窘境中。



中南半島上的中國人，現在大多死亡或逃亡到第三國。有些幸運的人，目前已經在西方生活，盡力遺忘不幸的過去。大部份的人，目前還在南中國海的大洋上漂泊，成為海盜搶掠的對象，或者在赤柬屠殺後的萬人坑和東南亞密林中消失，遭人遺忘。

但另外有一些人却身陷難民集中營，在恐懼中盼望著很難實現的希望。

曼谷東南百里左右的小鎮番泥崑，是收容中南半島難民的三大集中營之一，稱為番泥崑營 (Phanom Nikom Camp)。這一收容 15000 名等候轉送到第三國居住的柬埔寨人、越南人和中國人難民的集中營，分成「待送區」和「轉送區」以及「C」區。他們住在 2000 個軍營式的建築，上課學習移送國家的語言和文化。他們的食物和水每日由卡車運至，並由 21 個國際救濟

單位提供醫療、社會和教育上的協助。雖然這個難民營有圍牆與守衛，安全警戒不嚴，也很少人逃亡。在過去，一共有 25 萬個難民從這番泥崑集中營運送到西方社會定居。好不容易設法被送到這兒來的人，也耐心地等待著。

●劉玉蘭和紀麗珠

有一天下午的 3 點 10 分，在「C」區，一堂華語課剛剛結束。在教員休息室，有些老師正準備回到他們的起居區去。這些老師全是華裔難民。以小「禮物」（難民不准接受金錢）的代價，她們教難民營的小孩學習華語、英語和數學。有些老師已經辦好在第三國定居手續，有些人還在辦。劉玉蘭和紀麗珠已經辦好到芬蘭去和她們的親人定居。儘管她們過去備嘗艱辛，如今却看來神情歡悅。雖然她們全不會說芬蘭話和英語，但是對於即將來臨的新生活都極為興奮。

紀麗珠連芬蘭在那裡都還不知道。「我只曉得有個地方叫芬蘭，」劉玉蘭說，「只要離開柬埔寨的共產主義，什麼地方都強。」對於紀麗珠和劉玉蘭，對柬埔寨共產主義的憎恨，不是來自抽象的概念，而是來自不堪回首的恐怖經驗。

由美國支持的政府軍和波布領導的共軍間慘烈的五年內戰後，「赤色柬埔寨」（簡稱「赤柬」）佔領了柬埔寨首都金邊。赤柬政權受到對於造成百萬生命摧毀的內戰感到疲潰的柬埔寨人民的歡迎。但解放與和平的狂喜，很快在赤柬以武力廓清柬埔寨城市人口的時候，變成無盡的恐怖。

那時候，劉玉蘭一家奉命即時空手離開金邊，要她一家人到山區從事三天的徒手勞動。實際上，他們被送進了一所勞動營，從事整整三年幾乎折斷腰骨的森林砍伐勞動，並且從此就不會回

過家。

●「勞動區」

赤柬政權強制廓清金邊及其他柬埔寨城市後，又開始有系統地以文化革命的形式掃除一切西方文化及其影響。赤柬宣布 1975 年為「零年」，摧毀了許多醫院、學校和工廠，劫掠了許多傳統廟寺和教堂。

「反革命」知識份子、前政府的官僚、宗教徒和一些少數民族大量受到迫害、處死。在廣泛的、稱為「勞動區」的集中營中，以前的城市中產階級市民，今被稱為「新人民」而在重大勞動中衰竭、飢餓而死。流言不斷指出，革命成功後的赤柬槍殺、活埋了數以千萬計的人。革命後的焦慮，也使赤柬展開自我畫清。估計 16,000 赤柬幹部及其家屬遭到逮捕和拷問、刑死。越共侵入柬埔寨並於 1979 年施行佔領時，約有二至三百萬柬埔寨人在波布的恐怖統治中喪命。

柬埔寨境內的華人中，有 70% 遭到「清除」。劉玉蘭就有 9 個近親被殺。她的父母就死在赤柬的集中營中。問到她的兄弟姊妹的下落，她只顧搖著頭說，「都餓死了。都叫人打死了…」波布的赤柬政權撤退到柬埔寨西鄰國境時，劉玉蘭在荒廢的柬埔寨農村流浪以尋找食物。當她抵達泰柬邊境，她成了難民。

其他的華裔柬埔寨人會告訴你類似的故事。郭國榮是最近到番泥崑集中營來的難民。他記得當赤柬軍佔領他的故鄉叻迪高。他說「內戰早已把我們搞得民窮財盡了。赤柬來後，沒收了我的店和財產。」郭國榮夫婦被送到東國東北部的一個「勞動區」從事體力勞動。「他們殺人全在晚上幹。」郭國榮回憶說，「他們把人帶出去，就沒有再看見過…」工作區中的 12 個華人，有 7 個被帶走槍決。

越共侵柬後，他回到老家去，靠新政府分配的食物度日，在越共支持的橫山林政權下生活了五年。在橫山林政權下，柬埔寨人生活稍見改善，但是對華裔人却依然生計維艱。政府是由從前的赤邊柬埔寨份子和越南人組成。當時，共產主義越南已經準備排除華人，因此對橫山林的新的排華、反華計謀。

●餘悸

1984 年，殘留在叻迪高的華人中已有流言說華人將被集中送到某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於是郭國榮帶著一家人逃到泰國邊界。他們在第二號集中營待了 4 年後，郭國榮和他的妻子終於抵達比較安全的番泥崑。他們在赤柬佔領區失去了兩個兒子，把一個女兒留在第二號集中營。問及中國人在二點營的處境，郭國榮直搖頭。儘管離開二號營很遠了，他的餘悸猶存，不敢批評。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所謂難民，指的是「因身為某一種族、宗教、特定社會集團而有國籍、政治意見被處決的合理的理由，離開自己的國家，無法受到該國家之保護」的人們。易言之，在自己的國土之內因種族差異而有受處決、壓迫的人使有難民的權利。對於泰國邊境的中國人而言，這些崇高的理念和國際地緣政治對他們都無利可言。

當越共侵赤柬後，數以千計飢餓的難民湧向越、泰國邊境時，泰國的反應是將難民強制押回柬埔寨去。泰國以殘忍的效率執行了這個政策。好幾回，多達 5000 個大多因飢餓與疲憊奄奄一息的難民，被強制運上車子送到邊境，在泰國槍尖下越過邊境回到柬埔寨，相信這些成千的無辜男女不久將在東境內被處死。國際上對此殘暴處置的呼籲，使泰國改變政策，允許難民留在泰境，等候問題的解決。10 年以

後有 27 萬個難民在泰國邊境沿綫上逗留，成為集中營裏形同囚犯的居民。

●「失所之民」

在邊境上的難民，生命十分渺茫。他們既不能回家，也無法在其他國家定居。為了使邊境安置計劃不致產生某種磁石效用，吸引更多難民前來，泰當局改稱這些難民為「失所之民」(displaced persons) (簡稱DDP)，只允許他們在邊境暫住，却否定他們申請在第三國受到收容的權利。

計及難民人數之眾，以及第三國(大半是西方國家)吸收這些難民的能力，此一決定似乎可以理解，雖然它違反了 1951 年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但是對於華裔柬埔寨難民，泰國的決定却是一場慘劇。

在 27 萬柬籍「失所之民」中，有 4000 個中國人。因為他們在去取得難民身份的期限後才抵達邊境，而無法申請收容。曼谷的一位官員承認：他們謹謹因為過了期限就被列為「失所之民」而非難民。因此，在國際組織中，這些人已不是中國人而為柬埔寨人。這意味著將來如果在柬埔寨取得某種政治解決時，這些人就得與其他柬埔寨人一起被強制遣送回東，接受任何等待著他們的命運。

做為泰邊最大的集中營，第二號營收容了整個邊境上流亡者的 60% 人口。整個營區就像一個「竹子蓋的監獄」。在這兒，大約有 14 萬人因國際上的權力鬥爭所帶來的內戰，使他們失所顛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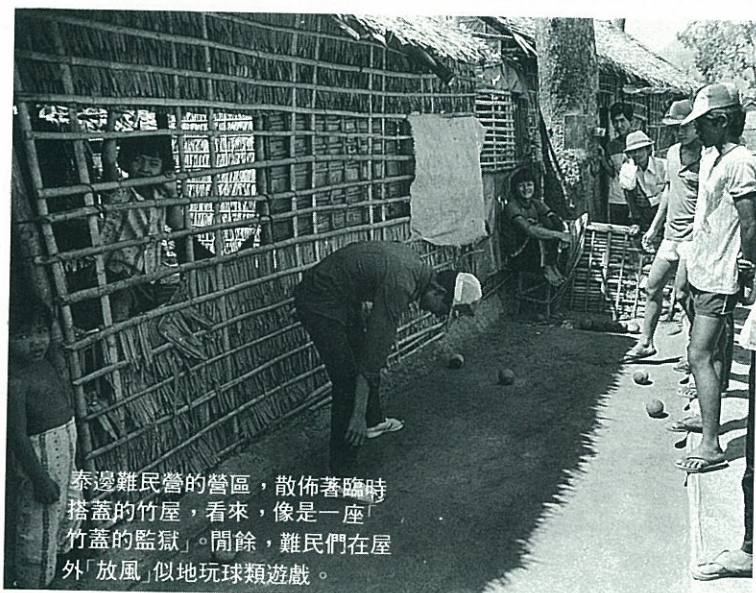
●第二號營

雖然做為泰邊最大收容所的第二號營使它能夠獲至國際上較高水準的援助，但營中難民的生命却很不安全。為了使這些難民成為

一種人肉緩衝物，二號營特地建在一旦越南要攻打泰國時最可能走的道路上。因此，二號營就在越共大砲射程之內，常常有越南的砲彈打到營區裡。

除了有越共砲彈的威脅，二號營也常常遭到強盜的打劫。警衛難民營的武裝警衛曾經強暴太多難民婦女，在國際抗議下才換了班。但是，如果你是個中國人難民，你的處境會更為糟糕。

二號營的華人協會會長蕭順興，是土生土長的華裔人。在人人都有各自的苦難的柬埔寨，做為華人難民的蕭順興亦堪稱悲



劇。從赤柬的「勞動區」倖活下來以後，蕭順興和他一家在泰邊的戰區無人地帶活了五個年頭。他們一家在赤柬、越共的追索下東藏西躲，却被泰國邊境武力強制遣返柬埔寨兩次。他們受盡追捕、轟炸、劫掠之苦。有一個女兒因衰竭而死，另一個女兒被赤柬活捉。最後，當他們到達原以為安全的泰邊難民收容所，他們却發現在營中佔多數的柬埔寨人欺負他們、壓迫他們，只因為他是個華人。想起這一切艱難困苦，蕭順興想清楚了：中國人要活下去，中國人就得團結起來，

互相保護。「就是在那時我想到了要搞一個華人協會」蕭順興說，「中國人常常受欺負、先是柬埔寨人找你，再就是越南人...華人得團結成一個團體，才能受到國際組織的援助和保護。現在，泰國政府和聯合國難民援助組織的支持，却不為難民營中柬埔寨當局所喜。蕭順興因為他的政治性活動，曾經遭到監禁和毆打的恫嚇。

二號營的其他華裔難民說，柬埔寨人分配食物、水、衣物、柴火給華人時有意扣剋。這種情況的存在連聯合國官員也承認。另

外有些華人難民說，只因為他們的華人血統，他們每天受到柬埔寨難民的威脅和侮辱。

顯而易見的是，對於華人，「失所之民」的身份是個悲劇。在難民營內已經每天遭人欺侮，而「失所之民」的身份意味著有朝一日這些華人會被連同柬埔寨人送回柬埔寨去。對二號營的華人而言，這簡直就是宣告死刑。「如果我們再被送到柬埔寨境內，我們就毫無保障了。許多柬埔寨人已經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離開這個收容所，我們就死路一條。」有一個華人難民說。

府上的 新三共胃腸藥

新處方!

有效解決因肉食等
脂肪攝取量增多的
現代飲食生活問題。
新製劑(細粒)容易服用，
迅速吸收，氣味清爽。

- 有效抑制因肉食而引起的「胃脹」……脂肪消化酵素Lipase AP6
- 減輕反胃、胃痛，並保護胃粘膜……持續有效的制酸劑
- 恢復食慾不振或胃弱的功能……氣味清爽的健胃生藥



衛署藥輸字第016273號
衛署藥輸字第016272號

胃脹、過食、過飲、食慾不振
三共胃腸藥 (細粒/錠劑)

三共株式会社
台北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4F
電話：(02)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襄陽路23號
電話：(02)3816740-9

北市衛藥廣字第7710469號

有孢子性乳酸菌製劑
Lacbon
酪可胖錠

腹瀉、便秘、腸嚕答兒、消化不良



衛署藥輸字第12056號



日本原裝進口

沒有人比YAMAHA 更了解音樂

的確沒有人比YAMAHA更有資格如此自豪。

由尋找森林裏的第一株木材，製造了第一架簧風琴開始，YAMAHA—這家100年的製造商，已為全世界奏出了豐富的音樂色彩。現在，無論你從那一方踏入音樂界，你都將輕而易舉地發現YAMAHA的存在。

的確，沒有人比YAMAHA更了解音樂，YAMAHA就是音樂。

● YAMAHA 音響，樂器經驗的無限延伸

YAMAHA 對呈現樂器的音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設備，以這種專業的技術與工藝，生產的音響製品，當然具有最好的樂器表現力。製造 YAMAHA 鋼琴所使用的木材工藝，運用在 YAMAHA 音箱的設計中，產生了極佳的聲音共鳴及優雅的木質感。在電子方面的能力是電子琴與音響製品共同發展零件的開發及自製能力，確保了產品高水準的品質。從鋼琴、管弦樂器、熱門樂器至電子樂器，每個部門都具有專業的人員及設備，在這些人員的品鑑下，YAMAHA 音響對樂器演奏的表現力，自然而接近原音。

● 科技領先，得獎——理所當然

YAMAHA 音響參加各項評賞活動，年年情不自禁的獲得大賞，以數位科技獎為例，第一屆日本Stereo Sound "CD Best buy" 第一名就是 YAMAHA 的 CD-I。另一產品·DSP 數位音場處理器，更大大的超越音響的傳真理論，實現"家中就是音樂廳"的真正夢想，這台 DSP 一推出，造成了全世界技術觀念的大旋風，並屢屢獲得獎賞的第一名。這就是 YAMAHA 音響的科技，情不自禁要創新與超越的心情。

● 重現樂器的自然音，YAMAHA 音響無法自謙

每台 YAMAHA 音響的機器上，都印有 "Natural Sound" 的字樣，因為自然的感覺最好、最真實，YAMAHA—樂器的王國，重現樂器的自然原音，YAMAHA 音響，無法自謙。



自然音

化無言的自然，為有聲的音樂 山葉音響



山葉音響全省門市 免息分期特惠活動

台灣總代理
KHS 功學社 音響部

地址：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22號6樓(02)7091266(代表)
(仁愛路交叉口福華飯店旁·停車方便)

復興音響中心：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22號5樓(02)7091266

台中音響中心：台中市三民路三段45號(04)2222869

台南音響中心：台南市民權路二段109號(06)2281053

高雄音響中心：高雄市五福二路145號(07)2015133



好像覺得空間小了點

空氣悶了點

又好像什麼理由都不成立

反正就是不對勁

只想，有幾分鐘的暫停

完全的自在，想像的自由

這樣的感覺，正是我想要的……

輕鬆小品

「我們不要回柬埔寨去了。我們的父母家人悉遭殺害。我們再也不叫人集體屠殺掉。即使我們要逃開柬埔寨，他們也要用砲打我們。我們要求存在第三國居住的權利。」蕭順興說。

● 台灣的殘酷

蕭順興同意，二號營中的華裔難民的第一個選擇是到台灣去。「我們怕共產主義。我們不想到中國大陸去如果台灣要我們，我們很樂意去。台灣自由，而且是中國人的地方。如果台灣不讓我們去，我們也願意到其他國家。有人在這兒已經等了七年了！」蕭順興說。

但截至目前，這 2000 名泰邊華人孤立無援。雖然有一個台灣的天主教團體 Garitas 在經濟上幫助蕭順興的「華人協會」，他說他屢次向台灣政府求援，却石沈大海。有一個台灣唯一在做中

南半島華人難民救援工作的組織「TCRS」宣稱因為預算短缺，連來都沒來過。蕭順興曾向各種聯合國和國際性難民救援單位陳情，希望能承認他的華人難民組織為一正式難民團體，但始終沒有結果。「沒有外國的援助，他們希望渺茫。」TCRS 的工作人員 Frank 王說。蕭順興現在計劃直接寫一封求救的信給李登輝總統。「我們過得很絕望。他們可以在任何一個夜裡來整我們……請你讓台灣的人民和政府知道我們的辛苦……」蕭順興說。

● 「吸血鬼」

目前，接觸、調查聯合國控制下的各難民營中華裔「失所之民」至少還是可能的。但要了解赤東手下難民收容營中的華人則毫無辦法。赤東所設四個收容營中，只有一個和外界稍為近些，而其中的難民則過著完全像囚犯

一般的生活。拷問與刑死如家常便飯。對於這些難民而言，不論華人或柬埔寨人，赤東的恐怖從未結束。

在赤東收容下的華人難民，生命更無保障。華人因其種族而受到歧視。聯合國發給他們的最基本的口糧橫遭扣剋。一些從赤東收容營逃出來的人說，那裡的中國人被徵去當軍伕、拷問或處死。

問及為什麼柬埔寨人對中國人的政策會是這樣。「他們恨我們。他們管我們叫吸血鬼。」有一位華人難民說。在過去複雜的歷史中，和一切財富、資本的積累過程一樣，華僑掌握東南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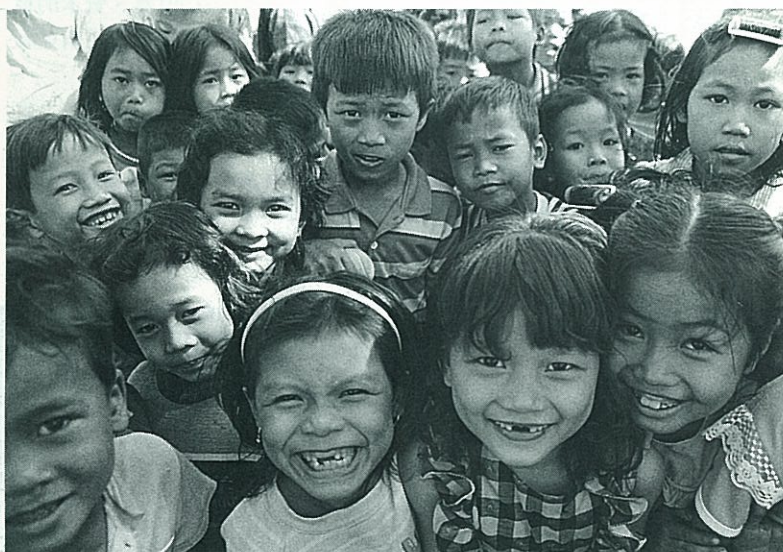
牆上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立在遺像前的難民却無法受到台灣政府的聲援與任何眷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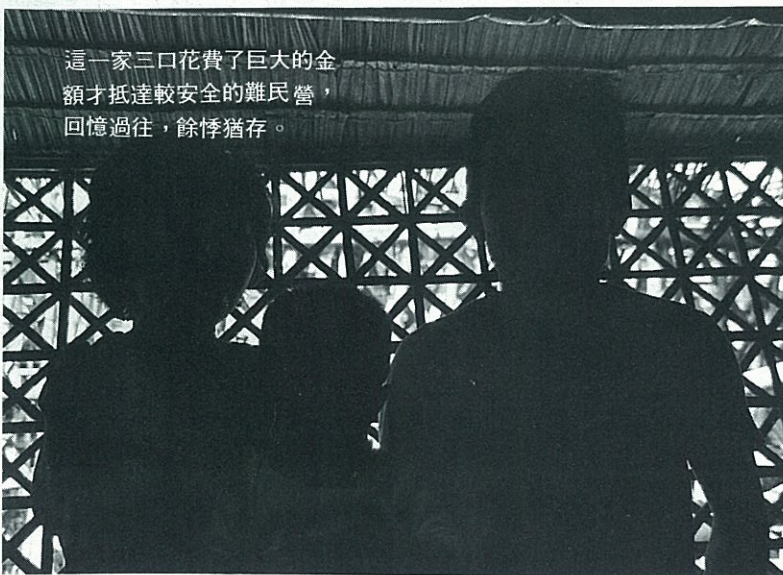
會經濟牛耳的過程，至少在土著的眼中，自不免為富不仁，巧取豪奪。在強烈歧視下，收容所中的華人，為團自保，千方百計隱藏自己的華人身份，却使得外界的救援工作更為困難。一位國際難民救援人士說，「依我看，東共要搞一個純粹的柬埔寨民族。因此，偶有國際營救單位官員去視察時，那些隱藏華人身份的難民如果出來顯示真正的身份，就極為危險。」

●「非法仔」

難民營中的兒童，在鏡頭前天真地笑了。但他們未來的命運？恐怕是凶多於吉罷！



這一家三口花費了巨大的金額才抵達較安全的難民營，回憶過往，餘悸猶存。



因為泰邊難民生活的極端危險與艱難，許多難民千方百計再往泰國內地逃亡。聯合國人士估計，過去計有 3000 個邊境難民秘密湧進高義蕩。高義蕩是個把難民轉送到番泥崑集中營的地方。但有些難民逃亡至此，只是為了逃離邊境集中營中的危險，另外有些人希望來這兒尋求取得「難民」的正式身份，擺脫「失所之民」的地位。這些人，一般地被通稱為「非法仔」。他們沒有地位，沒有糧票，生活完全像個逃亡的人。

周安琳是個 25 歲的「逃亡仔」。她當了十年的難民。其中有八年是在二號營度過。後來受不了在那兒日日受到歧視的生活，她離開雙親，賄買泰國人把她送到高義蕩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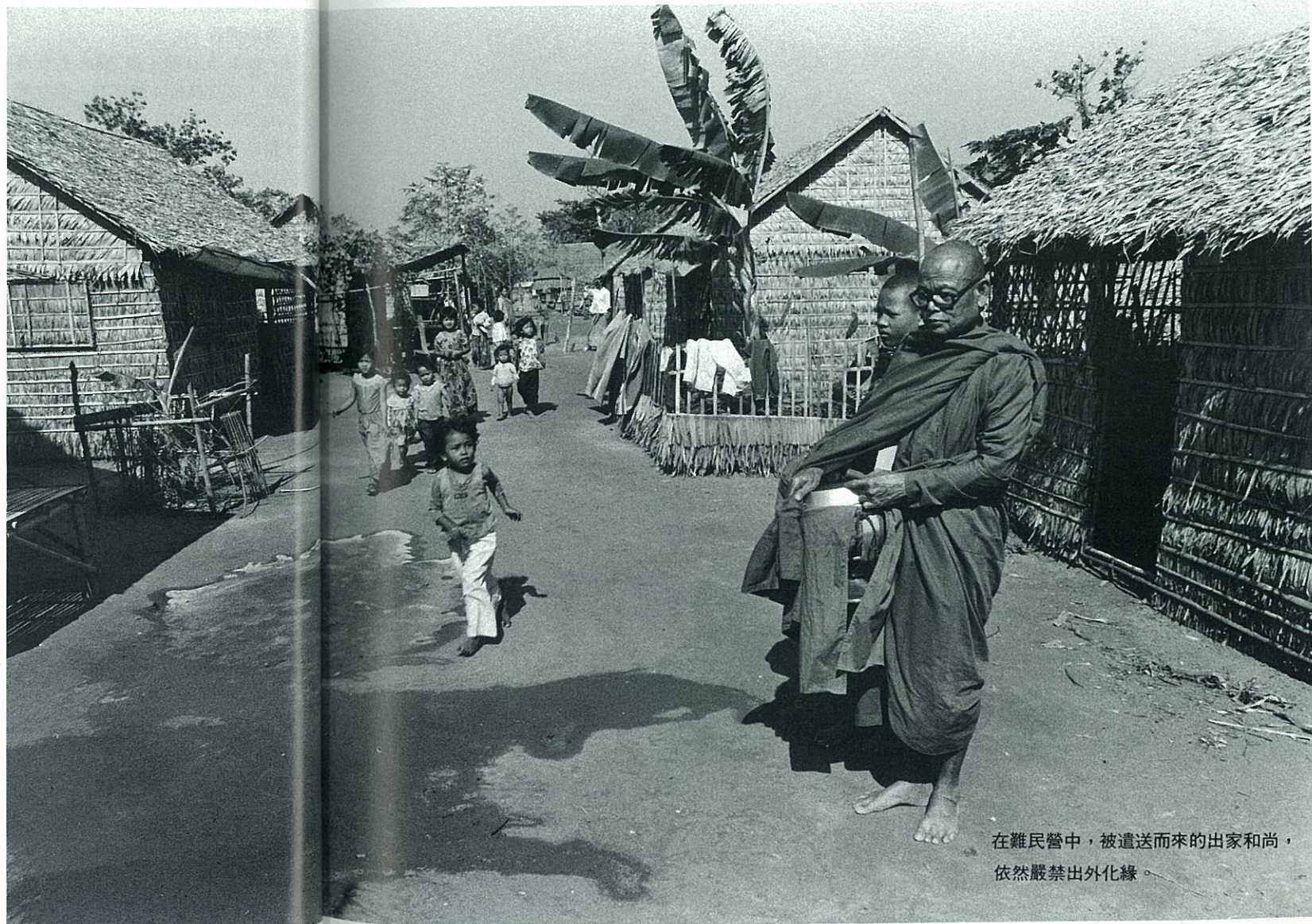
周安琳和其他 1000 個「非法仔」一樣，沒有住所，沒有糧票，同情的中國人掩護她並把已經夠少的糧食分出來給她。這些「非法仔」一旦被逮，就得被送回二號或八號營，因此他們都藏在收留所地底下數百個洞窟裡，以逃避泰國巡邏的偵訪。有

時候洞塌了、或者太多人躲了一個洞裡太久而悶死，這些洞窟就成了他們的墳墓。周安琳來這裡的八個月中，已經有十回她必需躲在洞裡躲避泰人的巡察。但周安琳堅稱，這種生活還是比二號營強。「二號營中的生活太可怕了。」她說。

「柬埔寨人瞧不起華人，他們可以隨意罵你。」周安琳說。她現在一天吃兩盤米飯，配一點罐頭魚、一點點青菜和蛋。問她將來怎麼打算，她說只要不回柬埔寨，到什麼地方都行。「我不能

在共產社會過活了。我也不相信越共會從柬埔寨撤走。即使越共走了，赤柬還是會回去當家。」她說。

不幸的是，周安琳和好幾百個和她一樣的人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回到泰邊。因為泰國政府計劃在今年（1989）春天把高義蕩集中營關閉。這些「非法仔」是第一批要被送回邊境的人們。現在，周安琳唯一的祈求，是她不會被送到赤柬控制的集中營。 ♀



在難民營中，被遣送而來的出家和尚，依然嚴禁出外化緣。

認識 一個 光榮的族羣

撰文 ■ 編輯部

打很小的時候，不知道打那兒
得來這樣無稽的偏見：

客家人小氣、自私；

客家男人懶惰，讓婦女做活，
自己清閑；

客家人土裡土氣；

客家人講話噪雜難聽……

兩三年前，坊間政治雜誌，忽
然給客系台灣人扣上一頂政治帽
子：

客家人是黨外的沙漠地；

客家人歷史上的義民和義民
廟，是台灣歷史中無從清洗的恥
辱！

客家人在「台灣人」抵抗「中
國人」的歷史中，一貫出賣「台
灣人」，投靠「中國人」！

到了這一、兩年，我們恍然又
聽到最近的，對於台灣客家人的
指控：

在台灣住了一、兩百年，還不
會講台灣（閩南）話，

就沒有資格做台灣人！

客家人特別愛說中國（普通）
話，台灣意識薄弱！

講台灣話！講客家話我們聽不
懂！

去年十二月底，客家人頭一次
爲了尋找自己的主體性，以爭取
客系語言權爲目標，走上了街
頭。「人間」雜誌的三位在職和
離職客系同事如鍾喬、藍博州和
官鴻志，在百忙中，熱心分身去
參加報導這個運動。在一次編輯
會議上，他們三人提出了讓台灣社
會正確地、重新認識台灣客家人
的企劃。在短短 22 天的時間
內，「台灣客家：隱形的族羣」
特集總算趕出來了。

任何人都知道，台灣的住民，
分成山地原住民系和漢族系兩大
系統。前者又分爲泰雅、賽夏、
曹、布農、阿美、排灣、魯凱、
雅美等族，而後者在 1949 年以
前大分爲閩南人與客家人兩個系
統。1949 年，隨國府撤來大量
大陸各省人士，統稱「外省
人」。

從語言上說，閩南語有漳、
泉、廈門、潮州等四個語羣；而
客家話，又可分爲四縣、海陸、
饒平等三個語羣。

因此，歷史的發展，規定了台
灣是一個多民族（漢族與九族原

早期的移民史中，客家人多散居於丘陵或較爲貧瘠的平原地帶，從事種作；
至今，客家人仍在台灣勞農階層中佔多數比例。（鍾鴻生攝）





客家人移民來台的時間較閩南人晚，卻普遍有著更為鮮烈的原鄉意識。(鄭南光攝)

住民)、多方言(閩南、客家語羣及大陸其他語羣)、多語言(漢語與原住民語)、多族羣(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的社會。

不幸的是，先者由於漢族對山地各族據掠土地與水源，再者漢

族內部對土地與水源的獨佔競爭，也帶來分類、分姓、分社械鬥。自清廷而日據而國民黨統治時期，統治者無不巧妙運用所謂「閩客矛盾」，使之互相牽制，以利統治。至於漢族系對山地原住民，則不論閩客，皆直接間接

納入對台灣少數民族之剝削、掠奪與壓迫的「共犯」體系。

正是台灣住民各族羣之間的歷史矛盾，使得各族羣之間互有猜忌、不理解、歪曲、甚至污蔑、誘惑，使各族羣間依赤裸裸的力學的關係而相處，却缺乏族羣間

自覺地增進相互理解，發展相互間的善意……的契機與意願，至於今日，而叢生外省、本省、漢人與原住民、閩南人與客家人這些不必要的隔閡與矛盾。

說每一個族羣與民系，各有其性格、風習的特色或者也是對

的。但「人間」却試圖不從「民族性」或「國民性」的鬆弛架構中去探索，而是從一些比較具體、客觀的地方——如移民史、台灣社會發展史、日軍征台史、反帝抗日運動史、和異端撲殺運動的1950年代初的判決上和現

地調查和報告等著手，先打出一個粗略的輪廓。

時間短促，文獻沒有遍讀，現地調查還未做遍、做久的情況下，我們的視野已得豁然開闊，並且得到與一般的偏見完全相反的觀點。移民史的特殊過程，使客系人在台灣社會之階級編成中被分配到特殊的地位(「下貧」佃丁與傭工)。而這社會底層的定位，影響了客系台灣人在歷史中生活、行動與實踐中的特質。我們發現了「義民廟」這個福佬中心論金箍咒的荒謬與不堪一擊；我們發現屏東六堆社會制度中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客家人獨特的「軍事——宗族農業公社」綜合體；我們也發現了在抗日、反帝、反地主的解放運動中的客系農組同志，以及1950年到55年間客系黨人的抵抗，是如何前進、徹底和堅定！

我們絕不是在刻意分類。因為我們深知，在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吞吐運動和不斷生產與再生產運動……都在使閩南人、客家人、山地人、外省人依階級而不見族羣大幅度重編之中。

然而，恰恰是在這幾乎難以抵抗的均一化、管理化行程中，奮力爭取建立和保衛各族系的主體性，排除愚昧的族羣歧視，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的調查，發現我們對極其值得尊敬的同胞族系客家人，理解得多麼少，而誤解又有何等之多！對於這樣一個勤勉、樸實、勇敢、堅毅和富有創意的、古老的漢族系族羣，尤其當他們是與我們在台灣共生了數百年的同胞族羣，是您所絕對不能不知道、不認識的！

當然，在這個特集中提出了若干觀點，或有論證與證據不足，材料寡陋……這些嚴重缺點。我們歡迎各界給予我們嚴格的批評，有以教我。

傭工佃丁出戰士

——從移民墾殖史看台灣客家系人民

著名的旅日客家系台灣人教授戴國輝，在他的一篇講辭（『中國人』的中原意識和邊疆觀）中，談諧地談到他的父親和先人傳達給他的堅定的「中原」、「漢民族」和「黃帝」認同，為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去年夏天，我和一位出生在佃農家的鍾姓客家前輩談起，發現不只是中小地主階級若中歷戴教授家，即連窮苦佃農的鍾家，也由佃丁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人亟力慫恿台灣青少年為「聖戰」「奉仕」時，嚴肅而且緊張的告戒這個兒子，吾輩漢人，不可為日本征夫，殺戮自家同胞。「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氣炎方盛，我那平素只知道像老牛一樣沉默而且辛勞地做田的佃農爸爸，竟然對我說出那一番話，給了我電殛似的大震撼……」鍾老先生說。

在日帝統治時代，台灣人民不管閩系客系，都有程度不同的漢人意識。（據作家陳映真回憶，光復當日，他的父親就搬出「漢和辭典」為孩子找名字的「漢」的根據，慎重的告訴最大不過八歲的子女，「我們是中國人」。）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人民的階級支配和種族支配的疊合



台灣北部的客家人，移民來台之後，大量分佈於荒瘠的丘陵或山區，為閩南地主耕作，淪為生計匱乏的佃農階層。圖為過年時，佃農將收成物挑送給地主，連絡感情，希望能再續租。（鄧南光攝）

結構，被支配者的異族意識，即自己為殖民地支配者而非為一類的自我認同，一般而言，恰恰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地掠奪和壓迫機制的產物。

據研究，客家人原先住在現今江蘇、安徽、浙江和江西四個省內。在中國歷史上宋、元、明三代漫長的歲月，或因外族的入侵、或因社會、政治的動亂或因農業破產，這一個民系陸續遷徙到現在廣東、福建和江西交界的山區。然而有趣的是，這些新來客居的「客人」或「客子」，却堅持以「漢人」自稱，却一定要稱遠在唐時已在閩粵二省的漳州、泉州和潮州定居的人為「河洛人」，據說客家人每見有外地來客，習慣地要問：「漢人乎？河洛人乎？」

據此以觀，客家人的漢族意識，似乎果然比別的族系強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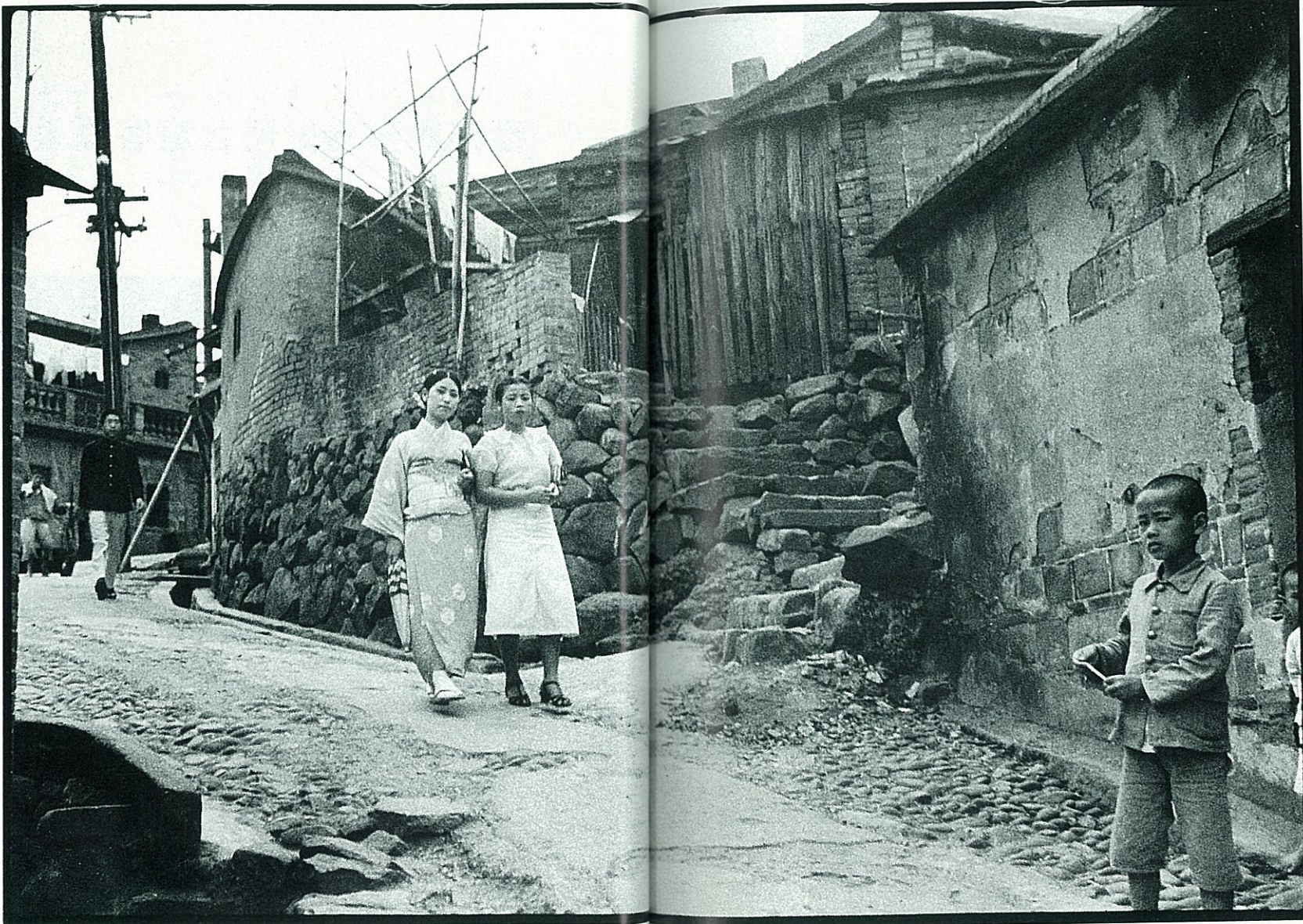
今天客家系的台灣人，在南部主要地分佈在屏東和高雄兩個縣的境內；北中部則分佈在桃園、新竹、苗栗和台中四個縣的縣境。

客家人渡台移民的時間，甚晚於閩南系人，這是大家都周知的。客家人渡台，最早到台南、屏東。據台灣史學者石萬壽的研究，客系人民移台，應在康熙35年（西元1706年）以後，而不是更早。

傭工佃丁的子孫

從史料看來，即使在大陸原鄉，大約由於世代住在貧脊、封閉的三省交界的山區，不斷貧困化的客家農民，就像一切中國農民一樣，不能不嘯聚山林，成為朝廷眼中的「盜匪」。在面臨着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的閩粵破產農民，成為縱橫海域的海盜，而令官方頭痛不已，是不難想像的。而這海盜之中，似乎以更為窮困的「潮惠」客家人居多吧。

正因為「惠潮之地（客家人的



地傭工」，逐漸援引聚集成為客家人的聚落，叫做「客莊」，而往往「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

嘉慶以後移到今天桃園、新竹和苗栗的客家人，情況更為艱困。在北部發現的客民「渡台悲歌」，悲歎貧困客家人被人口販子騙來台灣，一路上受盡殘酷的剝削，登陸後過著近於農奴的生活（參見本期「副刊人間」之「渡台悲歌」，頁137）。當然，在康熙四十年代（西元1710年左右）有比較富裕的客家人從大陸帶錢來向閩南人、平埔族或山地原住民洽購土地，然後到原鄉招丁傭墾的。但一般地說來，由於這種特殊的移民史的政治經濟學條件，移民社會中的客系人士，多為貧困的佃農階級，或無田可佃的農村長工和遊民無產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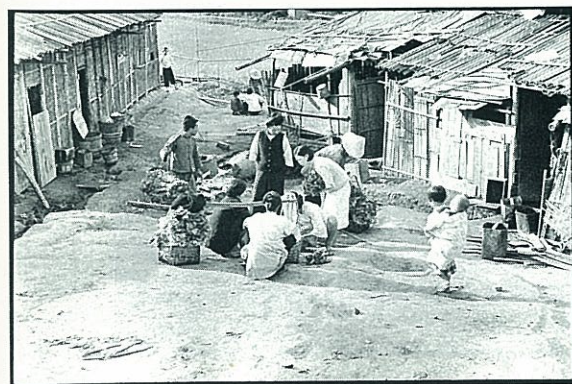
台灣客家人的這種階級地位，終日據時代，應無巨大的變貌。除了若干傳統和新起的中小地主，台灣客家人實為「傭工佃丁」的子孫。1950年前後，國府的土改實施，廣泛的客家佃農

1930年 土牆剝落的北埔後街一景。
(鄧南光攝)

原鄉)，數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所以福建水師提督施琅認定客家人全是海盜胚子，以「社會安全」的理由，「嚴禁粵中潮惠之民，不許渡台」，深恐客家人來到安和樂利的台灣，社會為之顛覆。因此，當時海軍上將施琅死去的乾隆三十五年之前，大清政府以公然的對客家人的社會與政治歧視，限制客家人對台移民。

而施琅死後，「漸弛」客家人渡台之禁，而「潮惠民乃得越

渡」。這時廣東的貧困客家農民，才大量的湧到台灣來。但是台灣上好的耕地和水源，早已被早來已久的閩南系人民佔墾大半以上了。這些新來的客家農民，大多身無長物，只帶來兩隻胳膊的勞動力，到閩南系地主或自耕農的家當傭工和佃丁，或到閩南人不要的荒遠貧脊之地，危險的「漢番交界」隘口和緩衝荒地上去「開墾草萊、聚類而居」。據史料指出，朱一貴帶領農民蜂起以前，廣東的客家人來台灣「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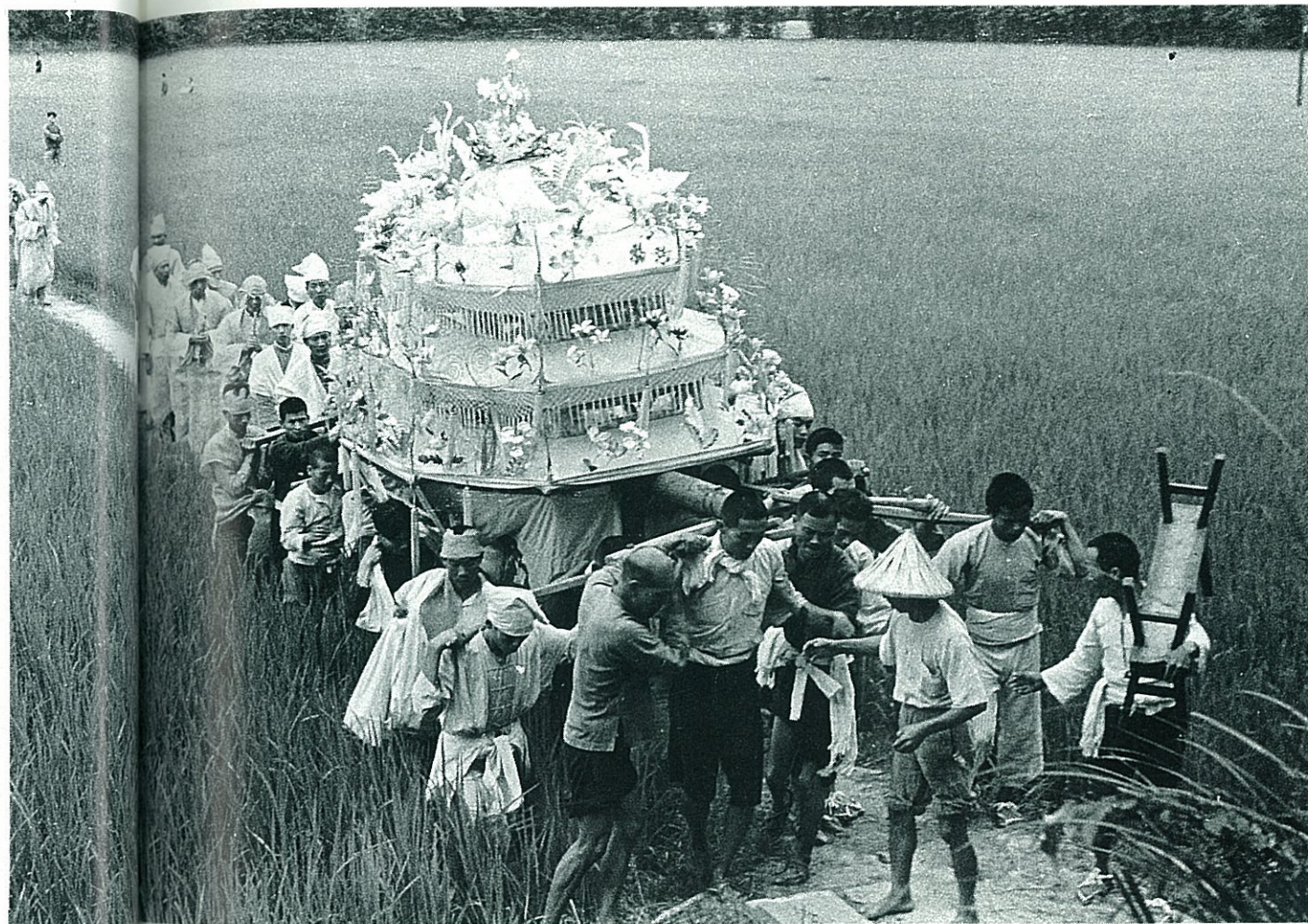


移民社會中貧困客家佃農的困頓處境，至今在客庄中仍留佃丁子孫的陰影。
(鄧南光攝)

地理師為人看風水，在客庄中甚為流行。(劉安明攝)



每年清明時分，客家人視祭祖、掃墓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習俗。(鄧南光攝)



才翻身成為無數的小自耕農。其後，隨著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在「專制／依賴」結構下巨步發展，大量閩客自耕農被「擠壓」流出農村成為現代工資產業工人。當然，另有相當多的客族自耕農第二代流入國府軍隊、公務員和教師的中產階級。台灣客家人在現代台灣社會階級構造中的小自耕農、工人、軍公教、小生產者、中小企業……的內容，看來自有其移民史的台灣社會發展史的原因。

歷史性的歧視

從石萬壽教授的一篇論文（「乾隆以前台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中所引用的歷史文件，人們可以隨意摘出這樣的記載：

1. 「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台。蓋惡惠潮之地，數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赤崁筆談」，卷四，引「理台末議」）
2. 「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遊手，羣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條累，欲其不逞也難矣……」（藍鼎元：「鹿洲初集」，卷二，「與吳觀察論治台灣事宜書」）
3. 「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下貧，觸法亡命，潮人尤多，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數百，號曰『客莊』。朋比齊力而自護，小故輒譁然以起，歐而殺人，毀匿其屍……及客莊盛，盜益

1950年中期，政府普遍實行土改政策以後，客家富農才陸續出現在客庄中。圖為北埔客家地主的葬禮儀式。(鄧南光攝)

滋。」（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漢俗」）
4. 「……莊主多僑居郡治，借客之力以共其租。猝有事，皆左袒。長吏或遷就，苟且陰受其私……」（同前揭書）
「各莊傭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室家，漳泉人稱之曰『客仔』。客稱莊主曰『頭家』。頭家始藉其力以墾草地，招而來之，漸乃引類呼朋，連千累百，飢來飽去，行凶竊盜，頭

家不得過而問矣。田之轉移交兌，權盡出於田丁。」（同前揭書）

5. 「初，台人以客莊盛，盜漸多，各鑄鉄烙牛，以其字爲號，便於識別。（客家人）盜得牛，更鑄鉄、取字之相似者覆以亂之。牛入客莊，即不得問。或易其牛、反縛牛主爲盜……」（同前揭書）

6. 「…客人……好事輕生，健談樂鬥，所從來舊矣！」（陳文達：「鳳山縣志」，卷七，「漢俗」）

這些記載，固不必說全是惡意

污蔑和捏造之辭，但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這些文獻的作者，不能不說是充滿了士大夫、地主階級和封建官吏的階級偏見吧。爲了求生存而來的大陸客家破落農民，孑然一身，沒有家室恆產。套用現代的話說，他們「除了身上的鎖鍊，已經沒有可以失去的長物」。對於這些飢餓、不安定、貧窮的流徙農民，政府官吏、治安人員，知識份子……都要皺眉和防範的。「犷悍」、「無賴」、「遊手」、「下貧」、「觸法亡命」、「好事輕生」這些描敘，不能說沒有階級

的歧視。

至於說「朋比齊力而自護」、「小故輒譁人以起……」，恐怕是對於貧困而艱難的客家農民不能不堅定團結，一致禦外以保護土地和水源的缺乏善意的描述。坐擁無法計數的田產，却身居府郡的閩南系不在地主（頭家），利用與閩南佃人沒有關係的客家人，在地主和胥吏「左袒」之下，壓迫閩南佃農，收取高額地租，是可以理解其必要的。但在元凶的地主和胥吏之下，流亡的、「犷悍」的客家人與閩南佃戶，寧非皆爲犧牲者？

客籍人仕對舊俗甚爲緬念。光復初期，仍維持傳統禮俗的「京試」儀典。（鍾鴻生攝）



社會地位普遍低下，人數又少的台灣客系移民之受到歧視，尤在當時，勿寧是無可避免的事。但這種歧視，豈只是出乎閩粵人之間單純的「異類感」和地域偏見？從上引的歷史文件中，我們不能不看見這樣的事實：即對一般地貧困單薄的客系來台移民，當時是以一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階級的內容，施行結構性的偏見與歧視的。

難道沒有理由相信：這對於台灣客家系人民的，深藏在統治階級手寫的歷史深部中的歧視，會以巧妙的變身流傳於日帝和光復後的生活，從而妨害台灣客籍人民自主的身份認同，並且不利於正常的閩客關係？

被侮辱的義民廟

對於現年六十三歲，出身佃農家庭，如今在南庄附近開一家小工廠的彭老先生，大約三、四年前在一本黨外刊物上讀到某一篇有關「義民廟」文章所感受到的

屈辱，最令他難忘。「從那以後，我就不看黨外雜誌了。」他苦笑著說：「他們說義民廟是台灣史和台灣人的恥辱。他們說當台灣人起而反抗中國人，客家人竟起來出賣台灣人……」

說客家人生性卑怯，喜歡阿諛權力；說充員兵中大部份的國民黨細胞是客家人；說台灣黨外運動中看不見客家英雄（「客家社區是黨外的沙漠地」）…這樣經心或不經心的話，據說頗爲流行。

內壠的一位羅姓教師就心平氣和的說，在歷史上找巴結清朝、日本人和國民黨以求榮的閩南人，人數和「大小」一定遠遠超過客家人。「但是，客家族羣力量薄弱，經濟力小，人數少，爲了求生存，有些人顯得過份小心、戒慎、甚至討好，這應該是有的。」他說，「但是，不論如何，這總是一種悲傷的事。拿來恥笑，需要有一顆比較惡毒的心。」

1930年北埔賣膏藥的街頭藝人。（鄧南光攝）

閩客械鬥，主要的原因，在於農民爭奪土地和種地所必須的水源而起。所以，械鬥也未必只限於閩客之間。閩客同種內部，爲土地和水源械鬥的記錄就很多。

康熙六十年（西元1721年）閩南系朱一貴率破產流離的農民蜂起革命。客家系貧苦農民的領袖杜君英也揭竿而起，與朱部聯合攻擊康熙王朝的地主士大夫階級在台灣的權力。

和許多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軍隊一樣，朱、杜因利權內訌，勢成水火。杜君英部被朱一貴集團整肅，客系叛軍向屏東六堆一帶客家人移墾區撤退。爲了抵抗閩南系朱一貴軍隊的報復和掠奪，杜君英的部從把今屏東縣境內客家墾殖部落做了軍事化的整編和訓練，形成了組織嚴密，戰

在溪裡浣洗衣褲的客家婦人。(梁國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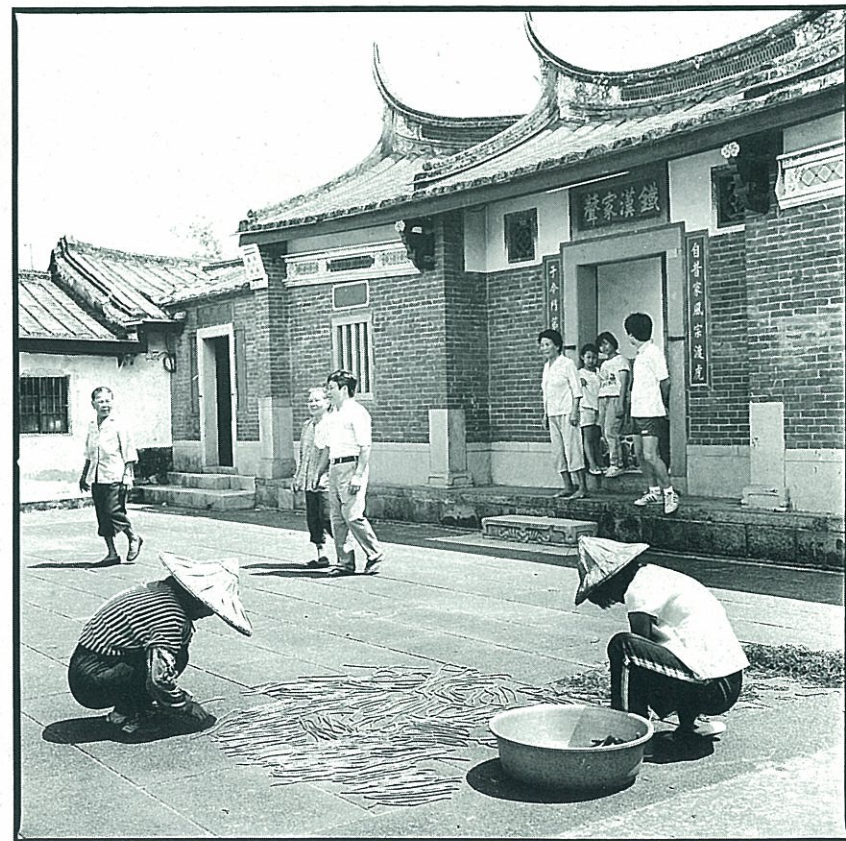
鬥力很高的軍事墾殖體（即所謂「團練」），果然成功地擊退來犯的朱一貴軍隊。然而從農民蜂起、到內訌、到保衛客家田庄土地，在政治上，却使杜君英和他的農民軍隊從革命軍變成「投降變節」的政府軍——「義民」軍隊。

「事實上，杜君英和他破產的客籍農民軍隊，爲了爭一口飯，一塊土地而嘯聚起事。後來爲客民移墾社區組織團練抗朱保鄉，也是爲了客家農民的生存。」屏東縣竹田鄉的賴老先生說，「他們改學清旗，以及後來以抗賊義軍之名擴大或收回在閩客間爭掠土地過程中的客系土地，其實只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艱難的生存

鬥爭，和什麼漢賊忠奸扯不上什麼實際關係。」

閩客間的矛盾，從台灣社會史的視野看來，除了「分類」和地域觀念之外，其實有階級格差的因素。在土地、水源的掠奪與反掠奪，階級的支配與反支配的歷史中，寡弱而又獷悍的客家族系，不能不用他們的膂力、智謀、策略、團結力甚至暴力來維護族系的生存。客家人來台拓殖的歷史中，因此自有表現出在清代、日帝時代和國民黨時代的「歸順」和「附從」的一面。光復後，客系地方派系，也被利用爲國民黨「平衡」閩南系以治理台灣地方勢力的工具。但是，人們都極少注意到客系人民在台灣

舊式的四合院，客音爲「夥房」。通常總是掛著祠牌或堂號。(梁國龍攝)



移民史上極為徹底和堅定不屈的抵抗和鬥爭的族羣魂…

徹底不屈的鬥爭

杜君英是清代客系農民革命的極為重要的領袖。

台灣陷日後，長期的武裝抗日運動中，客系的農民反殖民地蜂起，佔著極有意義的多數。

簽定馬關條約後，日本軍在澳底登陸。辜顯榮帶領日軍順利入台北城。1985年6月19日，日近衛師團二連從台北出發，欲打通台北至新竹通路，不料從此陷入台灣人民抗日游擊武裝的泥沼之中。據日方文獻總結，日本對台佔領行動，凡過客家庄社，必遭最强烈的抵抗，無一例外。但閩南系庄社，則有少數舉「大日本善良民」旗，由士紳帶領迎日軍者。

近衛師團以現代化步兵攻大湖，人民武裝抵抗極烈，不能克，不得不調動台北砲兵來，才拿下這客家社區。6月25日，新竹周近義軍（多為客系人）圍打被日方佔領的新竹城，展開包圍與反包圍戰爭。此時台北至新竹沿線陷入游擊戰，戰士和部隊亦多為客家人。

日軍在三角湧（今三峽）及大崙嵌（今大溪）亦陷入苦戰。日本的工兵、砲兵、騎兵在從中壢至龍潭的戰線中，遇到客家人民最强悍持久的抵抗，把一個日本軍運糧隊全數殲滅，倖存日兵皆自戕而死。龍潭陷日後，龍潭周邊客鄉義軍，始終奮力抵抗，損失至大。而大崙嵌客系人民抗敵尤為慘烈，連婦女也提起武器參加戰鬥。日人放火燒鄉、屠村，老弱婦孺不得免，濃烟蔽日者數日。7月22日，樺山總督見台民強力抵抗造成日軍重大傷亡，且延誤佔領行動的日限，下令焦土掃蕩台北至新竹的進路，客系義軍和民衆死傷狼籍，仇日益深。

主要的抗日客家領袖，民衆、農民之首領姓名已失紀錄。仕紳階級的抗日客家系領袖，有新竹的姜紹祖、頭份生員徐驥、樹圯林的王振輝、三峽蘇勇、今平鎮人胡嘉猷、及龍潭人黃示昌。

日本佔領全台灣後，客家人民的反抗並未稍止。1907年，客系人蔡清琳領導的北埔農民蜂起事件，被判死刑者就有87人。1912年的羅福星抗日蜂起，造成20個死刑和285名有期徒刑。

1915年前後，武裝抗日時代結束。在非武裝抗日時期中，客家人領導和參與的農民組合運動與工人運動，不論規模、頻度，皆甚可觀：

進入非武裝抗日時期後，客系人民的反抗，以階級運動為主要形式。在農民組合的抗日鬥爭中，以1927年和30年代初的兩次「中壢事件」，在農組「大湖支部」領導的客家人多為貧困佃農，農組大湖支部的反帝、反資本主義剝削的客家人全屬下貧農民，而表現出驚人的組織性和堅定性。1929年日本當局全面鎮壓農組，大湖支部以反抗潛入地下，且部份轉為台共，1930年發展的「赤色救援會」，甚至展開武裝抗日鬥爭。日人在客家林庄搜村逮捕，處死3人，34人被處徒刑。主要的客家農民領袖有劉雙鼎、郭常和邱天送。在南部，農組的鳳山支部也展開反抗大地主陳中和的客系佃農鬥爭。農組被撲滅後，餘燼未死。在1950年新民主主義的鬥爭中，桃竹苗一帶的組織，是在過去農組客系基礎上建設起來的，並且在50年代初的全面肅清與反肅清鬥爭中，有十分英烈的表現。

1940年末期，新民主主義的階級運動在台灣蓬勃展開。在貧困的客家農村地帶，尤其是桃竹苗和高屏一代的客家佃農和工人，勢如燎原地被組織起來。

1949年5月1日，國民黨下令全面進行政治肅清。1950年韓戰爆發，美第七艦隊迅即封禁台灣海峽。從1949—53年，是美國默許下台灣政治逮捕、拷問與刑殺的高峯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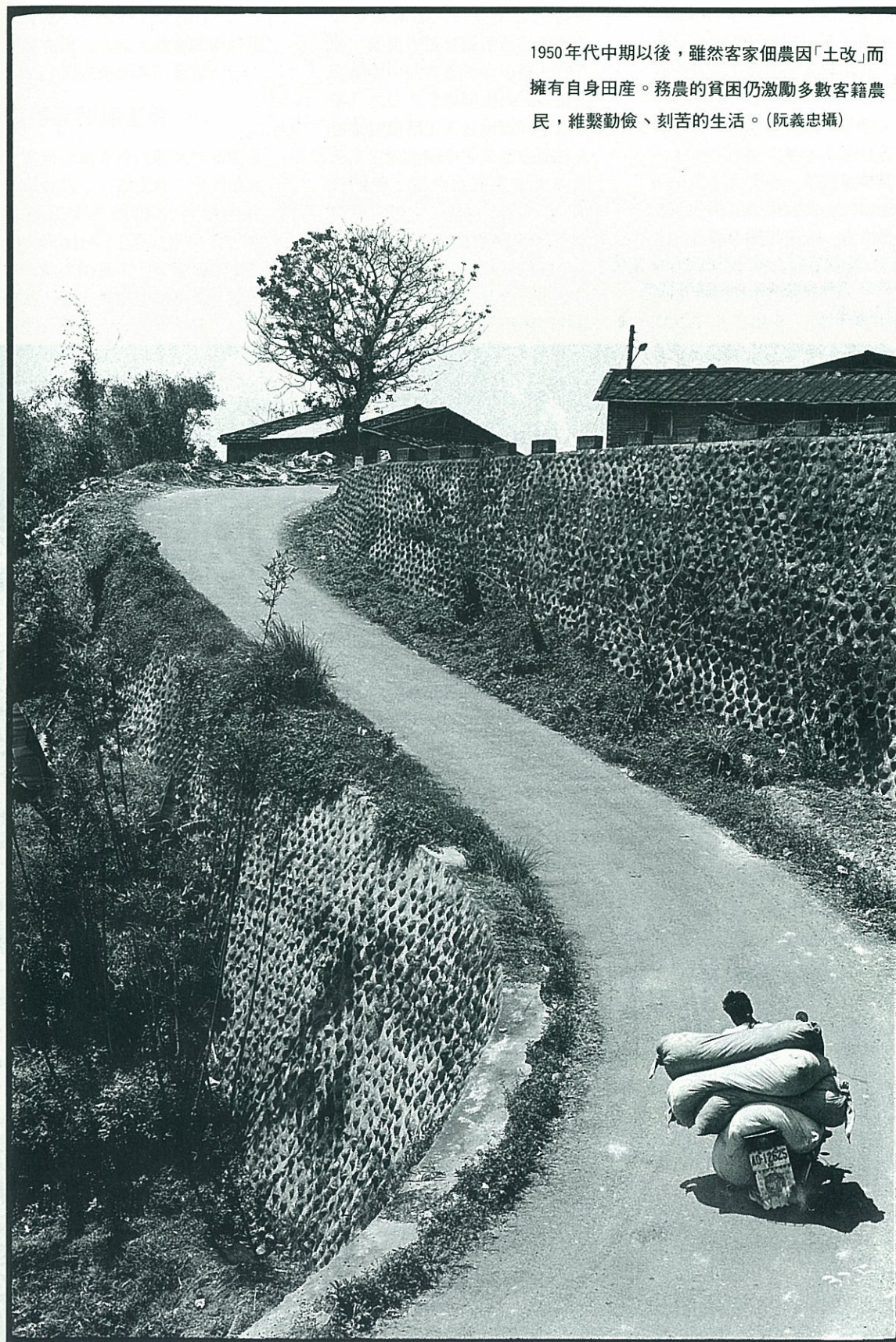
一位苗栗出身，現在已遷在台北生活，現年六十五歲的邱先生回憶說：「在那時候，新竹、苗栗一帶的客家農村，幾乎每一家都有或親或疏的親族被秘密抓走。」他說，「我知道在龍潭，有一梁姓農民，一家兩代，七、八個坐牢，兩個被刑殺。到台北把屍骨收回來，噤不敢哭。鄰人親朋，沒有人敢來吊喪慰問。」

大逮捕展開後，有幾個客籍農民的黨人逃亡深山和溪谷。「他們不但逃亡，而且一邊逃亡，一邊繼續搞宣傳和組織，並且以火力和警憲對抗。」一位坐滿12年牢，在60年代初葉出獄的新竹客家人何老先生說，「那時候，牢房裏將近一半，全是客家人。」客家人在50年代政治犯總數中的比率，沒有確實的數據可算。但據他說，「光憑感覺，說客家人在政治犯總數中佔35%應該不會太離譜」。

為什麼50年代的政治犯客家人特別多？

「階級吧。當時桃竹苗客家人幾乎全是生活十分艱苦的佃農。我自己就是佃農的兒子。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逢年過節，大人都得設法弄兩隻肥閩鷄送閩南人的地主，希望地主不要換佃，讓我們家繼續佃他們的田…」何老說。「此外，客家人團結。逃亡的人來借住、來吃、來拿，從不拒絕。可是人走了，警憲來查，立刻以『資匪』、『知匪不報』逮捕判刑…」

50年到53年間，在頭前溪埔、在枕頭山、永和山、在著名的、貧苦的一個叫做山水村的山村裏，客家農民的黨人神出鬼沒，堅定而徹底的戰鬥，直到潰



1950年代中期以後，雖然客家佃農因「土改」而擁有自身田產。務農的貧困仍激勵多數客籍農民，維繫勤儉、刻苦的生活。（阮義忠攝）

「義民廟」讓客家人蒙受不白的歷史冤屈。
圖後方為廟會慶典時期的路祭情景。
(梁國龍攝)



滅身死…「那些不懂事的人，今天還在說：客家人最會降順於權力…」劉老先生苦笑著說。

被害者和加害者

客系台灣先行代著名作家龍英琮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說到他的移民史。他的來台始祖在1824年由今三芝上岸移台，做閩南地主的長工。後來南下東勢墾殖，親人遭原住民殺死。龍先生的先祖在大分林當佃農，亦為原住民所殺。二叔在番界樟腦寮勞動，也被原住民所殺…

閩客人民來台拓殖的歷史，其實當然就是台灣原住民被侵凌、掠奪的歷史。在移民史中晚到的客家人，不能不被分配到危險的「漢番之界」耕墾，不免受到忿怒的原住民的報復與傷害。一直到今天，漢族系台灣人，不斷地以權威、欺詐、威脅的方式，侵奪台灣原住民的各種寶貴的權利。在歷史上，舉凡以低價「購」取山地人的土地；或以武力強佔原住民界內土地；或冒禁潛入「番界」耕墾，常常引起種族間的仇恨與緊張。

以閩客漢族為中心的台灣墾拓史，素來忽略了漢族移民對原住民的壓迫和掠奪的觀點。被苛酷的土地關係所壓迫的閩客漢人，仍然不能逃脫對台灣原住民長期來的歧視、收奪和壓迫。清算並且反省這交織著被害與加害的移民史，對於組成台灣這個社區的閩、客、原住民間相互理解、尊重，從而共生、共榮，是極為必要的。

摸索台灣客家人的主體性

早期的客家移民，和一部份閩南系移墾農民，編入「下貧」的佃農階級。他們艱苦、勤奮、勇敢、團結，在杜君英的領導下，譁然崛起。在漫長的日據時代，

大多數客家人仍被編在佃農階層，從而在抗日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1947年「二二八」事變過後，大量的客家佃農和工人被組織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中，做徹底而持久的鬥爭，當然也造成重大的損失。

1950年初的土地改革，使大量的客家人佃丁變成獨立的小自耕農。這自耕農在其後三十多年台灣資本主義文化行程中，成為台灣現代工資勞動者和軍公教中產階級的骨幹。

客家人地主規模不大，人數少。土改中土地資本向工業資本變貌過程中，並不能造就幾個客籍資本家和財團。以閩南系紡織、電子、電氣輕工業和山東、上海、南京系資本集團成為60年代後台灣快步成長的動力中，至今缺少一個巨大的、有社會影響力的客系資本。

「儘管在表面上，客系人士可以如數家珍地計算在台灣當前體制派政界、黨界、文學界、文化界中客系人的名字來，但是，當我們看到台灣社會結構中，客系人只分配在中以下的階級時，人們不能不承認客家人在歷史上階級地位的低下。」苗栗一位年輕的社會學研究生羅君說，「認識和研究這個客觀上的事實，對於客系與非客系人士，皆甚重要。」

在這結構的不平等中，一切現在和歷史中對客系人民的誤解、歧視、歪曲甚至抑壓，才有現實意義。「有不少客系鄉長老，一生努力用他們自己的樸素的方法論搞客家研究，熱心研究客系人的歷史優越性。」羅君說，「我能欣賞這種草根性的研究。但過份揚喻客家文化的優越性，未始不是在反應從結構性的不平等而來的補償心理。」

對於羅君而言，除非台灣社會

的結構性的變革，客家人必需等待另外的50至100年，當台灣戰後資本主義運動最終消泯了閩客的差異，自然地泯沒對於客家人「特殊的」歧視與不平等。

土地改革後大量客系小自耕農的出現，大大地、相對地提高了客系人民在台灣社會中的地位。「這是為什麼很多老一代佃農出身的客家人和閩南人農民，至今真實地感念陳誠的原因。」羅君說道，「土改後一段很長的時代，客籍城市中產階級還在形成中的客家人，遠離了台灣閩南系中產階級的政治運動—黨外運動。」而一直要到土地改革的破綻完全顯露，長期積壓的工潮發露的80年代，客家人才在桃竹苗的工農階級運動中發出抵抗之聲。

「看來，客家人是台灣歷史發展所規定的，台灣工農階級的骨幹的組成部分。在歷史上，客家人在前現代和現代的台灣階級運動中寫下了光輝的歷史。在80年代台灣勞動民主運動關係台灣資本主義再發展的時代，歷史已經為客系和閩南系農民和工人準備好要由他們挑起的擔子…」年輕的羅君說。

「講台灣話！客家話聽無了！」

現任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出獄不久，竹北民進黨黨員辦了一個黨外羣眾大會歡迎他。「那天晚上，除了竹北當地人，桃竹苗一帶關心民主政治的客家人到很多，佔全體聽眾的5分之3總是有的。」一位竹南中港的劉老先生回憶道。演講由閩南系人士以閩南語開始。「在今天，客家人幾乎都聽得懂閩南話了。三、四個人講過後，有一位客家系民進黨公職人員，特意用客家語演講。」劉先生說，「台下七、八個人大聲喊：講台灣話啦！客家

話，我們聽不懂！」

劉老先生說，當時聽眾沒人異議。上千客家聽眾以沈默回應那略帶酒意的吼叫。台上的人改用閩南話講。「但是，大家心中刺激很大。原來客家話不是『台灣話』哩。客家人也不算是他們心目中的『台灣人』吧。反正，那個黨不是客家人的黨……大家事後都這樣不平地咕噥著……」劉老先生說。

在北美洲，客家人去參加閩南系台灣人的同鄉會所辦的活動，發言前，要無限自咎地說明他不會說閩南話，必需用「中國話」發言，請大家原諒。在閩南區的黨外活動中，這種奇異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有一位客系詩人，對於在好幾年前因沒有用閩南話發言而受到後然斥責的記憶，無法忘懷。

「台灣光復，平素矛盾的閩人與客人，發現他們聯手攻擊戰後的日本人。但是日本人走了，閩南人依舊歧視我們。」劉老先生說，「228事變發生，我看見閩客又要合作對付『外省人』，我就想：等外省人打下去，閩客關係會怎麼樣哩？」

當時還在盛年的劉先生這樣想。後來，他認為，只有在階級運動中，閩客的隔膜才會消除。他投身於那熾烈的運動，每日在貧困的閩客佃農中奔走。1951年他被捕，在號子裏就了14年才回家。

隨著教育的普及，交通迅速發達，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的快步發展，帶來價值、語言、商品和市場的密切變動、流動交流，閩客關係，有了質與量的變化。「但是，竹北那一回，我憂悵地感到某種歧視又來臨了。」劉老先生說。國民黨利用中原意識、宗族關係，大肆挑撥客系人民對民進黨的認同。「客家人眼睛亮得很。國民黨那一套，我們鄙視。」劉老先生說，「好在我們

北埔客家至今仍存留濃厚的原鄉客家風情。(阮義忠攝)



重新認識客系族群的文化特質，從而尋找閩南、客族、原住民共生、共榮的精神，此其時矣！（阮義忠攝）



現在有農運，有工運，問題實在很多，我們選擇時也清楚…階級的政治運動才是我們的歸宿。」

朱一貴和杜君英的合作破裂，互為水火。但閩客合作的反對運動並不全這麼悲觀。日帝下農民組合的鬥爭，50年代初新民主主義運動中，「閩客間堅強熱情的團結，為當今的運動留下好的先例。」社會學碩士研究班學生羅君說道，「農工取向的客族人運動史，和閩南系市民中產者取向的黨外運動間的格差，其實在日據時代就有了…」

尊重出生的尊嚴

在台灣社會發展史中，我們應該以更好的研究，去找到客系台灣人的獨特的位置。從這獨特的位置，我們應該可以更好地分析與認識台灣客系族群的特質、語言、文化，將各種加諸於客系台灣人歷史和政治的歪曲、誤解和歧視，端正過來。而且也正好從這獨特的歷史與社會的定位，客家人才能重建他們在未來台灣——以及中國——歷史中的自我認同，從而取得鮮明昭著的主體性。

在各族羣休戚相共的台灣社會史的發展中，徹底批判閩南系中心和泛漢族中心的台灣社會史觀，重新認真地理解閩南系、客家系和原住民系珍貴的差異性和共同性，互相尊重彼此出生為一特定族羣的尊嚴，從而共生、互助和共榮，將是明日台灣發展中無法或缺的新視野…。

人間曾經報導過
這樣撼人心弦的故事：

郭琇琮，一位外表秀俊、才學洋溢的青年。日據時期，他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即長，他從台中一中直升至帝大醫學部。2·28事變前後，對陳儀惡政深為反感，從此投入激進的社會改造運動中，不知疲倦地，為廣泛的民衆工作。1950年代，在左翼肅清運動中，他仆倒於刑場。

下個月又是紀念2·28的二月份，人間將再度以民衆史的觀點出發、檢視、探討這一直被湮滅的歷史。



人間

重視被湮滅的歷史

挖掘被沈埋的足跡

請關心這片土地，請閱讀人間雜誌

訂閱專線 **7091920** 訂閱一年：1480元
訂閱二年：2800元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安和路232號2F
郵撥帳號：1008791-0

人間2月號(40期)預告！

以新的探索、反省和批判 面對巨變的1989年！



1947年2月28日的民衆蜂起，是台灣民衆史上的重大的日子。40年的戒嚴體制，歪曲和湮滅了許多台灣戰後歷史的真象。嚴肅結算和重新敘寫和詮釋台灣的戰後史，是人民回應「解嚴」的重大課題。二月號人間，將以歷史親身經歷者的證言為台灣民衆史逐步顛倒被顛倒過的歷史。此外，我們訪問了宜蘭縣長陳定南和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對非國民黨系縣政，做出初步的評價與報告。1989年的「人間」，以新的探索、反省和批判，和廣泛的讀者面對巨變的1989年。敬請以熱烈的訂閱期待，支持和批評！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3
郵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族譜 · 菸田 · 農業公社

——美濃行腳



攝於 1976 年，美濃最
為古老的薰菸厝，現已
拆撤改建為幼稚園。
(劉安明攝)

在閩系移民人多勢眾的環境中，
為了保護土地、家園和水源，
南部客系人民形成了「軍事——農耕」共同體，
施行宗族農業公社，
形成特別珍愛宗族史和民衆文學的
獨自的原鄉情感和意識，
却無法避免在傾圮的台灣農業中，
艱苦地掙扎的宿命……

撰文 ■ 李 英



舊式燒烤菸的菸厝，在美濃
到處可見，蔚為獨特景觀。
(劉安明攝)

康熙 60 年，朱一貴舉事。散居於現今高、屏一帶的客家早期移民，相約於內埔鄉媽祖廟，議決籌組保土衛鄉的團練聚落，抵禦來犯的朱一貴兵災。這團練依防衛攻勢的需要，由南至北分為「左堆」、「先鋒堆」、「後堆」、「中堆」、「前堆」與「右堆」，掀開渡台移民歷史中閩、客分類械鬥的酷烈史頁。

滄桑移民路……

歷史滔滔流轉，閩、客之間由仇讎而發生械鬥的殺戮事件，降至日據時期已鮮少聽聞。然而，即使在工商消費文明劇烈消解傳統農村社經結構的今天，南部六堆地區的客家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維繫著原鄉客家獨具的文化、民俗與風情，從而在尋常生活、語言、建築、吃食種作和節慶醮禮方面，和鄰近的閩南社區有著極大的差別。

六堆客莊，有五堆分佈於現今的屏東縣境內，形成狹長而曲線縱走的殊異地理景觀。唯獨包括美濃與高樹兩鄉鎮在內的右堆，孤伶伶地側居於高雄縣偏遠的縣境中。其中，由於美濃在早先移民拓墾史中，開莊較遲，同時也距離閩莊較遠，又具備比其它客莊較好的水利資源與土質條件，形成至今仍少改客族風貌的典型客家莊社。

在地圖上，美濃位於高雄縣的東北隅，東、北、西三面環山，形狀像一隻踞坐於蒼岳底下的坐蛙。據「六堆鄉土誌」的記載，移民時期，此地「良田千頃，土質肥沃，實堪墾殖」，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客家移民，溯走溪岸，到此拓墾。後來更有原鄉移民源源而來，形成六堆地區幅員最為遼闊的客莊。晚近，政府將美濃化歸為農業縣。今日遍走宛若巨蛙的整個鎮周，幾乎看不到一支煙囪。但見佔全省 $\frac{1}{4}$ 菸業產量的菸田，蒼翠連綿。這些年，養豬

業行情較俏，一圈圈中、小型規模的豬欄，也蔚為鎮上頗為獨特的景觀。

居住在美濃鎮郊的鍾老先生，今年 65 歲。據他自己說，他的祖先在康熙年代便跟隨開莊的林桂山、林豐山兩位鄉賢，沿著下淡水溪上游劈砍荆棘到此拓墾。去年，他從服務 20 多年的國校退休下來之後，他像其他許多關心六堆鄉土逸事的地方人士一般，四處蒐羅有關客系先祖從原鄉梅縣渡海來台的移民史事。「哪怕是一則趣譚，一句山歌辭，都帶來令人驚訝的收穫，」他說，「因為，這些發生在一、兩百年前客家民間生活中的家常俚俗，通常不會記載在祖先傳下來的族譜中。但是細細品讀，却發現格外有意思。有時候，還能補足家譜過於側重褒顯功德的缺點。」

鍾老先生從長一輩的美濃鄉親

口中，得知許多先祖移民的故事。從客廳的舊桌屜中，他翻出一本因為書頁剝落而捲縮成一團的家譜。架上老花眼鏡，在暗淡的日光燈下，他若有所思地，食指沾著舌尖的口水，一頁一頁往下翻過去。「你看，」他指著泛黃家譜上書寫著來台祖先事蹟的一段話說，「美濃的客家人，最早就像我們鍾家來台祖先一樣，先是由客家移民的發源地濫莊移墾到武洛，後來因為水患連年，又加上康熙年間吳福生反清叛變，戰場就在武洛一帶。如此，天災加上兵禍，先祖們只好一路往北遷移……。」

據「六堆客家鄉土誌」的記載，康熙中葉，武洛莊的客家人探悉美濃為拓殖的好去處時，美濃還是清廷頒令下的「禁地」。因為在明鄭時期，鄭成功曾經在此修建密藏錢糧文物的「明月樓」，和研修戰略的「清風

陳姓客家菸農的妻子在菸田裡工作。拔除梗枝上多餘的芽葉，有利於菸葉的成長。(李文吉攝)



勤勉的菸農，結束一天勞動後，從菸田騎機車返家。(劉安明攝)



院」。朱一貴舉事反清後，為防止閩粵移民據此為叛清基地，從此嚴加封鎖，列為「非墾地域」。但是，由於帶領拓墾的客家父老，在清廷剿滅吳福生民變時，為了在閩族勢眾的社會中保土衛鄉，團結起來抵抗吳福生的蜂起因被視為有功朝廷的「義民」，才特許前來開莊。「倒是那『清風院』和『明月樓』，不知是時日久遠已遭拆撤，或純為地方誌上的民間軼聞……。好像老一輩的鄉親，都不知道有這麼兩座明代遺留下來的古蹟。」鍾老說。

地方誌的編修，很多時候，無法像正史一般，片言隻字，都得經過專家、學者一再詳考。但是，散佚民間的軼事和傳說，却反而有民衆史特有的生動、鮮活的一面。「過去老一輩的客家父老，白天在田裏揮汗耕作，晚上總不忘拉把藤椅或條凳，三五親房閒坐在四合院的曬穀場上，一邊乘涼，一邊談些祖宗八代的拓墾事蹟。童年時，這些景像，我記憶最深了。」回憶過往種種，鍾老的嘴角浮露出一絲淡漠的笑容。隨後，却又深鎖眉宇，憂忡地說：「只是啊！這些年來，常常聽過去學校裏的教員同事埋怨：窩在這種地方教書，再繼續下去，怕要一輩子沒出息，老死故鄉囉！」對於同鄉朋輩這樣的怨嗟，鍾老還是不忘以他一貫適然的心情去對待。大概是生性較為厚實、保守罷！他總是天真地認為，客家人自古以來就和農村結緣很深。「跑得再遠，有一天，總會飽嘗失根離鄉之苦，尋路回鄉的。」他說。

窮愁菸草路

其實，鍾老先生的想法，對他自已而言，再怎麼說，也是一番告老思鄉的心情。不難想像當他緩緩地翻閱著泛黃的族譜時，心中緬懷先祖拓墾故鄉的情懷。只

是，這種類似於舊式讀書人的心境，對大多數承繼祖先遺產，現在還在美濃鎮郊燒墾種作的客家農民而言，未免茫然罷！

今年 50 歲出頭的陳福弟，在鎮郊離雙峯山不遠的平原地帶，種了兩甲多的菸田。10 來歲上，他跟著父親到田裏種作、插秧時，一雙皮肉細嫩腳板，常常凍得紅裡發紫。感到刺痛時，他說，就緊咬牙根不敢吭一聲。60 年代初期，種稻難以養活一家七、八口老少。「父親心念一轉，跟著親戚開始轉種菸葉。」他說。從那個時候起，陳福弟連結婚生子了，都不忘奔忙於菸田和菸樓兩地，一心直想著如果這一年的菸葉又厚又綠，收成遠比上一季好的話，一定幫兒子張羅一部輕便型的腳踏車，免得兒子老是叨唸不休……。

「腳踏車是買了，却不是種菸賺來的錢。而是先向農會代墊借用的！」他笑著回憶說，「過去，小時候，跟父親下田種稻，實在有苦不敢說。後來，父親 40 多歲就過去了。我年紀輕輕，結了婚，就和新婚妻子挑起了家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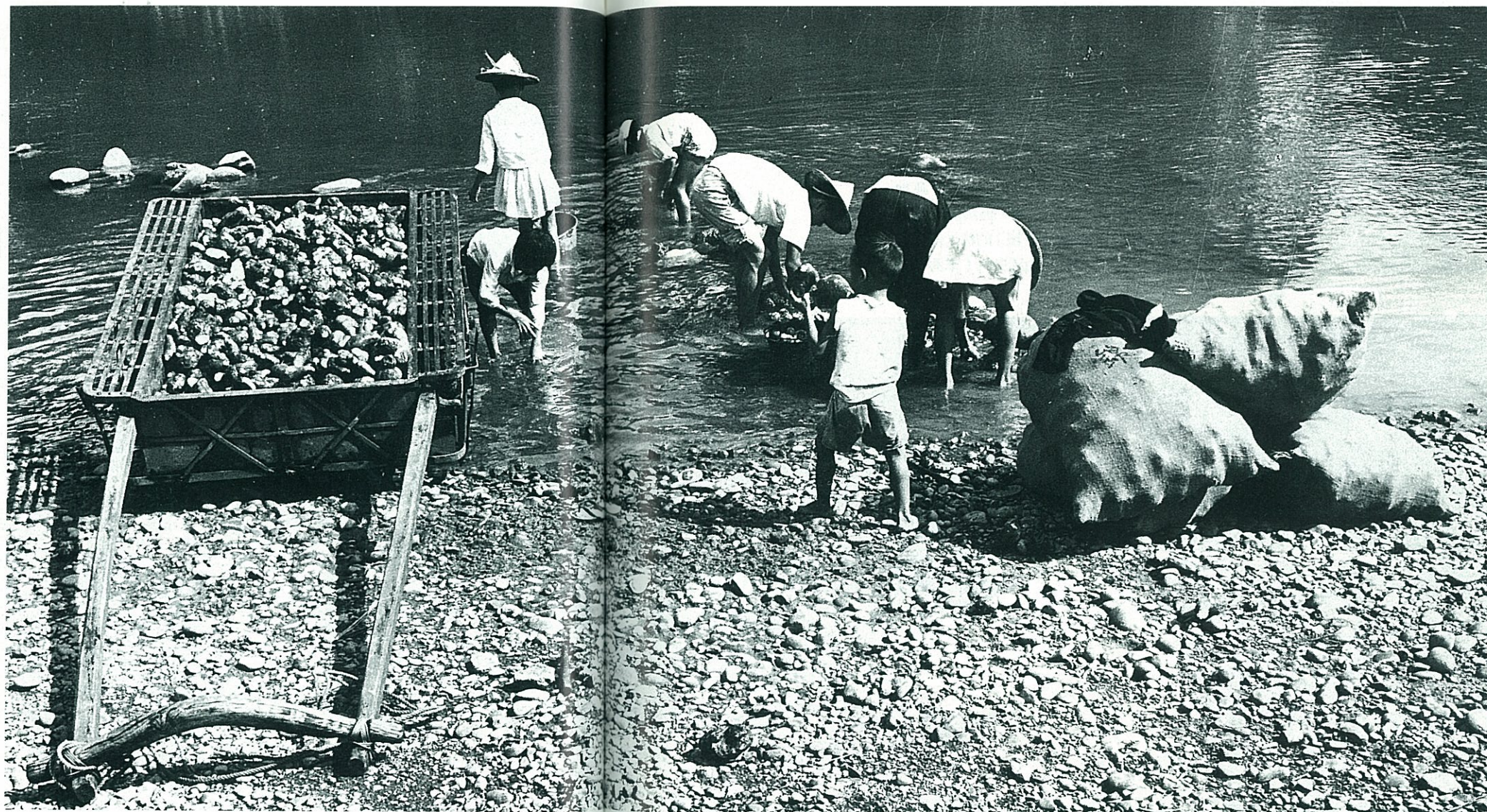
從播菸苗、撒農藥到烤菸葉，兩個人四雙手，陳福弟和他現已 40 來歲的老婆，一日難得歇息，種作了二、三十年菸葉。「現在，有時候想向兒子吐吐苦水，却一年難得見他們幾次面哩。」陳福弟說著，語氣中帶著那麼些許無奈。

晌午時分。陳福弟忙完一陣子，坐在田埂上歇腳抽菸。他勤快的客家老婆還在梗枝比人身高的菸田裏穿來梭去，撥東弄西。攀談時，陳福弟那一雙若有所思的眼神，垂視著菸田旁溪水污濁的田渠，夾在左手的紙菸，燒出一長條細白的菸蒂。「七、八年前，種菸草的收入還不錯。每甲地收成 2500 公斤的話，一年下來，扣掉成本，還剩三、四十萬

1960 年中葉，美濃中正湖邊浣洗衣服的客家婦人，以及在旁邊燒火煮飯的男人。（劉安明攝）



清晨時，迎著晨曦外出工作的客家農民。
(劉安明攝)



元淨收入，」他說，「現在，不行了。5年來收購價格，都沒調整過。每甲地種下來，扣除本金，幾幾乎就只有那麼一、二十萬元收入。」

陳福弟夫婦倆的種作收入，按照都市人領月俸的方式來折算，每個人每月還拿不到一萬塊錢。目前，美濃一帶又是養豬戶的大本營，豬糞污染溪圳的現象，每天都在惡化。像流過陳福弟那兩甲菸田旁的灌溉渠道，便是因為污染得太嚴重，只見泥濘，不見清流。搞得沒辦法可想，他年前只好找工人來掘口水井，抽地下

水灌溉。

當然，像陳福弟這樣一輩子靠種作維生的農戶，在美濃，少說也有數百戶以上。雖說他們種的是經濟作物——菸草，但一般說來，都生活得蠻拮据的。因為，每戶農家的耕作單位面積都在少數，較尋常的，像陳福弟只有區區兩甲田，耕地較大的也很少會超過五、六甲。

這樣的情形，事實上與南部客家人早先移民年代的分田方式有關。六堆客家祖先，從原鄉前來拓墾之初，採行的就不是大租戶而是小租戶佃農式的農墾制度。

且是沿襲原鄉共同種作、合理分配的宗族農業共同體的農耕模式。移民渡海來台後，進一步就各姓氏組織「祭祀公業」，集中掌理土地的所有權。演變的結果是，農戶向「祭祀公業」領取土地耕作後，能擁有屬於自家的田產，而不必像較晚移民來台的北部客家一般，在閩南地主的支配下，淪為度日維艱的佃耕農戶或者長工。

這樣的分田制度，在早期南部客家的移民社會中，形成封建地主——佃農的土地關係中難能一見的家庭的農業公社。百年以後，

承襲祖產務耕的六堆客家農民，却相反地，在農村備受工商資本衝擊之餘，飽嘗細耕小作難以維繫生計之苦，說來還真是一大諷刺呢！

移民年代，美濃在六堆客家中，既是拓墾的好去處，也同時具備較其它客莊濃厚的人文氣息。鍾老先生對先民的事蹟，抱持著不忍其棄置飄零的心情，從而，我們見到客家人較為獨特的原鄉情懷。然而，一輩子固守家鄉田產的陳福弟，或者就像許多現在仍耕作於菸田的美濃客系農戶一般吧！從先祖的均田制度下

承襲祖產，到了今天，換來的却是苦於生計的耕作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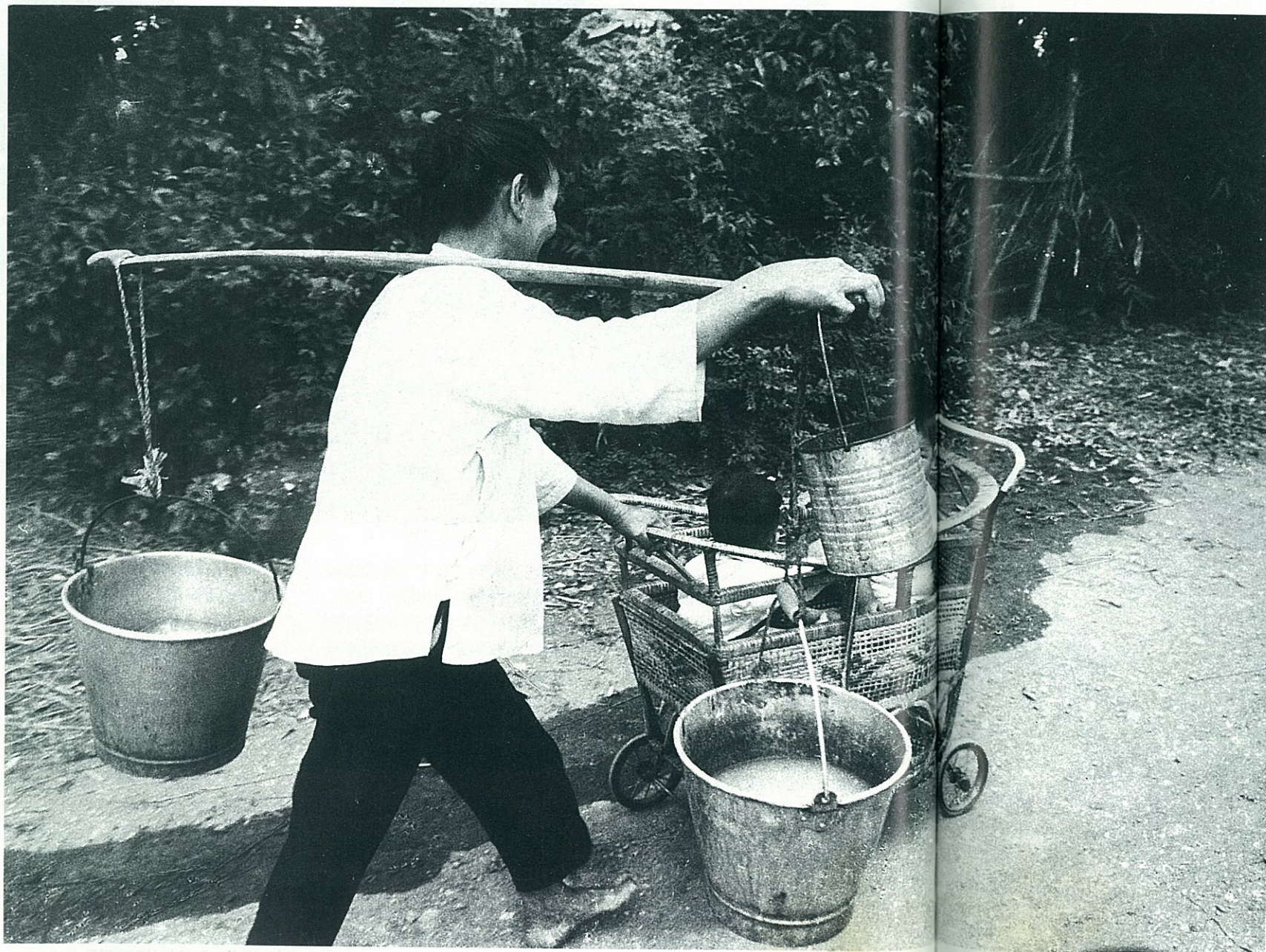
美濃在昔日的移民史中，留下客家人筚路藍縷、辛勤拓墾的行跡。美濃——却也在移民拓墾兩百多年後的今天，留給我們諸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1966年在美濃文明樓前溪邊洗淘甘藷的客家百姓。(劉安明攝)



60年代挽著「客式」髮髻的客家老婦人，在河邊刷洗碗盤。(李秀雲攝)

屏東縣內埔鄉是六堆客家移民的發源地。1960年代中葉，在客庄中，仍然隨處可見勤勉的客家婦人，肩挑「作板」的糯米湯汁行過街頭，一手還推著稚幼的孫兒。(李秀雲攝)



《台灣客家：隱形的族羣》系列之三

原鄉人的血液

屏東六堆地帶，
是勢力和實力懸殊下，
閩客移民為爭奪、擴張和保衛
土地與水源的鬥爭中形成的，
「軍事——墾拓」共同體；
是六堆特殊的宗族農業公社中，
客家人民的保衛武裝力量
和移民的農業拓殖組織，
不容福佬中心主義的偏見橫加污蔑……

撰文 ■ 劉伯順

內埔媽祖廟——六堆的發源地

幅員廣闊，南起屏東縣佳冬鄉，北至高雄縣美濃的六堆客家聚落，入冬以來，還是一片連綿的青蔥。鄉間產業道路兩旁，翠綠的菸田，一望無際，深入這午後靜寂的客家莊裏，整齊直聳的檳榔樹一列排開，幾乎佔去村莊的大部份耕地。很難想像，這樣美麗、寧靜的大地，曾經是閩、客間為爭掠耕地與水源而分類械鬥的舊地。事實上，當歷史的煙雲隨著歲月的流轉逐次消散，早先南部客家移民最初前來落腳的濫濫莊，也不知在那個年代裡消失了客家人的蹤影。今天濫濫莊上的居民，聽到我以客家話和他們攀談時，露出了驚訝的神情，

兩位客家婦人，在豪雨來襲時，趕著從田裡回家。（李秀雲攝）

直說這裏並不是客家莊。說他們的祖先八代就來此定居，從來很少有客家鄰居。這樣的現象，在現今仍為客家重鎮的內埔鄉，也有類似的情況。

內埔自然遠不像濫濫莊一般地成為另一個消失的客家聚落。但是，當我與他們談到六堆起源地的一些史實，絕大多數的內埔鄉親父老，都會習慣性地露出客家人特殊尷尬而澀澀的笑容，然後總是搖搖頭，用濃重的客家鄉音說：「不知啦。沒什麼印象。」

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急速的流動，沖散了往時在封閉的農村經濟上滋生的族羣意識？是閩系和大陸系政治和經濟的權力有形無形的威壓下的自我退縮？我一時無法索解。

兩個世紀半以前，朱一貴領導

的農民蜂起爆發，南部的客家父老，便是在今天內埔鄉的媽祖廟裡商定保鄉衛土的大計，組成六堆的團練聚落。就在這座牆漆斑剝的小廟裡，六堆客家族羣，創造了獨特的「軍事——墾拓」共同體。在艱難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他們巧妙利用清廷與閩系農民蜂起隊伍間的矛盾，以客家人獨自的宗族農業公社定下保土衛鄉的大計。眼前這廟門右側，還立著文建會勘訂為「三級古蹟」的告示牌，但是除了憑弔這斑剝的建築物。有誰去探求當年內埔媽祖廟中那場莊嚴、複雜的集會呢？

現年 82 歲高齡的劉宴章村長，就住在內埔媽祖廟對街的客式舊夥房裡。他世代以來都住在這兒，是內埔鄉中對媽祖廟的歷



客家婦人臉覆布巾，頂著熾熱的午陽以腳「踩田」，這種特殊的種作方式，和閩南人跪撫水田的方式截然不同。（李秀雲攝）

美濃是南部六堆客家聚落中，至今仍保存客家文化風貌的鄉鎮。1960 年代初葉，身著客式服飾的婦人在田埂旁休憩、閒坐。（劉安明攝）

史事蹟還留有深刻記憶的老鄉親之一。「他們勘定成古蹟之後，媽祖廟就不能任意修繕了。」劉老先生說，「眼看著它漏了、蛀了，眼看著碑石上的字跡剝蝕，却不准鄉親長老出來設法。」

最早，六堆的客家都是由廣東梅縣和焦嶺移遷過來的。劉村長的先祖就是焦嶺人。至今他舊宅的四合院廳堂中還高懸中原故居的堂號：「彭城堂」。

「過去啊！我還幼年的時候，內埔是六堆的商貿中心。每年農曆二至三月間，客家鄉親都會在此羣聚，熱鬧非凡。」劉村長那老邁、沉穩的客家鄉音，聽來格外有一種原鄉的味道，「附近客家人北從美濃南來，南從佳冬上來，為的便是將一擔擔的粗麻、樟腦和米糧賣給從東港上岸前來的大陸船商。當然，也趁此一年一度的貨集，買原鄉運來的布料和藥丸等什貨回去。」

做為通商交易城鎮的內埔鄉，在昔時的舊客家社會裡，曾經是商貿繁榮，人文氣息濃厚的六堆政商重鎮。客家的山歌、三腳戲和其他民間曲藝使六堆的市集，增添一份喜鬧之氣。據劉村長說，過完今年春節，他打算回大陸原鄉探望族人。更重要的是，現在座落在內埔鎮街上媽祖廟旁的那座昌黎祠，是客家先祖為感懷宋臣韓愈貶謫嶺南時親自教化客家子弟的恩德而建的。寶視全台，獨一無二，據他所聽到回過大陸原鄉探親的鄉親轉述，今日廣東梅縣老家，也有那麼一座昌黎祠。「我很想回去看看。」他說。

人民抗日武裝

就像劉村長夥房的祠堂中懸掛著彭城堂號，六堆客家聚落，無論維持舊觀的四合院夥房，或是翻建過的水泥洋樓，通常都不難見到門楣上方高懸著形狀幾至相同的那麼一塊匾額。鍾姓家族的

先祖，相傳從河南的潁川遷移南下，掛的是「潁川堂」的堂號；李姓客家則掛「隴西堂」；邱姓客族乾脆就掛「河南堂」的堂號。

談起邱姓客族，在六堆開發史中，至今還留下一段感人的事

蹟。但這一頁斐然的歷史，雖然已經不為一般客家人所知，但六堆父老鍾壬泰却把六堆邱家反帝抗日的故事，寫在他的「六堆客家鄉土誌」裡……

六堆客家人寫下的武裝抗日英勇史蹟，說明日軍入台之初，

客家人民悍烈而素樸的民族主義傳統。遺憾的是，翻遍坊間的抗日運動史，却鮮少或者未曾被修輯台灣史的學者提及。六堆客籍鄉親邱福盛老先生，幼時在他家鄉的老榕樹下，聽叔輩的父老輾轉口述著那一段英烈的抗日史

蹟，像嗜讀童話故事一般，讓他牢記至今。邱老先生今年已是87高齡的老人。據說他本人就是當年領導客家人民抗日的邱鳳揚大總理的親輩孫裔。

1895年4月間，日清締結馬關條約，台澎割日。5月間，日

軍從澳底登陸，一路攻陷台北、基隆。唐景崧宣佈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在日軍艦砲逼擊下，火速瓦解。唐景崧微服喬裝，乘外輪轉渡回返福州。另外，坐鎮台南府城的劉永福，為加強禦敵兵力，聽說六堆客家團練素有訓

練，饒勇而善戰，遂遣特使至六堆招募團練兵員，共同抵禦日軍。

未料，就在六堆兵團議決遣派部伍前去聲援的前夕，在日兵水陸交逼之下，劉永福兵敗逃亡。

「消息傳到六堆，一個星夜滿



客家人的種作生活，從移民初期延續至今。
(李秀雲攝)



農忙時期，孩童坐在田梗上，拉條布線，搖哄襁褓中的嬰兒。1967年，在內埔鄉。
(李秀雲攝)

佈天際的的寒夜，各堆團練義勇兵緊急集會，共推我的祖父，當時被擁立為長興莊前堆總理的邱鳳揚老先生為義軍大總理。」邱老這麼回憶說。

六堆客家抗日義軍在唐景崧、劉永福相繼敗落出走之後，以人民武裝展開了日據初期武裝抗日的英勇鬥爭。從佳冬口岸一直到新埤、長興兩地展開了艱苦堅定的游擊戰爭，留下「步月樓」與「火燒莊」兩處古戰場，今天仍殘存劇戰後的樓壘遺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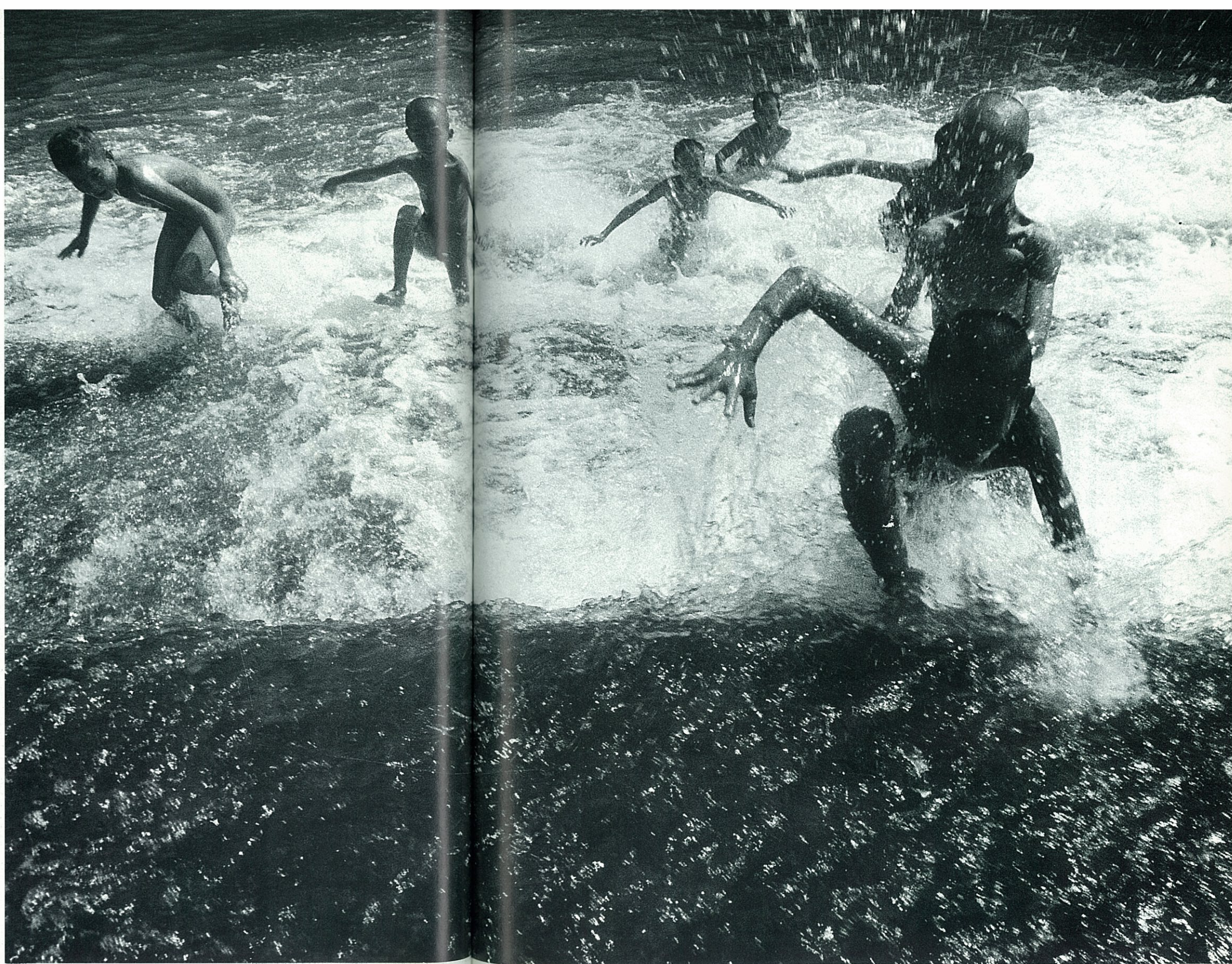
「河南醫院」

年邁的邱福盛，用他那沙啞的客家口音，追溯著先祖的往日事蹟。他時而激切地挺直腰身，時而無奈地靠回椅背。年輕時，他在日據政府設置的醫學專門學校求學。畢業後，先在北部行醫，開業一小段時間之後，便返鄉懸壺。目前，他在屏東市街上開設的一所「河南醫院」，已有長達60年的歷史。「取名『河南』，因為邱氏客家堂號是『河南堂』。」他說。

在六堆行醫60年的邱老先生說：「客家人做宰相，做能人，就是不喜歡當皇帝。」日據當年，六堆出身的醫專畢業生邱福盛醫師，是客家人民的大「能人」了。平常他的門診室裡，總是擁滿了候診的病號和病人家屬，以客家鄉音相互交談。「我們這一輩的人立志行醫，從來很少想到為了賺錢。我回鄉行醫，主要就是從小在鄉下看過太多衣食無著落的客家鄉親，因為沒錢求醫而病歿床榻……」邱老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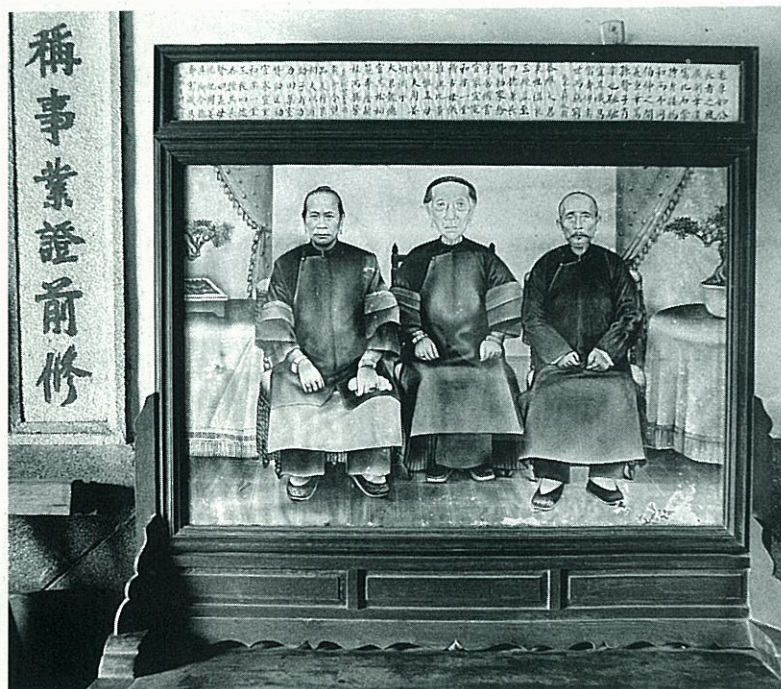
這些年，他將醫院轉交給從美國學醫歸來的長子。尋常沒事，

裸身赤體的客家孩子，在河裡興致昂然地嬉戲。（劉安明攝）



六堆客人家為緬念宋朝名臣韓愈貶謫嶺南時教化客家子弟，在內埔鄉興建了一座「昌黎祠」。(李文吉攝)

佳冬的楊氏客家後裔，在早期六堆客家移民史中，會留下望族的盛名。(李文吉攝)



清康熙年間的朱一貴反清事件，讓保鄉衛土的客家人捲進「扶清滅義」的歷史冤名中。至今，內勢鄉的忠義亭，為清廷首肯下興建的廟宇。(李文吉攝)

他泡茶、看書，蒐集和研究六堆客家移民的歷史掌故。偶而，他會隔著門診室的玻璃窗，窺看兒子行醫時如何對待病患。「嗯，對病人很關心，我看了很安慰」他說，「行醫不是為了歛聚成富。過去貧困沒錢的病人，有求於我，我都不收一毫半釐。」

提起六堆客家的抗日蜂起，邱福盛老先生感慨卻又激動地說，「朱一貴蜂起，客族杜君英率眾相合舉事。後來因為閩客矛盾，客系武裝被排除，軍部深恐禍延客家於是移墾莊社，在閩客爭地爭水鬥爭激烈的當時，杜君英的武裝為了保衛客家鄉土，戰略上以擁清抗「賊」，保衛並且擴張了客家人的莊社與土地……這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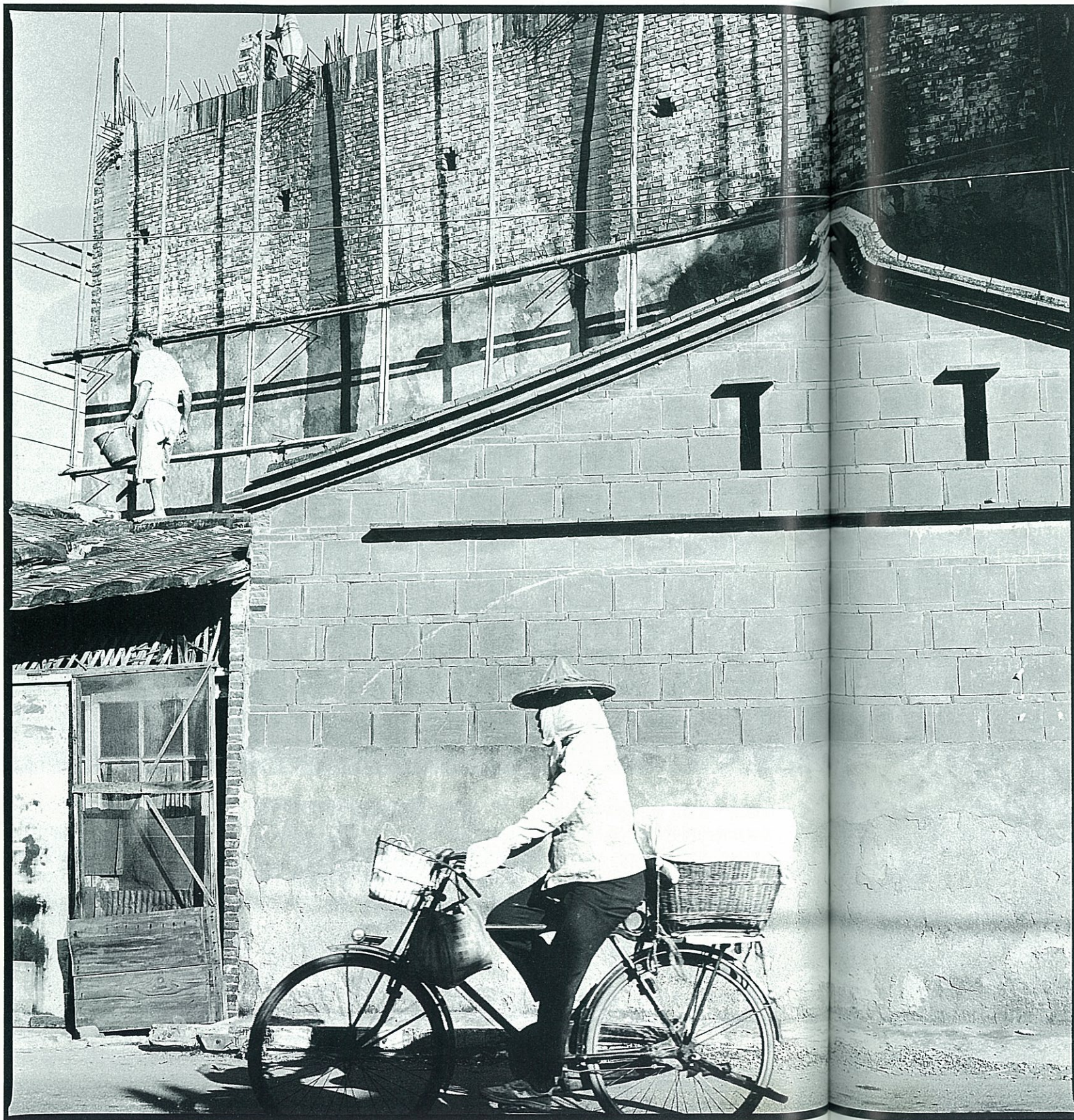
福佬中心主義的偏見

日本軍隊登陸時，不論南北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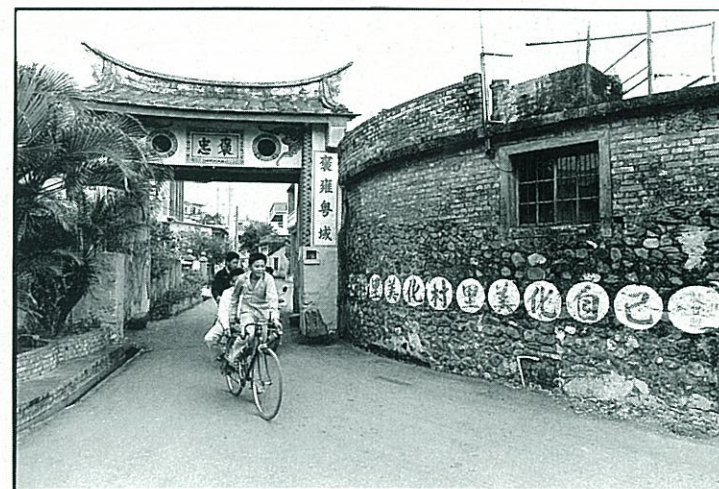
家人最早抗日。但翻遍各種台灣史，很少人提起。反倒是經常讀到什麼客家人性喜依附權貴，朱一貴、林爽文舉兵抗清啊，什麼客家寧為清廷忠犬的文章。」邱福盛老先生感慨卻又激動地說，「朱一貴蜂起，客族杜君英率眾相合舉事。後來因為閩客矛盾，客系武裝被排除，軍部深恐禍延客家於是移墾莊社，在閩客爭地爭水鬥爭激烈的當時，杜君英的武裝為了保衛客家鄉土，戰略上以擁清抗「賊」，保衛並且擴張了客家人的莊社與土地……這特

殊的鬥爭，特殊的歷史和土地關係，相當複雜，豈可以福佬中心主義來污蔑和歧視客家人……」

1895年日軍登陸台灣，從北到南，客家社區無一不起而抵抗者。而且客系人民抵抗之勇毅不屈，連婦女老幼都加入遼瀾的游擊鬥爭，震驚日軍。在今天的三峽、中壢、龍潭、苗栗一帶的客家人武裝抗日游擊軍，不分男女，與來犯日軍作殊死戰，使南下日軍行程嚴重受阻，日軍死傷嚴重，而招致日軍對北部客莊展開殘酷的屠莊報復行動。這些事



1895年日兵登陸，在六堆佳冬的客庄中會發生蜂起抵抗的英勇事蹟。歷史滔滔流轉，於今諸多抗日名勝，僅剩殘垣般的東門。（李文吉 攝）



蹟，全記載於日人「警察沿革誌」、「日本憲兵隊史」、「近衛師團史」中。若言武裝抗日中客系台人之表現，遠比閩系台人慘烈而堅定，當非過言。

六堆，在客籍移民與閩系移民力量絕對懸殊的歷史與社會中，爲了保衛家園鄉土而建設「軍事——墾拓共同體」。而在這共同體內，客籍移民實行過極值得研究的宗族性農業公社，在宗族成員內均分土地，土地權則歸宗族所有。六堆當年的軍事團練組織，推想也應該是這宗族公社人民武裝的一部份。對於這重要的社會史和社會學的材料視而不見，誇誇地暴言閩南移民中心主義的「客家人投降出賣」論，發展成法西斯的民族歧視，膨脹閩系移民優越論，是十分愚昧而危險的。

六堆行腳，固然使我看到老一代客家人隱遁自安，新一代客家爭相掙脫山窩，投奔管理化、平均化的台灣現代資本社會，而泯沒民系個性，但是我也在六堆的風土、空氣和生活中，看見台灣移民社會的某種主體的精神與傳統。客家人的中原原鄉意識，其實是今日台灣個性的全面流失中，一個躍然的希望。

年幼時期，學家離開客族莊社的我，六堆之行，給予我不可思議的興奮和新鮮的活力。啊！我終於找到了我的生活的尊嚴與力量的源頭了……

✚

臉覆布巾的客家婦人，騎著滿載物貨的單車，緩緩馳過街鎮。（梁國龍攝）



“人間”報導過這樣的題材：

全長178.6公里的台灣第一大溪流濁水溪，自奇萊北峯以迄台西鄉出海口，兩岸雄偉、壯闊、秀麗的自然景觀，還有上中游原住民部落，以及中下游的客、福佬農村。

一條河流動人心魄的生命史，以它急湍的溪水流勢，告知台灣農業的血水如何在工業化的盤剝底下，終至枯竭殆盡！

人間

溯走曠悍 急湍的溪流 回返大地 母親的懷抱

請關心這片土地，請閱讀人間雜誌

訂閱專線 **7091920** 訂閱一年：1480元
訂閱二年：2800元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安和路232號2F
郵撥帳號：1008791-0

「恭賀新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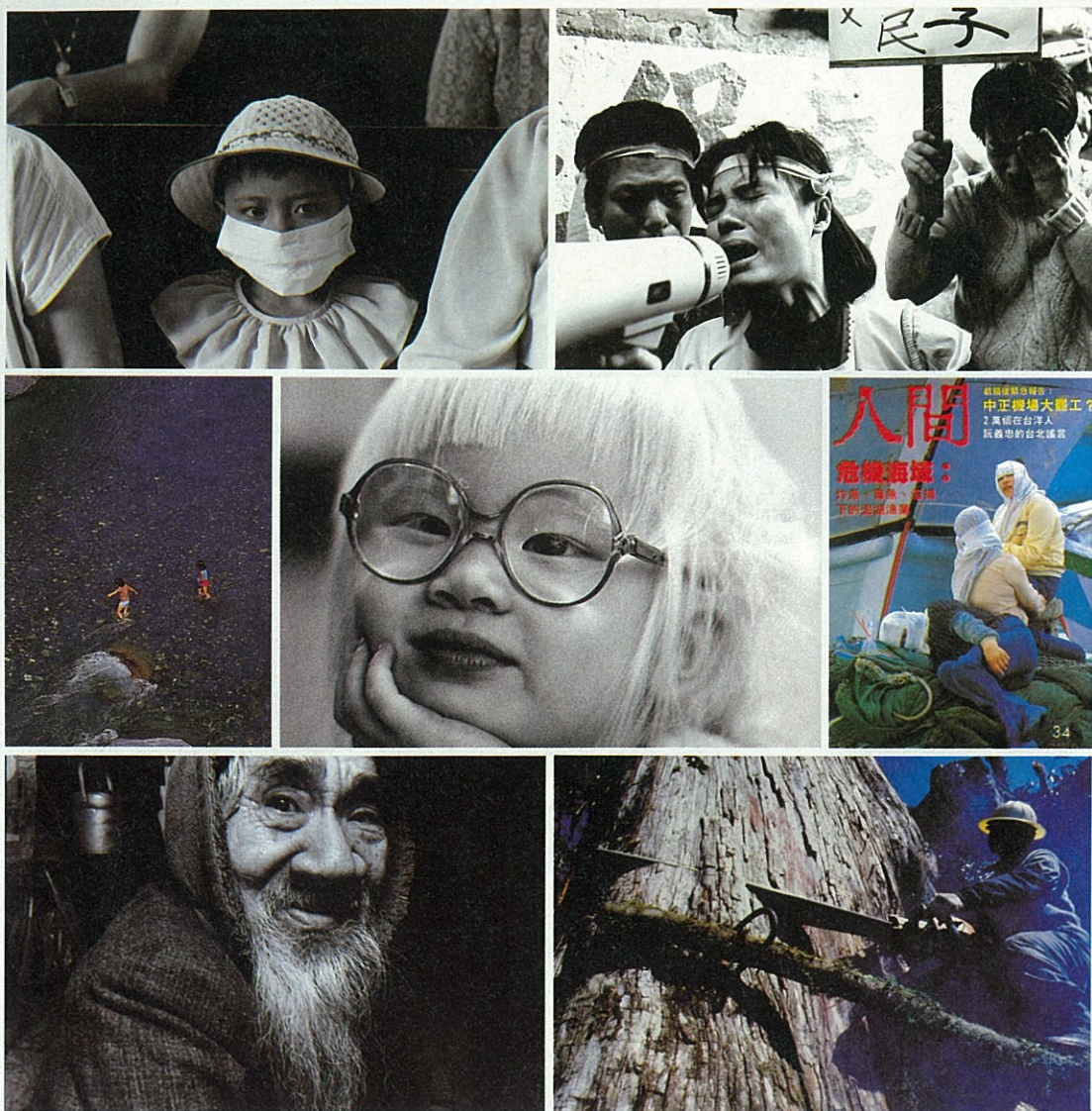
暖身是爲了新的衝刺！

當您讀完這一期人間，
具有無數新的變化，發展和重組可能性的1989年方才開始。
解嚴、解除報禁，李登輝體制的登場，
台灣和大陸間劃時代地恢復民衆間的來往…
歷史已對台灣的文化界、思想界和社會界提出嚴肅的課題：
在「解嚴」條件下，
人民和他們的知識份子，
應該做出什麼樣深刻的批判與反省、清算與創造？
在新的一年裡，「人間」全體同仁，在讀者堅定而熱情的支持下，
決心對這歷史所擺出來的課題，做出我們的回應。

去年11月號「讓歷史指引未來」專題，
就是我們這回應的一個暖身的動作。
而讀者對它的熱烈嘉許，使我們未來的脚步更具信心。
親愛的讀者，祝您新年快樂！
1989年「人間」需要您和您的親朋更大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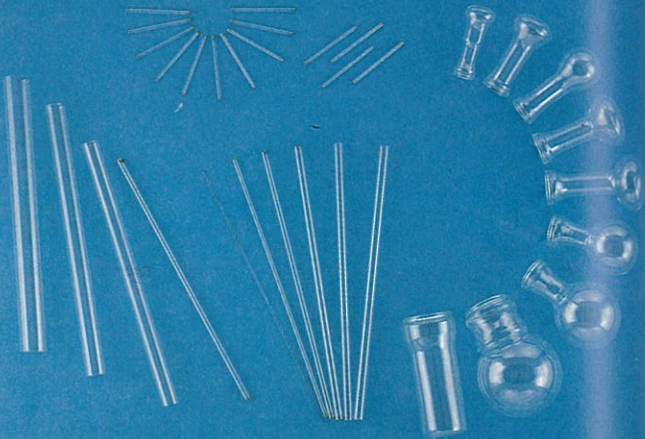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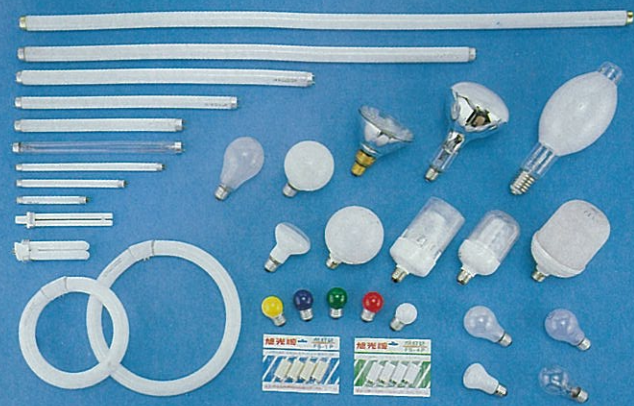
人間雜誌社 全體同仁敬啓



三年來，人間的努力
有目共睹，
相信深獲您的肯定。
關懷人間，需要您的參與！
為感謝及回饋您的支持……

現在訂閱人間雜誌：
訂一年1480元，再送過期半年雜誌：
訂閱二年2800元，再送過期一年雜誌

除1~8期及15期缺書外，贈送期數任選；
優惠分期付款，一年1480=690×2 二年2800=1400×2
現在訂閱，您無需馬上付費，只要填好書後(P.147)訂閱單寄來，
我們會立即寄贈書給您，並附上畫撥單。
俟收書，再請您畫撥。關懷人間需要您的參與。



其實，
只要稍加留意，
你家也有～
旭光照明

生活，是不斷進步的～
30多年前，我們踏出生產照明產品的第一步。

30多年來，更以卓著的信譽、一流的品質、完善的服務，為國人提供國際專業水準的系列照明產品。

〈國際水準的**旭光照明**，榮獲世界各國一致採用。〉

旭光照明系列產品——

• 旭光照明 • 旭光玻璃 • 東芝電池 • 東芝電材

以前瞻性理念 • 點亮明日生活——



田底村的故事



如今的田底村已不復見當年開墾時的青壯年人口，留下的盡是一些老幼。

一個衰退中的農村，一個「隱形化」的客家聚落
一直到土地改革以前，
以一人一家的胥臂佃地為生的客系人民，
在台灣境內四處流徙，
尋找一塊好地；一個善心的地主；
一個可以安歇的家園。
在閩系台人農村社會中，
形成斑點狀的客家傭佃聚落。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巨大吞吐運動，
使這些小客庄分解、衰退、
老弱化、終至完全消失客系傳統……

撰文 ■ 簡慧蓉
攝影 ■ 顏新珠

那年阿發還只是嘉義一個日制公學校五年級的小學生。可是在這之前，他已經隨著家族四處遷徙無數次了。

先是新竹關西，然後是嘉義，然後再搬來田底，一家人總算才定居下來。可是這一住就住了51年，成為他們這一家族歷代以來住得最久的地方。

當初是怎麼離開關西的？那時阿發還十分年幼，沒什麼記憶。只記得那時餐餐吃嘔人的蕃薯簽飯。

倒是後來在嘉義，他漸漸長大了，才恍然明白：原來不管是關西或者嘉義，他們從來沒有自己的土地，歷代父祖，全是只靠給地主佃耕地過著極為貧困的生活的「佃農」。

血淚斑斑遷徙史

位於雲林縣二崙鄉，土改之前，大部份土地都屬於台中縣霧峯鄉的閩南人林月丁的小村莊「田底」，由於近海，夾帶鹽份的海風整年吹襲不斷，加上夏季

颱風肆虐，莊稼一向長不好。早來的閩南人早已挑走沃美的平原定居，這荒瘠艱難的田底便一直被廢在那兒。1919年田底突然出現盎然生意，傾頹觸目的墳丘被剷平了，滿佈的大小池塘也被填平，田底有了第一批的人煙。徐振貴、徐阿華、徐阿妹和胡松三兄弟和林貴仁共五戶客家佃農，携家帶眷先後自北部遷入田底，分別向地主林月丁承租一部份土地開墾耕種。其中原在中壢從事碾米業的徐振貴由於經濟較

好，因此承租了18甲最好的田地。徐振貴有五個兒子，除了老三徐阿果於20來歲時被日本人抽去當軍伕戰死異域之外，其他四個兒子徐石生、徐阿梅、徐阿利和徐阿團則因個個勤勞節儉、善於經營，加上老地主林月丁待佃農不薄，只收取象徵性的田租，所以不過數年以後，徐家在田底已儼然一副小富農的規模。

據老一輩說，徐家兄弟待底下的工人相當寬厚，而每每遇到前來田底開墾的客家人，均免費供

其吃住，直到對方找到工作為止。所以經親友走報相告而來田底的客家人年年增多，全盛時，據說全村約有40來戶、300多名客家墾民。現今的田底村，由於年輕人外出工作，只剩下一百名不到的老年人和小孩。

阿發一家便是在51年前第二批遷入田底的。

「在嘉義時，我們向一個福佬人地主承租40多甲田，每一期稻作一甲地繳4000斤米，夠呷力啦，地主又要漲到5000斤。我祖父看著實在沒辦法做下去了。剛好當時有親戚介紹我們來田底，全家才又搬遷來這裏。」阿發重重的吸了一口煙說。

據阿發伯說，初來時，田底只有7、8戶人家，都是客籍佃戶，「但是那時大家大多已經用福佬話交談了。我祖父徐阿貴向大地主廖裕紛承租18甲多的田地，共花了7000多元。當時的一塊錢可以買到三斤半的豬肉。」他說。

第一年還沒過完，稻子才正在結穗，1937年的一場水災，就這樣把稻子全淹毀了。「那時候，我們也不知道該再往那裏去，因為要找一塊適合的土地養活60多口家族，談何容易，只好再繼續在田底住下去。」

水災過後不久，徐家在嘉義的老地主破產了，田地被公開招標拍賣。徐阿貴知道了以後，連夜籌錢，硬是以每甲4000元買下9甲多的地。然後將四個兒子分成兩批，「老二、老三回嘉義種甘蔗和煙草，老大、老么則留在田底種稻。現在嘉義還有我舅媽在哩。」阿發塞進一顆檳榔，隨即淬掉一口紅汁。問他是不是和閩南人有過什麼衝突？他搖著頭說：「我沒遇過，我和他們語言都能通啊！」口氣中沒有絲毫的怨懟，正如他從沒去想過為什麼地主總是閩南人；當佃農有何不好之類的問題。對於阿發，較深

的感慨常常是：「現在年輕人寧願外出到工廠做工，也不願留在鄉下了。沒辦法，誰教種稻賺不夠呷！」

阿發有三個兒子，老大還沒結婚被他強制留在田底種家裏的一甲八分田，老二、老三則分別在桃園、基隆兩地從事瓦斯、水泥營生，並且娶了閩南媳婦，家中孫子幾乎全都不會說客家話了。對於這一點阿發倒不在意，他不認為說客家話就那麼重要，「孩子要到外面和人交往嘛，說客家話不通的啦！」阿發說。

「役場」送行

阿發伯說，18歲那年，中日戰爭打的如火如荼。有一天他剛自虎尾接受一個月的軍種訓練回家，恰巧當時已被日本人拉去當軍伕的二哥徐新開也正好放假返家，準備翌日轉調南洋。

阿發伯的二哥說他的軍帽在一次作戰中掉了，眼看著要出遠門却沒帽子戴。阿發聽了，立即將他從訓練所戴回來的帽子為他戴上。第二天一亮，倆兄弟步行到「役場」（即現在的鄉公所），「我看著他上了軍車。一個多月以後二哥從南洋寄信回來，說他要再轉調到其他地方。」他說，「信沒收到幾天，不久竟然就收到日本政府的通知單，要我們去領骨灰。原來二哥在大陸河北西部的一座小島上戰死了。那時他才24歲。」

那麼多年過去了，阿發似乎已經內斂了當年的悲痛，說來沒什麼憂傷。只是每回想起來他仍會不甘心：「那麼一個年輕的身軀，就這樣不明不白的冤死在中國戰場……」

所以前幾年，阿發拷貝了好幾份當年的通知函，向日本政府申請賠償，却至今仍無下文。

阿發伯的二哥死後的一年多以後，日本人又開始到田底去徵調壯丁到南洋當兵。那時阿發心

在崙背鄉不分閩客，婦女負擔大半的農作，圖為「番社」的客家婦女正忙著插秧。



想：「那是有去無回！」因此連夜趕到屏東「山地門」志願加入日軍開鑿山路的工程。沒想到幾個月後他仍難逃被徵兵，並且編入陸軍 19706 部隊——「特別海外勤務隊」。

一年之後，台灣光復。

天災、挖牆、宰豬食

「三七五減租」之後，田底的客家籍佃農生活仍然相當清苦。

阿發回憶當時的情形說：連著幾年收成不好，家裏也沒有能力養牛，每次需要靠牛耕田時，他便徒步走兩天路，到嘉義叔叔家借牛。一路慢慢趕回家。

「說起牛，我現在想起來還真害怕，那牛脾氣啊，夠受的啦。遇到大熱天，在日頭下趕牛才是慘哩。」他回憶說：「牛怕熱，你得不時的帶牠到溪河中去泡水，等牠泡夠了才願意走，趕得太快，牠還不走呢！」

第一天晚上年輕的阿發只能走到虎尾，先投宿在妹婿家。妹婿家沒牛舍，小偷又特別多，阿發怕半夜牛被偷走，「只好把牛綁在窗口邊的欄杆上，我一抬頭就可看到的地方。」他說。

這樣折騰下來，往往需要兩天才走得回田底。阿發伯說，當時老一輩的人常說「牛相鬥、狗相咬、人相罵」認為牛是會尋仇的，打起架來把人都拖下去。「牛在一邊打架，人就在另一頭對罵。許多冤仇就是這樣結起來的。」他說。

此時阿發時常板著臉的 70 歲大哥徐新松插進來說：「以前我們和閩南人倒是沒什麼爭執，可是光復後來的那些『阿山仔』（即外省人）可就兇了，動不動就大聲罵人。跟我們一樣是種田的，憑什麼他們就有補助金可以領？！我們拚死拚活還吃不飽，水租貴得嚇人，難怪那時候那些『阿山仔』都叫我們『笨台灣牛』。這些國民黨真的是欺人太

甚。」

他愈說愈激動，一旁的蔡文光微笑著要他平心靜氣點。

蔡文光今年 73 歲，新竹客家人，14 歲那年來到田底，之前也是父親帶著全家四野遷徙。

蔡文光的家原先是在新埔，後來搬到二林北部，因為當時日本人的製糖會社堵絕灌溉水源，迫使地主不得不將土地賣給會社。會社將原來的稻田改種甘蔗，以男人一天八角、女人五角的工資雇用這些佃農。「後來我阿爸說我們是做田人，做工總是比較沒出息，所以全家又搬到鹿港，在大地主辜顯榮的家當佃農，田租是一期稻子一甲繳 1000 斤米。」他說，「誰知道一場水災後我們又沒有收成，繳不出田租，只好再搬回新竹老家去。」當時新竹還有蔡家祖先留下的一甲多田地。「可是，跟著弟妹妹一個個出生，田也就一點一點被吃掉了。」蔡老伯說，「最後實在沒辦法，阿爸只好賣掉我兩個弟弟、兩個妹妹。直到聽親戚說田底有好田可以耕作，才又搬過來。」

蔡家剛來田底時，只能承租幾分田耕種，然而遠遠不夠養活全家。蔡文光於是到一個閩南人地主家裏做長工。他還記得第一年領年資 36 元，第二年增加到 40 元，然後 60、90……全部都用來養家活口，一直做到 20 歲，一共做了 6 年，一毛錢也沒存下。「離開時還向老闆借 200 元結婚、先維持起碼的生活。」蔡文光說著，網起一束青草，說是要拿回去給家中那兩頭羊吃，過些時候就可以宰了。他繼續說：「說到生活，那時候的人過得真苦，像乞丐一樣的日子……平常那有錢買衣服，都是把裝肥料的尼龍袋或布袋洗乾淨搓軟後就直接拿來當衣服穿了。講究一點的就拿給人家染上色。」他說，「房子都是以前人留下來的土角



「當年河洛人都說阮『客人』，住的是掛輪子的『竹筒子厝』，一看收成不行，就連夜逃跑，」80 歲的葉定泉笑著說。

厝。這裏的風大，大部份屋子都建得很矮，不會超過十呎。年代久了，房子漸漸腐朽，沒錢買材料修房子，只好把稻草曬乾後用腳踩軟、混著泥巴糊上去。」

蔡老伯說，從前，這裏的排水系統做得實在不好，每次颯颯風、下大雨，田底一定淹大水，把什麼都淹掉，常常好幾天沒飯吃，有時候運氣比較好時會遇到上游人家的豬隻漂流下來。「我們就找個會游泳的人上前撈豬，然後把牆壁挖個洞，把裏面的乾草拿出來燒開水殺豬。」他說。

蔡老伯說，現在想想，在那個時代要怎麼說誰比較辛苦？其實不管閩南人還是客家人，大家生活都是艱苦啊，簡直沒什麼差別。

問到閩客間的矛盾，蔡老伯以為閩南人中當然也有壞的，就像客家人也不完全是好人。有些閩南人會仗人多勢眾欺負落單的客家人。「不過，大致來說，可能是我們在語言上都能溝通，所以相處得還不錯。」他說。



「當年爲了耕田，走了兩天路到嘉義阮阿叔那裡借了一條牛回來，耕了一天再牽回去還，但是現此時作息人千算萬算還是賠。」阿發說。

閩客的通婚，促使「福佬客」人口的加速成長，70 歲的蔡文光，3 個媳婦全是閩南人。

雲林近海，海風很大，又夾雜沙子，農民下田、做工，若不頭蒙布巾，皮膚幾乎會乾裂出血。但是暴露在風沙裏的眼睛，却成爲無法保護的部份，所以海口農民的眼睛常常佈滿血絲。「作田後，臉全變黑的，像黑鬼一樣，只有眼睛是紅的，所以那時有很多閩南人都叫我們『紅目猴！』，回到家裏常常把自己的小孩子嚇哭了。」他說。關於客語，蔡老伯有自己的想法。在平日，他要求家中的小孩子用客家方言交談，「否則就不給他們飯吃，罵

他們『背祖』。」在語言的流失上，他的確是比田底村上的其他客家人有著更清楚的危機感。但語言的大環境畢竟變了，所以蔡老伯的小孫子的客家話仍舊說不好。

蔡文光的三個兒子娶的都是福佬姑娘。老二、老三到外地工作，志願留在家鄉的大兒子負責種稻，兼種豌豆。蔡文光則養了一頭母猪，豬價好時，一年可以賺個萬把塊。70歲的老妻子幫人種了四畝地的菜園，算是沒有租借關係地幫人看管土地，避免

荒廢。目前住著7口人的大家族是蔡文光最引以爲傲的事，「因爲在田底村，現在每戶大約只剩下兩、三個人而已。」他說。

蔡文光的家是田底最大的那條柏油路旁的一幢長條形水泥磚房，自外分隔成三戶，而裏面相通，其他兩戶則住著蔡文光的孀婆和舅媽，可說是田底內還保持客族人合族而居習性的少數。然而，隨著田底人口的外流，小孫子不願意說客語，蔡文光不免憂悒。看來，田底這個小小的客家聚落的「福佬化」和衰落，已經

無從挽回了……。

平原的召喚

田底佃農的清苦，一半還是由於一位苛刻的大地主——廖裕紛。

日據時代，老地主林月丁將田底、三林和保安林三處共1000多甲的土地賣給廖裕紛。光復以後，國民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廖裕紛私自將14級的土地（最差、最難耕作的田地）變更為5級，再向銀行貸款，再以14級的標準，向客家佃農收購每期稻

作每甲地9200多斤5級田地的收成。葉定泉說：「爲了這件事，我們聯合起來向上面陳情，後來政府頒佈『耕者有其田』才解決了問題。」

現年80歲的葉定泉與阿發一家同爲第二批移入田底的客家佃農。種田之餘，葉定泉幫人兼看風水、相命。職業的關係，平常他也會拿廖裕紛的筆劃批算一下，對我們說：「這個人名字很好，大富大貴的，但是人太壞了。」

民國20年，當時23歲的葉定泉一家原在中壢幫人種田，日子過得還不錯。後來聽親戚描述「一望無際的嘉南平原」，竟舉家搬來田底。「我阿爸說，北部的田雖多，但四分五裂的，又有坡度，不好耕種。中南部比較好，一大片的平原，省時省力，收成又好。」葉老伯回憶說，「可是來到田底之後，才發現我們晚來了一步，好田早就被第一批來的人佔走了。」早到的人，只要願意開墾，就有得賺。後到的人只能撿些人家挑剩的田，收成壞，還要兼作一些小生意才能度日。

當初爲了遷到田底來，葉家將北部的一點田地賣掉。「妳看，現在北部土地那麼貴，如果那時候不賣，現在就不必再種田了。」葉老伯自嘲地說。

而客家人民一再遷徙的歷史，似乎沒給葉老伯帶來些什麼悲傷的感覺。他反而認爲，客家人就是因爲世界上什麼地方都敢去，所以知識比較豐富，走到那裏，學到那裏。一個地方不好就遷走。「不會像在地人不管土地好壞還一直死守著不走。」他說。

年輕時以「能做」聞名的阿婆，成爲早期田底村少數閩南籍的媳婦，當年一人負責6甲田地的耕作，經年操作到老，而今身體因酸痛經常無法站立。

據葉老伯說，當時的田底村常有住家一再遷進遷出，大多以竹子臨時搭建屋子。「因爲如果收成不好，隨時就可走。」64歲的吳松國說。一直到三七五減租之後，田底農民生活才逐漸安定，才不再搬遷。

祖先也是歷經輾轉流徙，先自中壢入勢到田底，再轉往大同、土庫、虎尾，最後才又在田底定居的吳松國，兒女嫁娶的對象都是閩南人。他不認爲母語的流失有什麼值個惋惜，「這是時代的需要」他說。不過，顯然他比較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現在種田人生活並沒有較以前改善多少，扣除成本後所賺的根本不夠養家。年輕人不做，只剩下我們這些老年人在這裏死拖活拖的。以前說是竹屋，現在是水泥房了，遷出去的人却反而有愈來愈多的趨勢。」說完，他走出門用客家話責罵坐在簷下將玩具玩得叮噹響的小孫子，折轉回來，嘆了一口氣說：「現在都市房價那麼貴，我賣掉這裏的兩甲地，還買不到城市裏的一間廁所呢？！」

「我是客家人」

我坐在蔡文光除去桌椅幾乎再也沒有任何擺飾，却整齊潔淨的屋內。時值初冬。那天，據當地人說是難得的暖陽，微微地自窗口透射進來，在壁上映出一格格的光影，屋外東北季風在呼嘯捲湧。

蔡文光國中三年級的么孫女在門口不時羞怯地向內張望。我問她：「說客家話嗎？」她搖搖頭。「爲什麼呢？」我追問著。「說客家話會被同學看不起！」



田底村的客家人，不論老少，對於客家文化存廢與否的認命態度，全出乎我的意料。

時代的變動以及政府致力於單語教育政策的推行，都可說是造成客家文化，或者說現存的台灣各地方言逐漸解體的原因。而「通婚」也應該是整個變數之中最大的因素吧。

以雲林縣崙背鄉 14 個村莊來說，其中港尾、羅厝、崙前、南陽、西榮、東明、鹽園、枋南八村和二崙鄉的田頭、八角亭和番社等村，原是以詔安語為主體的客家村落。當地福佬人稱他們為「滬客仔」（有輕蔑之意），即因通婚造成客家人文化風貌的喪失，其中以客語的消失尤為嚴重，現今閩、客人數幾乎各佔一半，而田底居民因多為 70 年前來自桃竹苗地區以海陸豐、四縣腔客語為主，混處一、二戶詔安客，照理說所受閩化影響應較淺，然而我們所看到的是客家文化特質在這個村莊也已不再存在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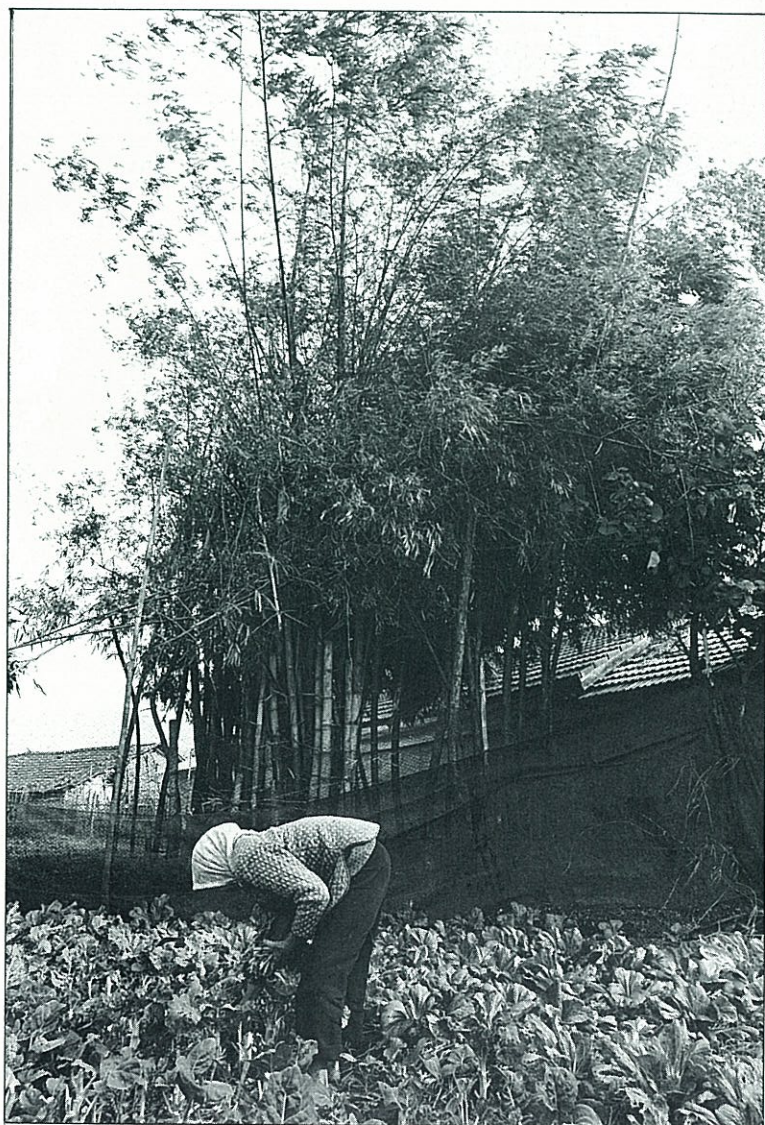
由於詔安語與海陸、四縣腔有所差距，因此對於電視台可能以四縣客語播出客家節目的措施，雲林縣多數客家人多不表贊同，「他們的話我們聽不懂。」講詔安話，是福佬客的崙背國小李維順老師說。

而 68 歲的李老太太則不解的問：「有關南語節目就夠了，為什麼要再多一個客語節目呢？」

「聚落不集中，使得客家文化難以保存。」本身亦為福佬客講詔安話的崙背國小訓導主任廖宣義說。他的祖先來自福建和平鄉，與他來自同地的客家人，以雲林縣一地來說則以二崙、崙背

兩鄉和彰化縣分佈最多，西螺佔一部份，俗稱「七崙客」。因為來得早，受當地「福佬文化」的影響，後代子孫早已不會說客家語了。平常廖主任竟而不知不覺間也常和一些同為福佬客的同事批評「這些客家人……」

「雲林的『滬客仔』因大部份都是從大陸來台後直接到雲林定居的客家人，雜處於閩南人的社會中，不像桃竹苗的客家人比較集中，容易保存客家人的東西。」從小即自稱為『滬客仔』的廖宣義說：「許多客家人也不知道『滬客仔』的真正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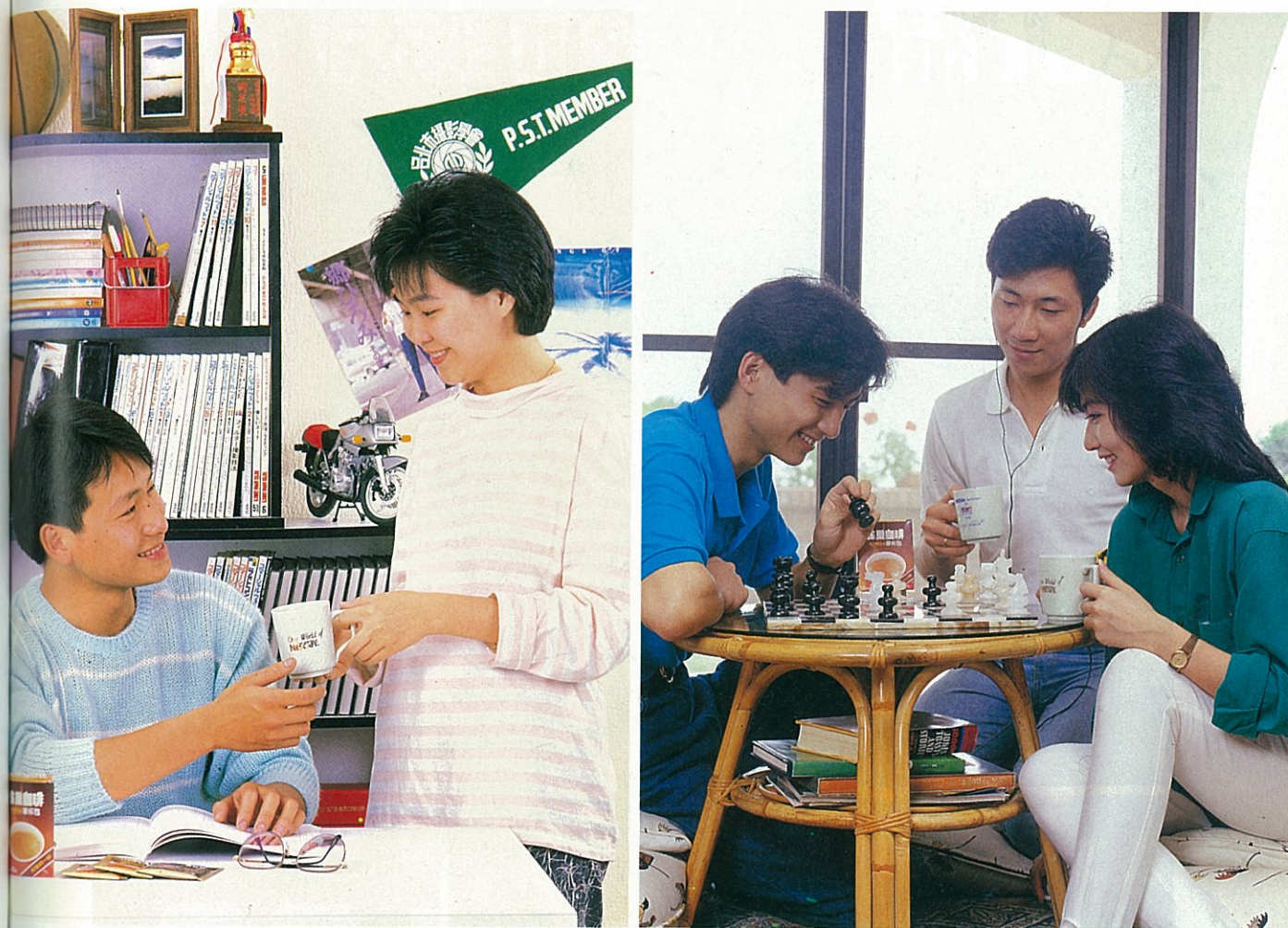
在田底村，即使是屋旁的小空地，也都被用來種菜蔬。

他認為客家文化的頹滅，是時代巨大變動不可避免的結果。在這種「宿命論」下，他近於調侃地說：「下一個就輪到閩南文化在大時代中崩解了。」

但是問他承不承認自己客家人的身分時？他幾乎是不加思索的回答：「我還是會告訴別人我是客家人。」他沈默了一會兒，幽然而命定地說：「但這是沒有意義的……」

完整的一包·時髦的享受！

雀巢咖啡 完全調和咖啡 單杯包



讓相聚的笑聲昂揚！讓年輕的心靈奔放！還有暢銷世界的雀巢咖啡相伴，生活真是無限精彩、充滿情趣！

雀巢完全調和咖啡單杯包，將咖啡、奶精與糖依完美比例調配，獨具完整香醇風味；不論冷飲、熱飲沖泡容易可立即飲用，享受時髦與歡樂，盡在這一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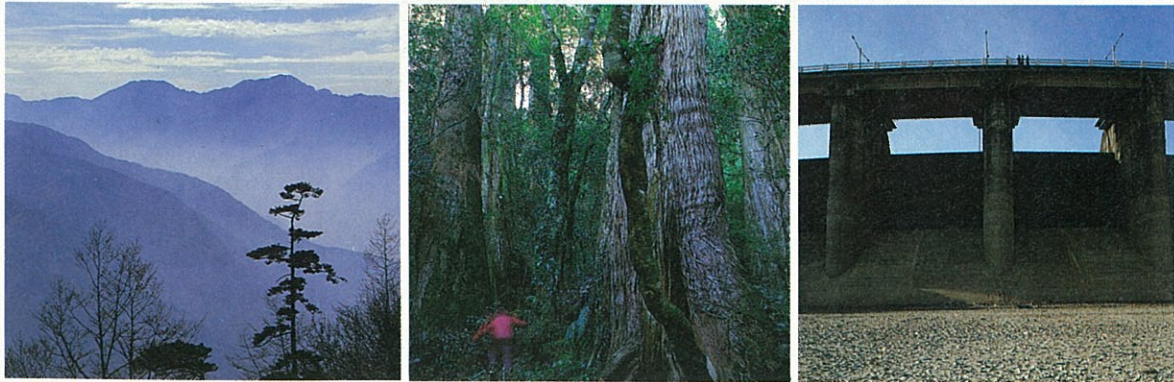
冷飲時，請將雀巢咖啡單杯包倒入任何有蓋容器中，加入冷水及冰塊，蓋緊後搖勻即可。

雀巢咖啡 完全調和咖啡 單杯包



「賴春標森林攝影展」徵求合作展出

台灣， 你的名字叫「森林」



- 展出內容：
- 巨木森林之死
 - 2800公尺以上的台灣山河

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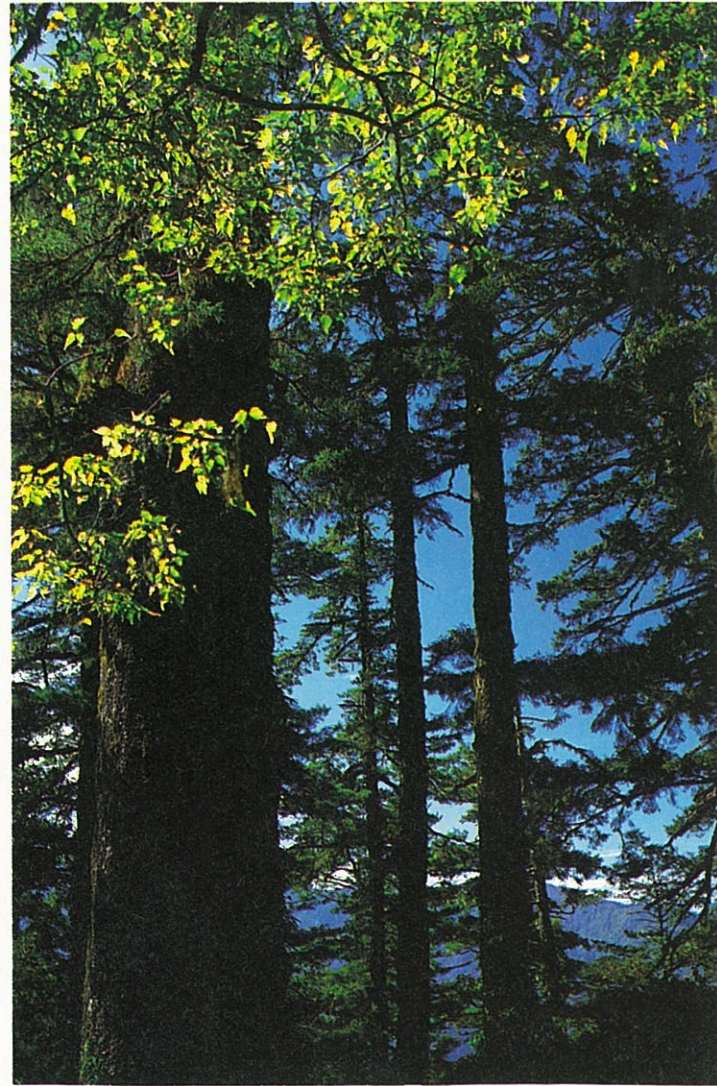
凡學校社團，各種公益團體或廠商均可
安排展出時間、辦法請電洽，
(02) 7091920 人間發行部陳淑芳小姐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3

回饋

台灣美麗的自然森林，千百年所演化聚生，是大地最珍貴的資源。
也是維護生態平衡最重要的角色。
以照顧人類的健康為最終的理念的，
——工研醋邀請您來共同參與。



好醋大家分享

益壽多健康醋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02) 7765711 (7線)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02) 7713492
台中門市：黃和街123巷13號(忠信國小)後☎：(04) 2269159
高雄門市：九如二路418號(後火車站附近)☎：(07) 3219540



關心受虐兒童，您能做些什麼？



- 小強，8歲男孩，住台北東區。他經常被父親吊起來毒打，且經常一吊就是七、八鐘頭。因此他經常逃家，偷偷爬上火車，想回南部找「阿公」。被送回來後，他的繼母將他關在廁所，甚至拿鐵鍊栓住他的脖子，像狗一樣的綁在天井裡……
- 桂花，17歲，布農族少女，因貧困及酗酒的父母完全的疏忽，延誤治療，終於喪命……
- 小明，3歲男童，失足跌落家門前魚池，被發現時，身體已浮出水面，雖被救活，但因腦部長時間缺氧，傷及腦幹與中樞神經，變成植物人……
- 小英，尚未成年，遭生父強暴，案發後其父被判兩年徒刑。出獄後，父親再次強暴她，小英憤而逃家，淪為雛妓，不久被警方臨檢查獲，交「婦職所」養護……

這些孩子因父母或照護人的惡意虐待、嚴重疏忽或性侵害，造成他們終生無可磨滅的創傷；你我也許耳聞甚或目睹過這類事件，然而「這是他家的事，別人也管不著！」的念頭，使我們什麼事也沒做。長久以來，絕大多數的人是以這樣的態度面對「兒童虐待」問題。

今後，您可以有些行動，因為人間雜誌將促成「愛兒基金會」的成立，進一步宣導，禁絕「兒童虐待」，您若關心台灣的兒童虐待問題，您可以：

- 捐贈「愛兒基金會」的活動基金。
- 登記做為「愛兒基金會」義工。
- 參與「愛兒基金會」未來發起的各項義賣籌款活動。
- 做為有關「兒童虐待」資料的提供者。

〈捐贈「愛兒基金會」的款項，可直接劃撥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人間將暫出具收據，等基金會成立後，再出具正式收據〉

關於人間雜誌即將促成的「愛兒基金會」，您有任何疑問，可來電(02)7091920曾先生查詢。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

徹底· 堅強的

鬥爭

——台灣史上客系人民
的抵抗及其特質

台灣割日後近衛師團進兵台灣，
全島客系村庄皆以
堅定、頑強的抵抗，
連客家婦女也手持武器戰死。
台灣農民組合大湖及永如山客系支部，
為打倒日帝，建設台灣工農政府，
做出堅強、徹底的鬥爭。
1950年吹起的總肅清暴風，
遭到以左翼農組為土壤的
客系佃農戰士最強韌的抵抗……

撰文■林汝南

改寫■洪 彤

一、客家婦女抗日游擊隊

台灣割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在辜顯榮的引導下，日軍順利進入台北城。1895年6月，日軍開始南下，却在今日三峽、大溪、中壢、龍潭、大湖、新竹一帶客家移民庄社，遇到了使樺山本部大為震驚的民衆游擊武裝的強悍抵抗。

據日本征台文獻記載，日軍與唐景崧正規清兵相接，武器固然較為精良，但戰志甚低，不堪一擊。但與民衆抗日義勇軍相接，雖其武器粗陋，而抗日意氣昂揚，抗爭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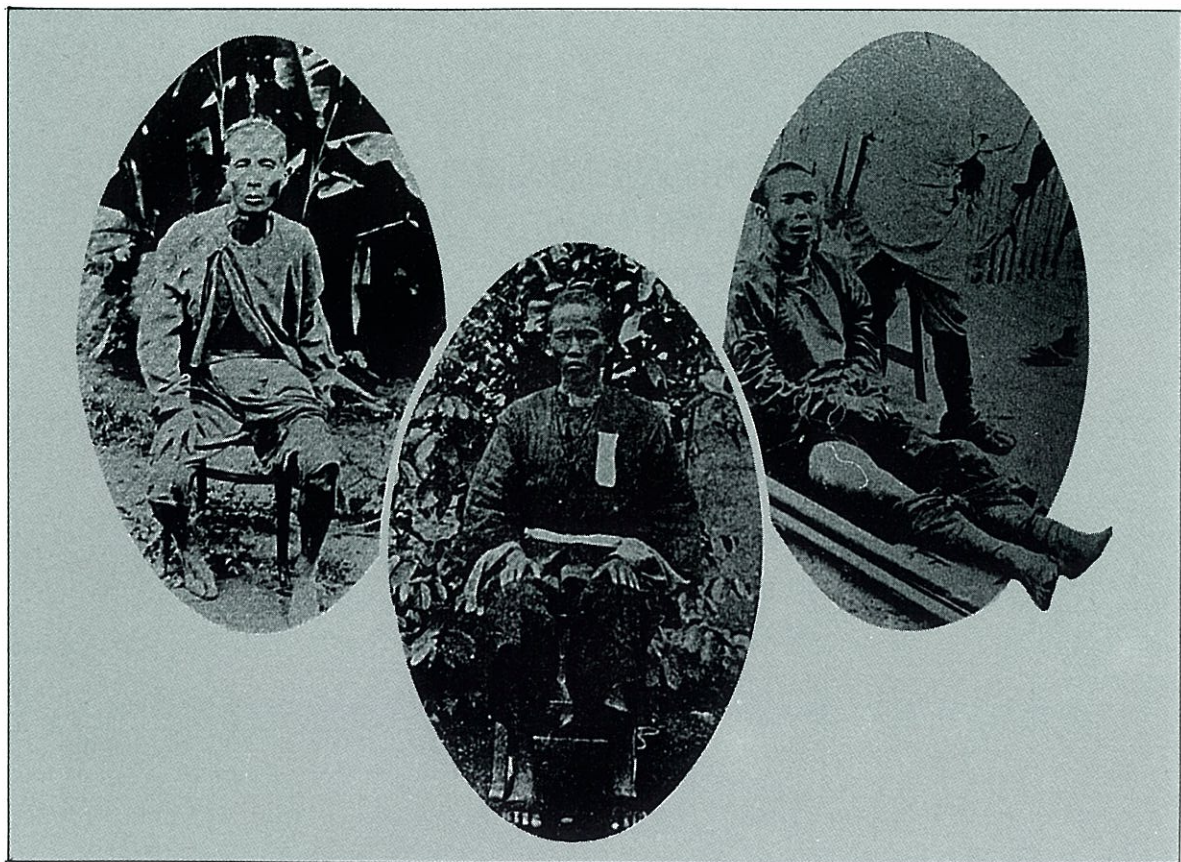
日軍攻大湖，步兵戰一日夜不

能克，後來調用砲兵才拿下大湖。但大湖客家人武裝潛入山區森林，繼續展開執拗的鬥爭。

相對於兵不血刃地攻台北城，日軍攻取新竹城時遭到重大抵抗，而不能不動用工兵與砲始克。但新竹抗日民衆武裝化整為零，反而從城外包圍城內日軍，並消滅了馳往台北報捷的互騎報馬，此時，從台北到新竹沿路，表面上雖經激戰陷日，却已成爲一條漫長的抗日民衆游擊戰線。戰鬥的主力，以客系人爲主要。

三峽（舊名爲「三角湧」）、大溪（舊名爲「大崙崙」）及龍潭（舊名爲「龍潭陂」）一帶的客系抗日義勇軍游擊戰，尤爲壯

日據初期，台胞展開熾烈的武裝抗日運動。南部的林少貓爲客系人仕。圖左爲抗日烈士簡水爲，圖中林少貓，圖右爲黃傳枝。
（取材自日文版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烈。據估計，此一戰線的客系民衆武裝約在3000人左右。龍潭居新竹中壢之間，戰略形勢重要。但這一帶戰場對日本佔領軍的激烈堅定的抵抗，使樺山的攻佔計劃延誤而大受震動。

盤據在三峽、大溪、中壢一帶山地的民衆抗日軍，甚至曾將一個35人組成的日軍運輸部隊團團圍住，集中火力重殲，日軍脫圍時只剩9名，中有5名重傷，未受傷者因避免被俘受辱而悉數自殺。日軍澳底登陸以來，這一役允爲抗日歷史上光輝的一頁。

經此激戰，日軍攻龍潭時，已不敢掉以輕心。在壓制性現代砲火的攻打下，龍潭民衆死百餘人而陷落。日方爲根絕游擊抵抗，下令進行搜屋與毀屋，龍潭客系民衆，受到重大殘害。

另對大崙崙的攻打，戰鬥亦十分激烈。日本以密集砲擊進攻，但當地客系人民奮勇抵抗，不稍後退。據日本史料記載，客家婦女也加入戰鬥。日軍在抗日軍屍體中找到手執粗陋武器的義勇軍而大爲震驚。

大崙崙、新竹一帶抗日軍領袖江國輝、姜紹祖皆爲客系人。日本文獻記載，江「不屈於拷問，泰然就刑」。

但由於北部客系民衆抗日激烈，引起日本的憤怒。七月開始的全面掃蕩中，日軍大開屠戒，肆意燒殺，狀至慘烈。苗栗的抵抗意欲也十分高漲。苗栗客系人民在尖筆山建築許多碉堡，集結義勇約1000名左右。但在日本現代化武器、砲火下，注定了潰敗的命運。值得特筆者，苗栗抗日戰場，和中壢、龍潭、大溪、新竹一帶客系人民居域的戰場一樣，日軍佔領文獻上記載，有許多婦女武裝參加戰鬥，戰死在抗

日戰場上！

二、客系抗日武裝譜

1895年中奮勇抵抗來侵日軍的客係一般民衆，當然全是沒有姓名可考的無名英雄，但是有幾個民衆抗日武裝的領袖和他們的事蹟，却一直傳誦鄉野民衆的歷史中：

●胡嘉獻

胡嘉獻，梅縣系客家人。試科不第，以軍功得小武官。唐景崧民主國戰敗後，結合黃盛娘義軍繼續抵抗犯取中壢一帶現代化砲兵、步兵、工兵，竟爲日軍所不能勝，死日軍甚衆。日軍加重大力打敗胡、黃聯軍，特立碑紀念戰死的日本兵於當時的「草桶坡」。草桶坡經日人改爲「平鎮」，有平定鎮壓抗日蜂起之意。

●姜紹祖

姜紹祖，廣東陸豐系客家人。父祖在今芎林、北埔拓墾致富。「民主國」崩潰後，姜特地到埔里組義軍抵抗向新竹方向進擊的日本軍隊，曾重創日本騎兵隊。1895年10月，姜紹祖義軍攻新竹城內日軍失利，退據民宅堅守，終於彈藥無援被俘，因部下挺身訛稱其爲姜紹祖而得逃脫，後亦自殺死命。

●吳湯興

吳湯興是廣東縣焦嶺系客家人，先人在苗栗、銅鑼灣種地、做生意。少時到台北考得生員。台灣割日，吳湯興糾集鄉壯丁成立「新苗軍」，駐守大湖口，力禦日本坂井部隊的砲火，牆破而退。

6月，日軍攻取新竹城後，吳湯興爲其他抗日遊擊武裝退出城外遊擊。7月，吳湯興與姜紹祖、徐驥、楊載雲所部客系遊擊

軍合攻日本軍隊所據之新竹城無功，遂在強大之南下日本兵力進逼下退至彰化。在八掛山上一役戰死，其婦亦絕食死節。

●徐驥

徐驥是廣東嘉應州系統的客家人，先祖渡台時在頭份一帶種地。台灣割日，40歲的徐驥號召鄉子弟與吳湯興共組遊擊抗日武力。自1895年6月兵起頭份，奮力抵抗向大蒲林推進的日軍，在南下日軍節節進逼下，徐驥無役不與，領導雲林、嘉義沿路客系抗日民衆奮勇抗戰，終在曾文溪岸被砲擊陣亡，死時猶以「丈夫爲國死，可以無憾」爲言。

1895年10月11日，近組第二師團自枋寮上陸，東港士紳守軍潰敗。素有軍事防禦歷史經驗的客系農業宗族公社六堆早已組織了民衆武裝，力戰來犯日軍，並在茄苳腳，頭溝水展開猛烈的戰鬥，老弱婦孺都參加了抵抗異族的戰鬥，使日軍付出巨大代價。

●胡阿錦

1895年台北不血刃而淪日。但是抗日武裝奪回台北的游擊戰却因台北陷日而展開，一波未平、另波又起。

1896年，平鎮客系義軍領袖胡阿錦率眾攻台北城，並以「總統台北、新竹、苗栗起義各軍」名義佈告天下，以抗日保民，不犯百姓及外國僑民而受到注目。1897年，胡阿錦糾合詹振、陳秋菊率抗日民衆攻援台北。

●柯鐵

今大坪頂（舊稱「鐵國山」）客家年輕造紙工人柯鐵據地經營抗日基地。槍械「購之清國」，「日軍與戰不能勝……戰亦不敢

近山」，聲名大噪，遠近響應。

●林少貓

林少貓是世居阿猴街（今屏東）客家人。1898年，林少貓聯合南部客系抗日武裝，如今日萬巒一帶的林天福、今屏東內埔的林德慶及林朝宗，率客系義軍攻打今日屏東、潮州一帶之日方佔領軍。

1898年，林少貓潛返廈門增補武力，糾結鳳山、甲萬巒一帶客系民衆奮勇抗日，成爲日本取得台灣後，台灣最大、最強的武裝抵抗隊伍之一。1899年，日方以優裕條件佯爲招降，却暗中施行突擊，林少貓與部衆全數戰死，林少貓家屬被日方施行報復性屠殺，男女老幼共約兩百人，狀至悲慘。

●蘇清琳

日本殲滅林少貓的抵抗後，武裝抗日蜂起一時稍戢。此時大陸上反清·革命·復興運動日益開展。1907年11月，北埔一帶的客家人在蘇清琳領導下，攻佔北埔支廳，殺日人支廳長、各官署長官、警察及日本人共數十名。總督府立即派遣警察隊大肆鎮壓，蘇清琳戰死，百餘部衆被捕，其中判處死刑者9名。

●羅福星

1911年，大陸上的辛亥革命刺激了台灣，發展出新的抗日運動。羅福星事件（一稱「苗栗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羅福星原籍廣東梅縣。台灣割日後，羅福星祖父一度自台渡海回廣東。1903年，羅福星偕祖父再來台灣進苗栗公學校，旋又返大陸。

在同鄉丘逢甲的介紹下，入盟孫中山的「同盟會」，於1912年與12位同志潛回台灣，密謀舉事抗日。因事跡不密，被捕殉

難。

羅福星事件在其現代抗日民族主義的思想、以及將台灣的抗日民族鬥爭與中國大陸國民革命互相聯結的各層次上，有重要的意義。

三、客系「農民組合」的鬥爭

台灣民衆武裝抗日時代結束後，進入了以現代文化、思想和社會運動抗日的時代。在台灣農村中廣泛分配在「佃丁、傭工」階級的客家系貧困農民在台灣人民階級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中重要環節的「農民組合」中，留下了令人驚歎的、英雄的事蹟。

●農組大湖支部

1927年12月4日，「台灣農民組合」宣告成立，提出「工農聯盟」的戰鬥綱領。

農民組合（以下簡稱「農組」）著名幹部簡吉和趙港到新竹大湖，領導農民反對日本政府不當放領官地給附日地主的鬥爭，同時展開農組大湖支部的工作，迅速地發展了組織。

兩年後的二月十二日，懷於全島農民反帝、反會社、反地主的農組的快速發展，日方施行了對農組的全面檢舉、鎮壓和逮捕行動，史稱「2·12」事件。

被破壞的大湖支部在11月重建，更換原來的領導李木芳（按：爲著名作家李喬令尊）爲年輕的農民階級戰士劉雙鼎（李喬小說「荒村」中，劉明鼎的影子），展開潑辣的運動。

●常委劉雙鼎

1930年，農組北部各支部聯合會在今日的蘆洲秘密舉行。參加了聯合會的劉雙鼎，進一步促

成大湖支部接受文協左翼郭常（小說「荒村」中的郭秋陽）的指導，並且展開各種組訓和農村鬥爭。使大湖支部在貧窮的山村中成爲佃農抗爭活動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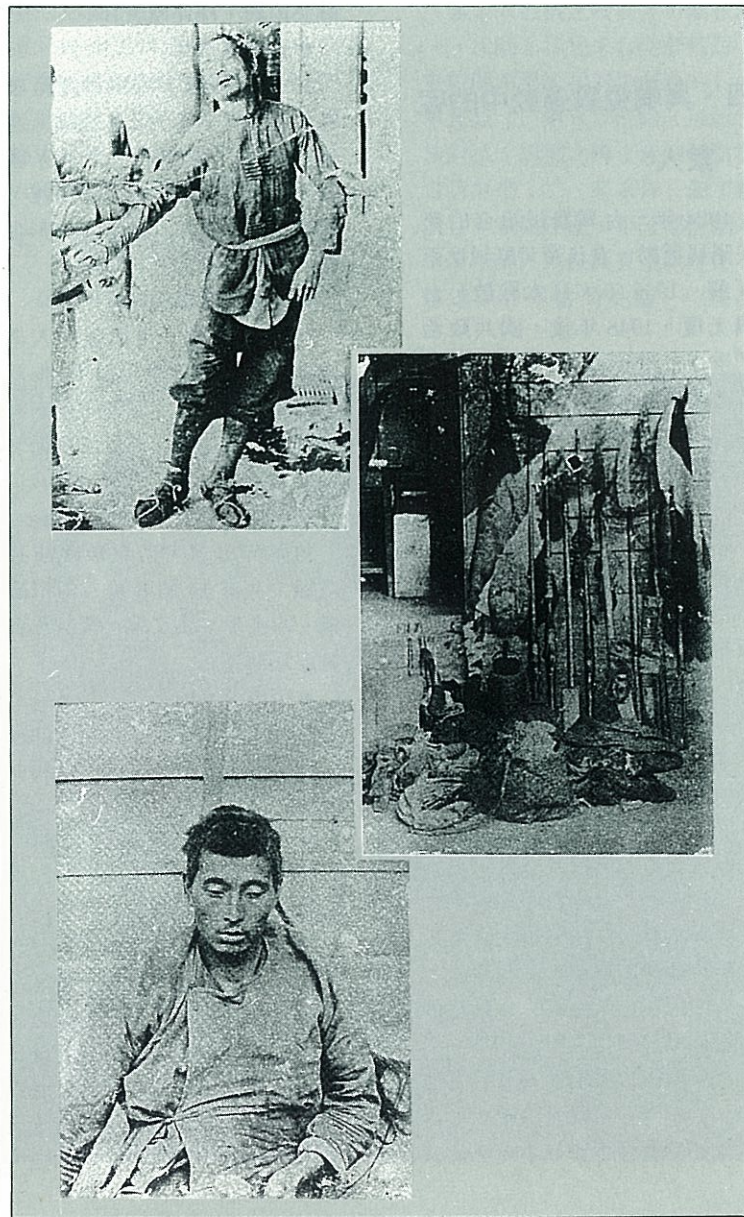
同年八月，農組進一步宣告爲台灣工人階級堅定的同盟軍。1931年，爲了躲過日本特警的

偵察，劉雙鼎在農組的協助下，到竹南三灣庄永和山避風聲，同時籌組永和山支部。

●民族解放的綱領

「2·12」大檢舉後重建的農民組合，在反帝抗日的農民階級運動上日益地下化和激進化，而與當時台灣地下抗日民族解放勢

武裝抗日階段，東勢角支廳爆發台民襲擊事件。被處極刑的義士上圖爲賴來，圖中爲押捕台民的凶器，下圖蜂起領袖詹墩。



力的「台共」產生日形密切的關係。

1931年5月，台共通過一項提綱，指出日帝對中國滿蒙的侵略，打開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國家間國際戰爭的序幕。台灣的民族解放，將以日本參與其中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爲重要契機。爲了打倒日帝，在台灣建立工農人民的政權，日共號召台灣工農階級做好武裝革命的準備。

基本上支持台共提綱的農組，在郭常和劉雙鼎領導下，在1931年正式成立了竹南永和山農組支部。

●準備武裝抗日鬥爭

1931年九月，「9·18」事變勃發。農組認爲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的發展，勢必促成台灣人民的反日帝民族解放鬥爭之勝利。農組永和山支部受命爲中日戰爭深化時刻準備好武裝抗日的條件。

1932年二月，日本當局大學檢肅和逮捕台共份子，台共勢力頓挫。但殘餘農組人員，仍秘密中積極準備抗日武裝蜂起所必要的組織、調查與研究的工作。

●獄死

日本特務對農組的鎮壓，與日本侵華戰爭的發展而相應加強。三月，郭常被捕。但劉雙鼎仍繼續活動。永和山的農組旋即爲日警破獲，組織瓦解，同志大量被捕。九月，劉雙鼎在一個農民家中被捕。

劉雙鼎落網後，日本特務在新竹州各客家庄展開全面、徹底的搜查與逮捕。永和山一案，計有92人被檢舉，其中71人遭正式起訴。1933年，被告增至百餘人。

1933年8月，文協左翼戰士客家人郭常獄死；次年五月，農

組農村工作委員客系人邱天送也死在獄中。十月，大湖和永和山客系佃農階級的政治家劉雙鼎死獄中。先此，永和山預謀武裝抗日案審判，二人刑死，餘34個客系農民判2年至8年有期徒刑。

農組客系農民組織大湖支部和永和山支部的鬥爭，至此終於落幕。

（參考「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四、異端獵殺運動中的客家人

1934年，台灣農民組合的農民階級運動，在日帝苛酷鎮壓下瓦解。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1948年後，國共政治鬥爭在台灣漫延，中共系組織在廣泛的桃竹苗貧困農村中漫延。離開農組大湖支部與永和山支部光榮的歷史不過十數年，中共關係地下組織迅速在新竹、中壢、龍潭、三灣、蘆竹一帶客系農村發展。

1949年，國民黨頒布「懲治叛亂條例」及其他反共肅共條例，並宣布全島軍事戒嚴。五月一日，以全島戶口總調查之名發動第一波搜查、逮捕與拷問行動。九月，省保安司令部成立。1950年六月，韓戰勃發，美第七艦隊封禁台灣海峽，台灣在金山和約系統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反共軍事聯防條約綱領中成為美國封鎖亞洲大陸軍事基地國家之一。中國在台灣海峽的分裂遂而固定化與長期化。

1950年到1955年的肅清運動中，截至目前有限資料顯示，客系人士的案件大約如下：

●「光明日報」案

1949年8月，基隆中學校長，美濃客系人鍾浩東（作家鍾理和之兄）案發，涉案者為大陸來台廣東省客家人與台灣六堆客家人。判決後被刑殺之台灣客籍人士計為鍾浩東、邱連球及鍾國輝。

●台鐵案

1950年，國民黨聲稱在台灣鐵路局全省客系工人中破獲中共關係組織，株連極廣。

●鄭香庭事件

1951年五月，竹東水泥廠破獲由鄭香庭領導的工人組織，逮捕了13人。經判決，新竹系客家人鄭香庭、羅文通、彭明雄、鄭書文、彭紹昌、陳浪英、彭金鑾和楊熾森等八名被刑殺。

●「治案維持會案」

1951年二月，苗栗客系人李建章等15個客家人，因涉及「治案維持會」（案情不詳）與詹英俊判處死刑，其餘皆判處有期徒刑。

●徐金生案

1952年6月，苗栗破獲涉其組織，共有14個客家人青年被捕。徐金生、張文采、黃財旺被判處死刑。

●苗栗油廠案

1952年10月，20名苗栗油廠工人涉案。被判死刑及有期徒刑人數不詳。

●周耀旋案

1953年元月，桃園客家人周耀旋、宋增勳因涉共被捕處決。

事實上，由於當事人家屬懷於恐懼，不敢張揚；桃竹一帶客系地區，尚有許多涉及真或虛假、冤錯的涉共案件，受到死刑及長期監禁的判決。1950年全面肅清展開之後，大量的客系政治活動份子逃亡於枕頭山、永和山、

山水村、角板山、三灣鄉等地。著名的客系人階級鬥士江添進、黃鴻開輾轉逃亡於上述山區，一面抵抗圍捕的特警，一面重建因蔡孝乾投降而導成潰滅的組織，直至援絕被捕就死。當然，台中、屏東一帶客家人涉共案件，以及閩客混合的涉共案件，更不在少數。桃竹苗一帶客系人士之所以大量被捕，是因為客系農民鄉族之情較強，常常因提供逃亡中的活動份子一餐一宿而受株連。據非正式估計，1950年代初期台灣赤色政治犯中，至少有1/3是台灣客籍人士。以當時被捕人士總計6000人來算，客系人可佔2000名左右。

五、客系叛亂事件之特色

從日本割台登陸以來，台灣客

家人的政治的／階級的反抗運動，有這些特點：

●武裝抗日的徹底性

日本近衛師團取台北城後向南台灣挺進過程中，在今三峽、大溪、中壢、龍潭一帶，遭遇客系台灣人十分激烈的抵抗。以落後的武器，奮然抵擋日軍現代化砲兵和工兵，使日軍阻滯不能前。客系抗日義民軍中，多有婦女上陣戰死，尤為特色。

客系人抵抗之壯烈，可能在一、比閩系移民來台時間較短，有較閩系移民相對地強熾的「中原意識」，對日本侵略，可能種族對抗（議夷之辨）意識強而抗日意氣高；二、客系皆「佃丁傭工」，家徒四壁，不若部份閩系地主士紳，為保護其土地產業，迅速與日本當局妥協。一般而

日據晚期的台胞工、農階級蜂起抗日，客家農民在農民組合大湖支部前留影。





言，據日本征台文獻所載，客庄幾無一不抗日，而閩庄則有土紳相迎著，且「大漢奸」級人物，率多閩系，蓋以其多為地主土紳階級，容易為私利而納入日本殖民地「共犯構造」（戴國輝語）。

●農組抵抗的進步性

客系台灣人之階級編成偏於當時社會最低層之佃農及長工階級，因此日據時代台共左翼農民運動，在客系村社中迅速廣泛地展開。客系農村的長期貧困、客系中富農及地主階級在數量上和規模上相對地小，使階級解放運動較諸中富農及地主階級較為厚實之閩系農村尤易發展。左翼農組大湖支部及永和山支部之展開，或為此特殊社會構造所促成。

●農組根基與 50 年代初的叛亂

1934 年農組最後潰滅。但其未死之根幹，則在 40 年代末台

灣客系農村台共，中共組織之復活起著重大作用。50 年肅清，樸直堅定的農民階級解放份子逃亡轉戰的枕頭山、永如山、龍潭等地，凡與農組末期大湖支部及永和山支部相重疊，故其抗爭之激進與徹底堅定，實有當年農組抗日民族解放及階級解放鬥爭之歷史經驗上的密切聯繫性，絕非偶然。

●顯明的階級性格

縱觀台灣史上客系人民的蜂起，其階級性至為明顯。客系農民蜂起，鮮有鄉紳士大夫地主階級的領導（唐景崧、羅福星除外）而皆為貧困農民的蜂起，因此其決心、意氣、勇氣、堅定性、徹底性及進步性較閩南系部份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之抵抗運動為高。譏嘲客系台灣人「保守、膽怯、馴迎權力」，揆諸史實，誠為歪曲無稽之談，不足為訓。

台灣客系政治力在朝、野兩黨的夾殺下，意圖尋回主體性，從而在反對運動中標舉以工、農運動為核心的鮮烈旗幟。（顏新珠攝）

范天寒

在日帝時期「農組」的餘燼上，
50 年代初，
新竹龍潭一帶的貧窮農民，
吹旺了簇簇殷紅的火舌。
當肅清的寒冬襲來，
「走路人」張興，
貧民范天寒和他的兄弟們，
寫下了這一首悲愴的戰歌……

的兄弟們

撰文■鍾喬

乍聽山水村這個地方，它似只應出現在劇本或文學作品中一個虛構的地名。1950年代初葉，這個座落於台灣北部貧困的客家山村，却在國民黨展開全面的異端撲殺行動中，捲進了冷戰年代酷烈的肅殺風雲裡……

入冬以來，森寒的風雨凍刺肌骨。離開街景淒清的小鎮，一路往北郊山野蜿蜒前行，約莫一至二公里的行程，地勢開始高聳起來……。崁頂上，除了蒼翠連綿的茶園之外，便是白花花的芒草，滿山翻飛。遠遠地似乎還隱約可以聽到縱貫線火車隆隆呼嘯而去的車聲。幾戶農家，彼此間隔好一段距離，覆掩在綠翠的竹籬裡。清乾隆年代，從原鄉渡海來此的窮苦客家移民，竟為這片荒瘠丘陵地帶的拓墾地，取了一個像是題名在潑墨畫軸上的地名——山水村。

窮山惡水

山水村，果真是有山有水的，卻遠遠不是文人想像中古意清遠的清山秀水。在日帝時代，這裡的客家農民，在從清代大陸移植過來的土地關係中，日出而耕，日落而息，耕的全都是向地主租佃得來的田。只是，清代的封建地主大都是居住在城裡的閩南人「不在地主」。到了日據中期，已漸有從勤勞佃農轉化而來的客家中小地主了。

在這個山坳裡，秋冬之際，北風一路從海邊奔竄上來，使莊稼常常飽受風霜之害。春夏期間，也因山坡地的土質特別瘠弱，常常發生「種一甲稻死一分穀」的現象。因此，在那貧苦艱難的歲月，這裡的客家佃丁父老，流傳著一句戲語，說是「生活好比原鄉市集上待賣的牛牯，早知道，

就不要受客頭（移民嚮導）的騙，過海渡洋到這窮山惡水來！」

據村上的長老說，光復初期，在這裡佃耕的第四代客家移民，一期稻作約莫只可以收個3000斤穀子。然而在地主手上的租地契約，卻分明寫著每期交穀量為3500斤！因此經常便有佃農耕了二、三年田，還倒欠地主一、兩百斤穀的荒謬而悲辛的事情。但是，日子儘管苦不堪言，鄉下的那塊耕地，卻再怎麼說也得勒緊褲帶耕下去，戰戰兢兢就怕地主「起耕」（停止租佃關係）。通常，佃戶在地主逼繳租穀時，總得吞忍著滿腹淚水，到遠房親戚家借穀或賒錢來代墊，暫時拖過欠繳的危機。除此之外，每逢過年過節，殺宰肥雞親自送到地主的大宅以為賄贈，也是不可或缺的重大「禮數」。為的是深怕地主隨時起耕，完全失去生活的依據。

1949年，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邁開了土地改革的第一步。然而這項頒令，要等一段時期以後，才遲遲地傳達到荒山僻野的山水村來。窮苦的客家佃戶一陣欣喜，「卻因為大字不識半個，只聽說是有這麼一回事，到底實情如何？實施細節又是怎麼落實？整個村子裡，幾乎無人知曉。」今年70歲的徐樹老先生說。這時許多向來貪婪欺善的地主興起了投機的念頭。有些狡詐的地主，乾脆私下招來佃戶，半吹哄半脅迫地指著一紙契約書說：各位聽到「三七五減租」的事，其實只在城裡實施，山區還得等一段時間。為了讓大家來日適應未來的變化，何妨私下先訂一紙「內約」，言明每期租穀折半計算。說來大家都是一房遠

親，凡事都好商量。「但這樣示好的話，聽在佃戶耳裡，但覺刺耳，却也半信半疑。」徐老伯說。

1949年五月，鎮壓「二二八」事變的驚惶尚未平息，政府開始了以肅清「匪諜」為藉口的異端獵殺運動。五月一日，國民黨特務，以全省戶口總清查之名，在全島展開瘋狂的逮捕與拷問。五月二十日，發佈全島戒嚴。九月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宣布成立。從一九五〇年初到七月，國民黨宣布破獲若干「中共在台地下組織」和「匪諜」案件。五月，「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頭頭祭孝乾被捕，公開宣布投降。恐怖的肅清風潮吹遍台灣的每一個角落，無數的人被捕、拷問和監禁、刑殺。一些被情治單位列名緝捕的真實與虛構的黨人、知識份子、學生、社會活動份子聞風逃亡。

這一批批從黑名單上遁走的流亡黨徒，有很多是當時的鄉公所職員、教員、學生和農民。他們在荒鄉僻野流離逃避緝捕隊的眼目，從一個荒村躲過另一個荒村，通常是隱姓埋名。為了報答貧苦佃戶的收留一餐一宿之恩，他們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為不識字的佃農寫狀子，為佃農控告那些違背「三七五」減租政策，而私下與佃農另訂「內約」的地主。

高大、黝黑的陌生漢子。

就在這一年深秋，滿山遍野翻飛著白綿綿的芒草。秋收剛剛過後不久。「山水村裡出現了一位臉容黝黑、身材高壯的陌生漢子。」瞎掉了右眼，年已七五的彭樹泉說，「他自稱苗栗的客家人。和村裡頭的父老們談起話

來，總是那麼溫文有禮，對農家的耕務也頗為熟悉。」這漢子很快就和村人熟絡起來，談起自己的來歷時，他卻又不忘適時地斂收起芒銳的眼神，直說：「我叫張興，就簡單稱我『老張』好了。今年30才出頭，讀過一些書……。」彭老伯記得，當他說「老張」這兩個字時，操的是標準的北京語口音，聽在一輩子就只懂得用客家話交談的村民耳裡，印象格外深刻。「起初，村子裡的居民，對於這麼一位外鄉來的客家鄉親，多少有些懷疑和排擠。」徐樹老伯說，「這自然和間接聽過城裡來的鄉親轉述有關『二二八』的事情有關。」雖然二·二八的動亂畢竟是遙遠的城鎮裡發生的事件，極少直接和村子裡有什麼牽扯，但是，諸如「某某城裡親房的子弟，早上出門以後就再也沒回來過」這一類的耳語，在偏遠的山水村裡，也

在鄉親的竊竊私語中流傳，再經相互走告，不出幾天，全村子都知道了。

後來，這張興住進村裡一個范姓佃農人家。雖然他還是像往常一樣行踪隱忽——農忙的時節，偶而會看到他身手矯健地在田裡幫忙農事，割了幾天稻，旋又不聲不響地「消失」了。但是，自從他在村子裡出入，他為范家四兄弟和其他的文盲佃戶寫狀子，告發蔡姓地主不遵行「三七五減租」的事，卻很快就在鄉親鄰里間哄傳開來。「從此，老張就成為村子裡的包青天一般樣。」徐老伯說。夜裡，張興經常出現在姜家或李家的夥房祠堂裡，燭光曳曳，他那高拔的背影，被圍在眾家佃戶中，專心翻書寫狀子的樣子，姜家一位六十過半的老太太還記得真切。

一村子窮苦的佃家，逐漸和張興結成親人似的關係。那范家當

從50年代肅殺中刑餘回來的范家，時隔30餘後，至今仍維繫佃耕時代素樸、堅毅、峻忍的佃農性格，在山水村渡過耕作生活。（賴桑攝）



時已六十好幾的文盲老母親心裡盤算，這離鄉背井的「走路人」（意逃亡之人），就算是官差要捉的人，也是一村窮苦人家的親人。「窮人可以沒米沒糧，就是不能沒了良心」，范老太太對她的么兒范天寒說，「老張他會是什麼警察要找的壞人嗎？不。警察如果來找他，我們窮人也得講恩講義，不能在人家遭困難的時候，丟下人家不管。這件事，阿母要做主！」

有那麼一年左右的時間罷，張興就在范家比較固定地待了下來。很多時候，范家幾個媳婦兒，看見范家的長子范耕，夜裡不早早上床，還和老張在廳堂裡低聲交談。隔天，媳婦們就會在「灶脚」外的柴房裡，就心地談著昨夜眼見的事。「夜都深了，他們還在談。聽店仔的親戚說，這種『走路人』，一旦抓到城裡去，沒幾天就通知家屬去領屍體。」二房媳婦菜妹說，「再這樣下去，哪一天我們出事了，看怎麼辦？阿母也不知道怎麼想的呢……」

媳婦的話和日日加緊的風聲，使范老太太做了一個決定。她想起了後山上那個小籠洞來……

據老村長徐炳興說，日據時代末期，日本軍部爲了供應戰場上足夠的兵秣，發佈全面徵收稻穀的命令。佃戶家的穀子，一到秋收，在高額地租下，幾乎全送進地主的大穀倉裡。而剩下來的一部份，如今又得分出部份交到日本軍部去。「莊稼人使力氣，不能日日月月吃稀飯拌地瓜，偶而也得填口乾飯吃。」徐炳興說。而范家便在後山上挖了一個大約兩米見方的籠洞，用來偷偷地屯積些米糧，維持生計。

范家老么范天寒回憶道：「那

個後山上的小籠洞，從此成爲張興哥走避聞人耳目的藏身之處。我的母親，每日三餐不忘，拖著她七十歲老邁、滯重的步子，親自把飯菜送到後山上去。」

秉燭夜讀些什麼？

1950年。韓戰爆發。中共軍隊搶渡鴨綠江，美、蘇間的冷戰對峙達到了高峯。美軍第七艦隊全面封鎖了台灣海峽。台灣在風雲日緊的國際局勢中，迅即被編入以美國爲核心的反共陣營，成爲東南亞地區全球反共堡壘中的一個重要基地。從1950年到1953年的獵捕「匪諜」的行動一波又一波橫掃台灣，竟連這偏荒孤寂的山村，也開始風聞附近這客系村庄的逮捕事件。然而，在表面上，山水村依舊平靜無波。只有細心的人會覺得偶而出現的「走路人」在增加，「有時候，你會看到十幾個陌生的客家後生打村子裡過。」老人姜金城說，「土地改革算也成功了。有些農民知道韓戰後，形勢變了，敢留走路人吃飯過夜的人逐漸少了。」張興耐心地窩在後山上，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

到范老太太家避風聲的張興的外鄉客家朋友中，有那麼一位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外表看起來，一付斯文的模樣。鷹鉤鼻上架著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范天寒回憶說：「他講話，很熱情，講的全是理論。」張興他們叫他「理論家」。「他姓林，張興一夥人叫他『林理論』，有笑他的意思，却無歹意。」范天寒說。

比起「理論家」，那個人稱萬師傅的中年人就顯得沈默多了。他總是一副肅穆的模樣，端坐在廳堂靠神案的那張破籐椅上，靜

靜地聽人說話。說起這位萬師傅，「他原本在楊梅鎮上開一家雜貨舖子，練得身手矯健的拳腳功夫。」范天寒說。好些年前，就識得范家兄弟，常常在范家農閑之餘，大老遠從鎮上攀越山路到范家去。「夥房前那片曬穀的空地，通常就成爲他教授范家兄弟以及鄰近姜家老少拳腳功夫的地方。」少時和張興學過幾個把式的姜紹宗說。後來，因爲他



通往山洞的路。

逃難到山水村的老張，有那麼漫長的一兩年期間，夜裡便嚙睡在這范家後山的籠洞裡。時隔30多年後的今天，幽暗的山洞猶覆掩在危崖上的雜草間。（賴桑攝）



舉發地方選舉舞弊，萬師傅被當選的鄉長倒咬一口，搬出他日據時代參加過「農民組合」的往事，一下子被戴上一頂血淋淋的紅帽子，只好搶先逃亡，成為另一個「走路人」。萬師傅投靠到范老太太家來之後，常常利用星月皎潔的夜裡，一個人摸著芒草橫生的山徑，「上後山去和張興在那窟矮矮窄窄的籠洞裡過夜。」姜紹宗說。

老張、萬師傅和「理論家」，還有范家的老大范耕，於是成為這夥到山水村逃亡的人當中，經常相聚的朋友。「誠實地說，那范家老太和范家三兄弟，壓根兒就不知道他們這些走路人為什麼常常切切談論」姜紹宗說，「大概離不開該怎麼幫附近佃家寫狀子的事罷！」通常，日頭一落，范家上下就各自關起廂門歇睡去了。「爲了那幾甲養不活一家老小的水田，每天在田裏忙得精疲力盡，我就聽范老太說范家的人沒有興緻去聽他們說話。」姜紹宗說，「就算偶爾坐下來聽，日語、漢文都不識半個，也實在搞不懂，他們說的是些什麼。這是范老太有一回笑著同我們講過的。」

出事了

1951年7月間，一個露水深重的清晨，天才濛濛亮，范家兄弟剛起床到灶下抓盆水洗臉，準備吃完早飯就下田去。「門檻都還不曾踏出一步，從土牆的竹窗上，便一眼瞄到水田裏竟站滿了荷槍的軍憲。再仔細一看，少說也有那麼百來個槍兵，將我們范家夥房四週團團圍住。」范天寒回憶著說。巧的是前個晚上，張興和萬師傅在范家柴房裏談論晚了，一時大意，沒回後山上的籠

洞去。「更巧的是那聰明熱情的『理論家』，幾天前就推說到別個村裏辦些私事，就一直沒見踪影。」姜紹宗說。

張興、萬師傅還有范家四兄弟的親族共有七人，當下就被槍兵銬手鏈腳，一路送到中壢警察局。幾經偵訊、刑求，再輾轉押上台北。被帶走的范家親族包括：四兄弟中的老大范耕、老三范耘、老么范天寒以及老大的次子范蒼天、么兒范滄海，另有兩個近親姪輩范理義與范耀東，共計七人。

恐怖的氣氛即時像烏雲般籠罩了山水村的天空。范家一族七個男人被槍兵帶走之後，留下荒蕪的田畝，還有竟日以淚洗面的范老太和她的兒媳婦們。男人們渺無音訊，范耕的媳婦春妹偶而會攀越山路到鎮上去打聽一點消息。鎮上的遠房親戚，遠遠聽說是山水村來的，立即深鎖大門佯裝外出，如避疫病。「在路上遇見前些日子還往來熟絡的鄉親，都裝出一副過路不識的陌生人的模樣。」范天寒說。范家媳婦就在恐怖、憂傷中沈默地恢復田中作息，心境却彷彿一座廢敗的夥房，長著絕望的雜草。

就在7月間的圍捕事件發生過後的3個多月。10月間，軍警再度撲進山水村，在隔山的幾個農家裏抓走了數名佃農。其中包括曾經招待過張興吃過幾頓飯，也曾跟隨萬師傅學過拳腳的姜家叔姪共計4人。姜家是在地的茶農，有兩間規模還不算太小的舊式焙茶作坊。

人說「受苦的人沒有名字」，對於被槍兵帶走的范家和姜姓叔姪而言，最是真切。在這十來個受難的佃農中，除了范家老大范耕，還略知曉張興和萬師傅「出

走」的原因，也稍知他們躲藏在范家時的部份言行，「其他的人全與張興的思想和行動毫不相干。但在那個年代，稍有瓜葛，都拖成一堆冤死的人，也不知多少！」姜紹宗闔然地說。

人被送到台北的保安局，偵訊和拷問，彷彿漫無時日地連番展開。張興知事態嚴重，一有機會便暗地裏轉告范家叔姪：「等那一天對質時，滿口血牙被打落了，都不能承認曾經聽我說過些什麼話。」范天寒說，「在法庭上，張興就是那麼雙手按在辯席的桌案上，面不改色地承擔所有的罪名，矢口否認，他認得范家和姜家叔姪中的任何一位」。

有一回，范天寒被帶進一間森森的偵訊室裏。「隔著厚如巨匣的石牆，都還隱約聽得見悶悶的幾響棍棒聲」他說，「聲音好熟悉，像極了老家溪河邊，婦人在石塊上拿木棍敲捶浣洗好的衣服的聲音……」

忽然，范天寒聽見鐵門暗處傳來「唧——唧」巨響。鐵門吃力地開了。在暗淡的天光那頭，兩個身形彪悍的偵訊人員，架著一付雙腳鬆軟的軀體，赫然出現在他的眼前。范天寒驚悚地定睛一看，「阿興哥！」他在心中狂叫了起來，又驀然想起張興在暗地裏交待過的話。他咬著牙，張大眼睛看著張興被拖到他的眼前時，看見張興瞪著一雙佈滿血絲的眼球，失神地痴望著他。張興的十個指尖，淌著淋漓的血漬，指甲部份全被拔除，血肉模糊。一陣欲尿的恐懼，像電擊一般沖到他的心臟和腦袋。他看見壯碩的特工，用粗壯的手掌，牢牢地扣著老張的後腦勺，吼叫著說：「他是誰？說！說出他的名字！」

范天寒說，當時他只聽見阿興哥奮力用客家話迸出一句話：「『不識！』隨即，暈倒在冰涼的地板上。」范天寒顫抖的雙手交叉在腋窩裡，低聲說：「那場景，一輩子，都忘不了。」

株連、發監、槍決……

1953年初夏，張興案「偵訊終結」。張興全案，總共株連了26個人，恰好有一半的13個青壯貧困的文盲佃農，分判處10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送往台北新店看守所，發監執行。另外13個則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的罪名，判處死刑。送軍法處等候槍決。范家的老大范耕和他的么兒子范滄海都留下來等候致命的點呼。在看守所裏，他們父子倆與張興及萬師傅還有其他死囚，靜候死神的點召。

「槍決的前一天，吃晚飯前，死囚照例得搬到獨居房裏去。」曾經和張興在看守所裏同住過押房，出獄已二十年的鍾大可回憶說：「那一天清早，張興一一和押房裏的難友握手告別，要大家保重身體，說是自己先走一步……。神情顯得異常平靜。」

范耕綁赴刑場前的6個月，從獄中寫了一封字跡十分清秀的短信，給他唯一未遭株連的長子。信中說：

「久日未接來函，日來家中長幼平安否？日前家送來現金貳拾圓已收到。汝父在此身體平善，胃健依故，勿念。前星期送物來時，父曾退回，要洗毛毯一領，未知收到否？現郎之學業功課如何，又特轉為（知）三妹，後日來函，絕要省用筆墨，

必須簡明爲要。如順便請來函告慰。現值仲秋，天氣寒冷，父因要為花仔衫二件和退回淨洗毛毯，隨即送來應用。

宜諸自重至囑。父字」

范耕的么兒范滄海，也在這前後寫了一紙明信片給他的母親。信中寫道：

「親愛的母親：

光陰像流水般的過去，閃眼之間，炎夏已經過去了。可愛的初秋，迎著每年盛大慶祝的中年（秋？）來到了。近來天氣很好，我想家裏的水稻一定發育很好。近來，茶葉的收成數量諒必不錯，不知道近來的茶價如何？我在這裏，一向安好如常。八月三十日妹送來的東西，都按數收到了。初秋的特節，希望你保重身體。敬祝
福

兒敬上」

據范天寒說，那時的貧困佃農政治犯，泰半不識字，不能寫信，全由獄中知識份子代筆。一直要幾年以後，在獄中知識份子囚人的耐心教導下，許多文盲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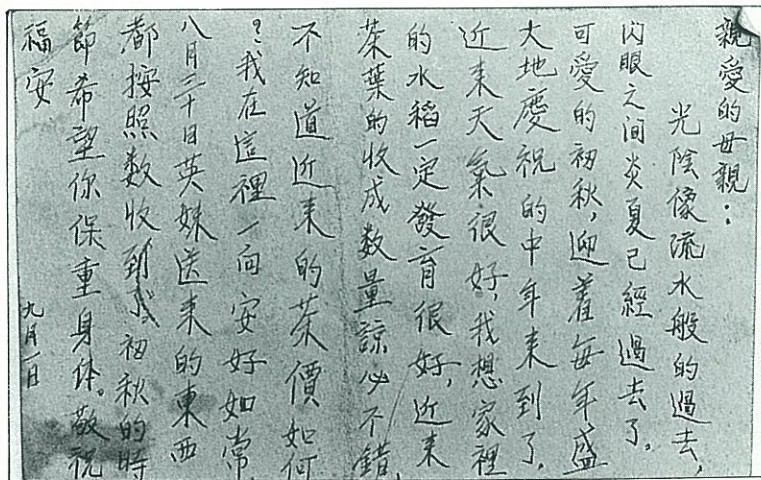
人開始學會了讀書及寫信。

像張興和萬師傅一樣，范氏父子被「驗明正身，就地正法」後，屍體被燒成骨灰，裝在一只舊罈罐中，由家裏的妻兒領回。張興在刑場上仆倒時年36歲；萬師傅54歲；范耕54歲；范滄海才僅25歲。

張興一案，是一頁50年代客家佃農鮮烈的歷史，也是桃竹苗一帶無數貧困客莊農民新民主主義運動全面遭到鎮壓的一例。「在當時，新竹、中壢、龍潭一帶的偏荒農村，可以說，每一戶都直接間接株連了遠房近親的或死或監禁的政治犯。」姜紹宗說。然而株連羅織的50年風雷，在獨斷的歷史中，湮滅長達40多年之久。

這一切苦難，這一切宗族幾至滅絕的酷殺、監禁，沈澱和烙印在范家刑餘么弟范天寒的心版上，尤其峻深。1953年，判決後被移送新店軍監不久，范天寒

在刑場伏倒前6個月，范滄海寫了一封短信給他的母親，慰安之情，躍然紙上。（賴桑攝）



才輾轉聽聞同窗難友提及他的大哥以及至為疼愛的姪子，已於前些天的清晨在軍法處的刑場仆倒。坐滿整整 10 年「政治牢」的范天寒出獄回家，找出他那堅強的母親范老太、大哥和愛姪的舊照片高高地掛在夥房裏的祖宗牌位旁。

「范天寒」

隱忍著眼眶中的淚水，范天寒終竟哽咽地說起深埋在他心中多年的巨創：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和朋友在台北做生意，開醬油工廠。聽聞街上發生血腥變亂，騎著腳踏車好奇地趕到現場，親眼看見許多直呼冤枉的民衆被槍兵抓走，雙手牢牢地反綁，一路踉蹌送往警察局裏。」他說，「誰料到相隔不到幾年，竟然在自己家裏，來了幾百個槍兵把我帶走

了。」據他說在偵訊期間，你愈是高喊無辜，為自己辯稱，就愈得受到嚴刑拷打。「還記得被送到軍事法庭時，法官在庭上用北京話厲聲地問供，可我半句話都聽不懂。」他說，「輪到我答辯時，我只能用客家話說 我是無辜的，對於被控案情什麼都不知道。」但判決書上，依舊以別人指控他涉嫌知匪不報同時參加什麼「新農會」組織的罪名，判了他十年徒刑。

范天寒說著，從廂房破舊的菜廚櫃的抽屜裏翻出一份書頁泛黃的判決書。指著判決書上「罪名」，他不禁感慨地說：「我那些大部份的罪名都是人家羅織的。我們范家一口氣被抓走了七個人。」「很多同囚的青年和知識份子，給予我至生難忘的安慰。他們並教我讀書、認字、寫字。……」他說，「原先文盲的

我，出獄後能看書、讀報了。」在那荒蕪的 50 年代初，像這山水村那樣苛烈、陰慘的政治肅清事件，不可盡數。然而，據刑餘回來的人說，發生在貧困客家莊的案件，被監禁、刑殺的「政治犯」多數是像范家叔輩單純却極為堅定的佃農。「在新竹郊外地區，許多『走路人』一邊走一邊抵抗，一邊搞組織的再建工作。」范天寒說，「後來，我細讀判決書，終於明白那化名姓林，却真姓魏氏的『理論家』竟是前去自首而因意志薄弱被用為情治單位的耳目，出賣了張興同夥的人們。」

有些譏評台灣客家人善於隱忍偷生，順服權力。這是多麼幼稚而惡意的歧視！突破冷戰的恐怖，突破當前閩南系政治反對運動的偏見，重構台灣客家民系的歷史，此其時矣！



范天寒一家在 50 年的肅清行動中，一家七口慘遭監殺。牆上最右為范家老母，右二為遭槍決的范家長兄，右三為他的妻子，右四為長兄的公兒，亦在刑場伏倒。

共享「人間」的愛與希望...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

從 74 年 11 月創刊以來，至今已 3 年餘 將近 40 期，「人間」以她真誠的人文關懷，透過報告攝影和文字，報導了台灣的人和生活中自有的尊嚴和力量。

● 社會輿論清流是這樣看人間的：

台大法律系李鴻禧教授：

「……這兩年來，我常從『人間』雜誌所刊出的照片、旁白的簡潔文字裡，一樣悟出了人間的價值與哲理，那樣輕鬆自然。」

名作家王禎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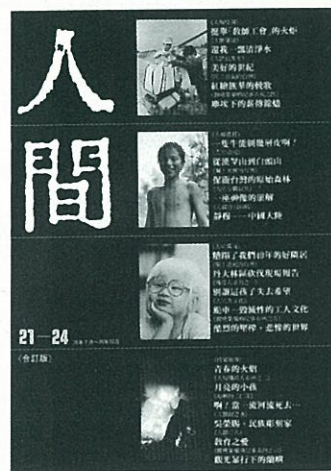
「『人間雜誌』每期的內容都叫我感動深思，每期的圖片都令我激賞動容。有這樣一本『良心』的雜誌，值得國人自豪，更值得我們大家熱心支持。……」

名編劇吳念真先生：

「當許多傳播媒體都已不自覺地淪為太平間的化粧師的現在，人間是少數的社會醫生之一。她以良知，以道德勇氣，以悲憫的心向知識份子報告人間的傷痕及病痛。……」

● 合訂後一本值得典藏的好書

人間合訂本，依序分卷裝訂，使您珍愛的「人間」不因外借零置而散失、折損，有利於長期完好的保存，並極具參考價值。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

■ 時間：〈 9~12 〉〈 13~16 〉〈 現書供應 〉

〈 17~20 〉〈 21~24 〉〈 現書供應 〉

〈 25~28 〉〈 29~32 〉〈 現書供應 〉

■ 價格：每卷定價 600 元

■ 郵撥 8.5 折優待

全省各大書局均有售

■ 總經銷：流通書報行銷公司

(TEL: 02-7646963)

■ 郵撥帳號：1008791-0 號人間雜誌社

■ 交寄：一律掛號瓦楞紙包裝寄書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 737 巷 8 號 1 樓

電話：(02) 7091920-3

《台灣客家：隱形的族羣》系列之七

橫眉與冷眼

——戰後資產階級
反體制運動中的
客家人



撰文■官鴻志
攝影■吳仁麟

國民黨利用客系地方資產階級玩「平衡」支配地方勢力的遊戲；民進黨少數福佬中心主義，則肆意侮辱和歪曲「義民廟」的歷史，強迫客家人使用閩南話。在台灣的階級運動史上，雄飛勇鬥過的客家人，正以橫眉和冷眼睥睨著欺上前來的挑戰……



客籍民間學者鍾孝上提出「客家文化也是台灣文化」的呼籲。

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客家系台灣人公開標示客系族羣的立場，首次走上街頭為客系人民的主體性示威和遊行。他們除了呼籲新聞局開放客語電視節目，實行雙語甚至多語政策，民間客籍史學者鍾孝上更提出「客家人是台灣人」、「客家文化也是台灣文化」的具體主張。

在「謹向民進黨進言」這份宣言文中，鍾孝上表示他將發起簽名連署的行動，然後轉送民進黨中央。他以民進黨員的身份這樣說：

「為了對抗國民黨的一語獨尊和排斥方言，從黨外到現在的民進黨，都一直排斥國語北京話，而固執地偏用所謂的『台語』福佬話……我們善意建議民進黨好好思考，與其排斥國語以示對抗，却給客家人、外省人帶來不便、疑慮與被排斥感，是否不如爭取雙語教育及各語系語言電視節目開放？這是不是最公道的語言政策或制度？」

客系人民的語言主體性主張，把矛頭同時指向國民黨與閩系人中心主義的民進黨，是很值得深思的現象。

「客家人是不是台灣人？」這個原本無需澄清的命題，近來竟在「黨外」陣營中提起，而成為

「客家人意識」在外來刺激下崛起的近因。但為了不使反體制系閩客族羣中一些內部矛盾，因為「客家人運動」而惡質化了鍾孝上等人主張，根本之圖在「各語言電視節目開放」和「雙語教育」，「進言」民進黨以「最公道的語言政策」。從語言上著手，解決台灣民主運動內相異民系間的矛盾，對閩南語沙文主義提出真摯的批判。

在去年底崛起的客家人運動，在戰後台灣各種社會運動中具有極為獨特的性質。從外表上看，運動內部不但有國民黨、民進黨和無黨籍的客家人，在「客家第一，黨派第二」的口號下集結在一起，但實際上在運動內部當然有客系國民黨人與民進黨人的鬥爭，暗潮洶湧，這些暗潮具體而微地表現了沈澱在台灣現代史中複雜的糾葛，近年來的「義民廟爭論」；最近台獨運動所激發出來的福佬沙文主義等，都使客家人普遍感到深刻的不安，進而演變成新的客家族羣認同運動。

近來有「理論家」把清代台灣農民蜂起看成「台灣人」，反抗「中國人」統治的歷史證據。在這種史觀下，把客家人對閩南人的保鄉衛土鬥爭被清朝用為分類分化的義民廟的路綫無限上綱，

污蔑客家人「不忠」於台灣；客家人馴媚統治權力。這歷史的發展，使戰後客家人對於國民黨和民進黨產生微妙的疏離感，又要同時面對兩個政黨對客系人提出來的責問：福佬中心論的民進黨人士向客家人提出「客家人站在哪一邊？」、「講不講福佬話」，作為檢查客家人是不是「台灣人」的判準；國民黨則利用閩客間的矛盾，威脅客家人「如果台灣獨立，客家人會被福佬人欺負」。這兩種「質問」的本質，一樣亟具法西斯色彩，但民進黨和國民黨間的「統獨」鬥爭却使台灣社會各族羣的共生基礎產生了危機。

在這種「兩路夾殺」的困境中，客家人似乎沒有第三條路可走？這種慢性的苦悶感，使客家人長期緘默、忍氣吞聲，和政治上的冷漠。然而積悒日久，在這次「客家人運動」之後，可能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客家人關心台灣的民主前途、統獨問題、語言政策和台灣史的詮解等諸問題，都要比一般人來得費盡心思，多一分內心的掙扎。但這種掙扎，是否會被朝野兩黨惡質工具化，國民黨與民進黨所積極介入的客家人運動，能否真正為客家人爭權利？而且，從記錄上看

來，為什麼這兩個政黨從未在國會殿堂上替客家人講過話？這些問題都在客家人的心中產生了疑團。

1978年中壘事件，掀動了台灣戰後民主運動的另一次浪濤。從戰後客家人政治運動史上看，中壘事件是客家系台灣人在政治上第一次受人矚目的新焦點。

但十幾年來，客家系台灣人始終未能建立主體性的政治角色，在台灣民主運動的系譜上，不曾建立自己獨自的位置。客家意識在反體制陣營中，沒有相應於客系人口的比重，不敢勇於向客家政治力在朝野兩黨夾殺困境提出反擊。例如，鍾孝上曾經提及，民進黨市議員張德銘和作家李喬皆曾公開感嘆「客家人為何不站在民主運動的第一線！」其實，其真正原因是民進黨的特殊閩南族系中心主義，直接、間接，有意、無意地阻礙了「客家人站出

來」！客系論者對於民進黨內的客籍民意代表，也感到十分失望。

前任民進黨中常委張富忠也說過：「民進黨已經變成閩南人的黨，他們所謂的『台灣話』，並不如我們想像中包括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的語言，而是狹窄地指閩南語。這種感覺，除了閩南人族羣以外，都會感到尷尬、矛盾和緊張。」

相對來說，有一些客家系台灣人喜歡屢次提及，「李登輝總統、省主席邱創煥、台北市長吳伯雄、中共鄧小平、新加坡李光耀總理，國父孫中山，這些華人世界的政治領袖都是客家人」，因而感到驕傲自榮。但論者以為，今天台灣客家人的問題核心，恐怕在於客系人在台灣社會史的發展下的階級地位所衍生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問題。在國民黨的分化和利用，民進黨逼

人而來的族羣歧視和從歷史人物中耽於某種自慰之間，廣泛地存在著客系人民的苦悶、尷尬、徬徨與憂鬱。

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客家人的定位如何去界定？

是對外省籍客家人之本省籍客家人的差異，大於對本省閩南人的本省籍客家人；還是本省籍客家人與外省籍客家人的同質性，高過於本省籍客家人和本省籍閩南人？

這問題的提法，似乎缺少了「外省籍閩南人」的項目。如果把這一項目列入排列組合的遊戲，說不定就會使「論證」顯得更為無稽。如果把「客家人的位置」，放在變裝過的省籍差異、甚至「中國人」、「台灣人」的框架，而不擺在歷史與階級的角度去審思，怕難有突破性的探索，使新興的「客家人運動」的發

台獨運動逼出來的「福佬沙文主義」，讓客家人發出自體認同的聲浪。



展，在理論和實踐上無法有更為開闊的展開。

從日據時期「台灣農民組合」鬥爭的歷史看，在工農聯合反對日帝的號召下，客家農民在桃竹苗地區掀起了「第一次中壢事件」、「第二次中壢事件」以及新竹事件和大湖事件，廣泛的貧困客系佃農傭工階級在階級立場與南部的福佬系貧苦農民一起并肩作戰，共同譜下轟轟烈烈的抗日戰歌。

此外，戰後台灣地方政治史上，可以看見閩客二系地方資產階級，甘為國民黨派系操作術所

用，在地方上輪流「當政」，分配特殊利益，成為戰後國民黨支配體制的「共犯」又是一例。

可以見得，階級的差異與同質性，更要高過於所謂的省籍與族群矛盾。

台大副教授邱榮舉表示，他出身中壢的客籍農家，也親自參加過中壢事件前夕的助選工作。他指出中壢事件的主要原因，乃基於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歐憲瑜雖然是客家人，但歐憲瑜的父親在日據時期擔任日本經濟警察，曾在戰爭末期肆意收割客家農民的藏糧，查獲後橫施拷打。於

是，當歐憲瑜被國民黨提名為候選人，不料竟然成為客家父老們的清算對象，並且急遽轉為閩客民眾聯合捍衛許信良選票的中壢事件。農民在歷史中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體驗與回憶，造成了超族群的反歐憲瑜運動。這是分析中壢事件的論者所未能見的關鍵所在。

因此，要釐清光復後客家系台灣人的政治地位，首先必須擺脫「省籍」、「族群」思考的框架。固然，一般福佬人常常指責，「客家人往往是國民黨用以平衡派系和消弭黨外力量的籌

碼！」這是部份事實，但福佬人支持國民黨來消弭黨外的力量可能更大、更雄厚。而且，恐怕不只是籌碼，有些關係地方派系，簡直是國民黨政權的基礎。如果這樣辯論下去，將伊於胡底？也毫無生產性了。

事實上，客家人、福佬人、原住民在在光復後以不同的程度，在階級關係的基礎上受到一樣的統治結構的鎮壓。

一般福佬沙文主義者，亟力設想把 1947 年二二八事變「搬運」成為「台獨革命」，力圖獨佔二二八事變的歷史發言權。福

佬沙文主義從來對於客家人和原住民在二二八事變中的抗爭與犧牲視若未睹。福佬人中心主義者不知道或者無視於在二二八事變中，原住民的「蓬萊民族解放同盟」的鬥爭，使登陸基隆的國民黨部隊不敵原住民戰士，未敢派兵攻擊阿里山基地，最後採取誘敵、滲透、反間手段予以瓦解、逮捕與虐殺的這段史實，從而成為湮滅二二八部份歷史真象的共犯。二二八蜂起時，因客家農村社會遠離二二八城市暴動的火線，國民黨軍警迅速地被客家農民繳械的事蹟，也沒有受到「台

獨革命史」家應有的重視！

更有甚者，當二二八事變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地下抗爭時期，國民黨在桃竹苗山區進行了血腥的清鄉行動，客家農民遭受犧牲的壯烈情景，則遠在二二八事變之上。一位坐牢十五年的客家老農回憶說：

「當時全鄉起來動員和國民黨的肅清行動抗爭者，要數三灣村最為壯烈。後來，客家佃農的戰士江添進和劉開鴻率眾潛入枕頭山，打了近五年的山區游擊戰。他們一邊作戰，一邊潛逃，受到貧苦客系農民掩護，因此後來株



客家人從來甚少以50年代遭刑殺、鎮壓的苛酷歷史，邀功爭取民主運動勳章。(蔡明德攝)



一直要到「美麗島事件」前後，許信良這樣的客籍政壇人仕，才在黨外運動中嶄露頭角。意圖「闖關」返鄉的許信良，遭菲律賓當局監禁。(新新聞提供)

連涉案，以『知匪不報』的罪名受害的客家農民為數甚多，可謂家家戶戶不是坐牢，就是槍斃！也證實客家人的行動非常徹底。」

在這個地下抗爭時期，客家農民戰士一邊作戰，一邊發展組織。因此波及到龍潭、角板山、永和山、頭前溪、三水村、新豐、銅鑼、苗栗石油探勘處、新竹鐵路案、蘆竹等廣大地區。然而這一段激動的歷史，在國民黨反共史觀和福佬人中心主義史觀下受到刻意的湮滅，但却依然沈默地流傳在北部客家農業地帶，以強韌的民衆史的生命力，等候著解凍的春天……。

客家系台灣人並未刻意地凸顯遭受鎮壓的歷史，拿來作為民主運動的勳章。

在六堆，情況也大致如此。李旺輝被捕那一夜，他正在小說家鍾理和的故居凭窗夜讀，而鍾理和的哥哥鍾皓東，任職基隆中學校長，同一時間遭受國府槍斃。李旺輝談及這件往事，僅是淡淡地表示：「很多情形，還不能講得清楚吧！」

從二二八事變到五〇年初的白色肅清，國府以酷烈的鎮壓，「清洗」了一切激進傳統。這個歷史因素，使客系新民主主義民族解放份子悉遭粉碎退出戰後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歷史舞台。在「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台灣政論」所鼓吹反蔣、反共、親美的自由主義改革運動的這個政治系譜上，客家人除魏廷朝、許信良之外，並未居於重要的角色。一直到美麗島事件前後，才出現了一批客籍精英與作家投入了黨外運動。例如，許信良、邱連輝、鍾肇政、李喬、張富忠等人，都是這個階段躍上政治舞台。個中緣由固然複雜，但土改後大量佃農的自耕農化，客家中產階級多為自耕農出身向軍公教系流動的中產階級，有力客系工業資產階級的

缺如……都應該列入探索與分析的架構。

鍾孝上則是比較特殊的例子，1950年初他曾參與戰後台灣第一個超省籍民主運動，即雷震的「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服役期間，因為擔任外事翻譯官，受到美國軍官灌輸：「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之類的思想，而逐漸傾向於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但近來深受福佬沙文主義所刺激，政治思想已有轉變。但鍾孝上的心路歷程，相當程度反應了今日客籍精英的思想苦悶。

從「渡台悲歌」（見本期「副刊人間」）這珍貴的客系移民文字看來，也能證明客籍祖先於移民開墾台灣時期，大部份是佃農與長工。並在戰後資本主義發展行程中以自耕農繼續固守農村土地而生活。後因為農村經濟逐漸崩解，客家農民被迫淪為農業工人與產業工人。1988年，台灣各界才逐漸注目客家人在農運和工運的主導角色。換言之，「自由中國」雜誌以降的反蔣、反共政治民主運動，本質上屬於「中智階級」的改革運動，自然無法將廣泛的客系農村自耕農吸收起來。正如農村地帶的閩系人口，迄今無法成為中產階級黨外的基本票區。不做具體分析而謂「客家人對台灣民主運動冷漠」，誠為粗暴之論。

光復後，國民黨一黨專政，並繼續承襲日據時期分化閩客而統治的策略，把福佬、客家、原住民系的台灣人分而治之。台大副教授邱榮舉表示：「為了鞏固統治基礎，任何政黨來搞都一樣會以分類分化來支配台灣吧。」但邱教授並不否認，四十餘年來的閩客矛盾已經因三十年戰後資本主義巨大的市場運動所帶來的巨幅社會流動和變遷消弭了不少。因此，閩客問題的提起，要求新的分析和探索的結構。邱教授指

「義民廟」竟成為「福佬沙文主義」俾資客家媚附權貴的話題，客家移民史的真相，有待重新辨明。

出，「客家人應檢討自己，但福佬人如果不知反省，還要習慣性地攻擊、排斥客家人，就一定會出現問題。」

1978年的中壢事件，可以視作客家系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許信良宣佈脫離國民黨，公開發出一份文告「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員」，固然是當時未解嚴時代中一個聰明的戰略構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顯示出「最好是體制內改革，不得已，才犯禁而促進改革」的時潮。邱榮舉教授以中壢事件的現場目擊者，作了十分生動的見證。他說：「當客家農民包圍警察局，燒毀警車，純粹基於捍衛一次乾淨選舉的動機，絕非官方



所謂的『暴民』。」當時國民黨政權再三打擊許信良與客家民心，教育客系人民，改革的希望，已經不能放在國民黨身上了。桃竹苗反國民黨體制的民主化力量，終於成長為一竿鮮明的旗幟。

儘管如此，兩度坐牢，並在早期提出「台灣自決」的客籍知識份子魏廷朝曾經指出：「如果許信良不是客家人；不是不大會使用『台語』，相信他的處境要比目前好得多。無奈地他具有傳統客家人的自尊心，硬頸的骨氣，也許往往因此引發一些『以台灣主人』自居的極端論者內心深處的排拒感。」

魏廷朝的感懷，同時表現了客系人民的力量，以及這力量在閩

客間歷史的階級關係中所呈現的矛盾。客籍政治力量，怕要等到階級運動壯大以後，在閩客精誠團結的階級運動中實踐「客家解放運動」與「階級解放運動」時，才可能達到歷史的高峯吧。

近幾年，福佬中心意識之所以過度膨脹，是四十年來「反共、親美、反蔣」這個冷戰意識型態的產物。事實上，由於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之巨大運動，民間閩客衝突可能將要變成歷史的遺跡了，也快要變成統治者無法援用的工具。但是由於泛政治化的福佬人中心主義，在小資產階級激動主義利用城市貧民的不滿而不斷增幅的情況下發展下去，却微妙地成為國民黨法西斯政治的共

生體，而國民黨援用閩客矛盾的工體性也開始復活了。

但民進黨對客系人的不智的歧視，國民黨對客系人的操縱利用，會不會重新使「義民廟」的幽靈再度復活？筆者在新近崛起的客系工農運動中，看到客系運動不必跳入歷史陷阱，從而破繭而出，重建客系人民主體性的可能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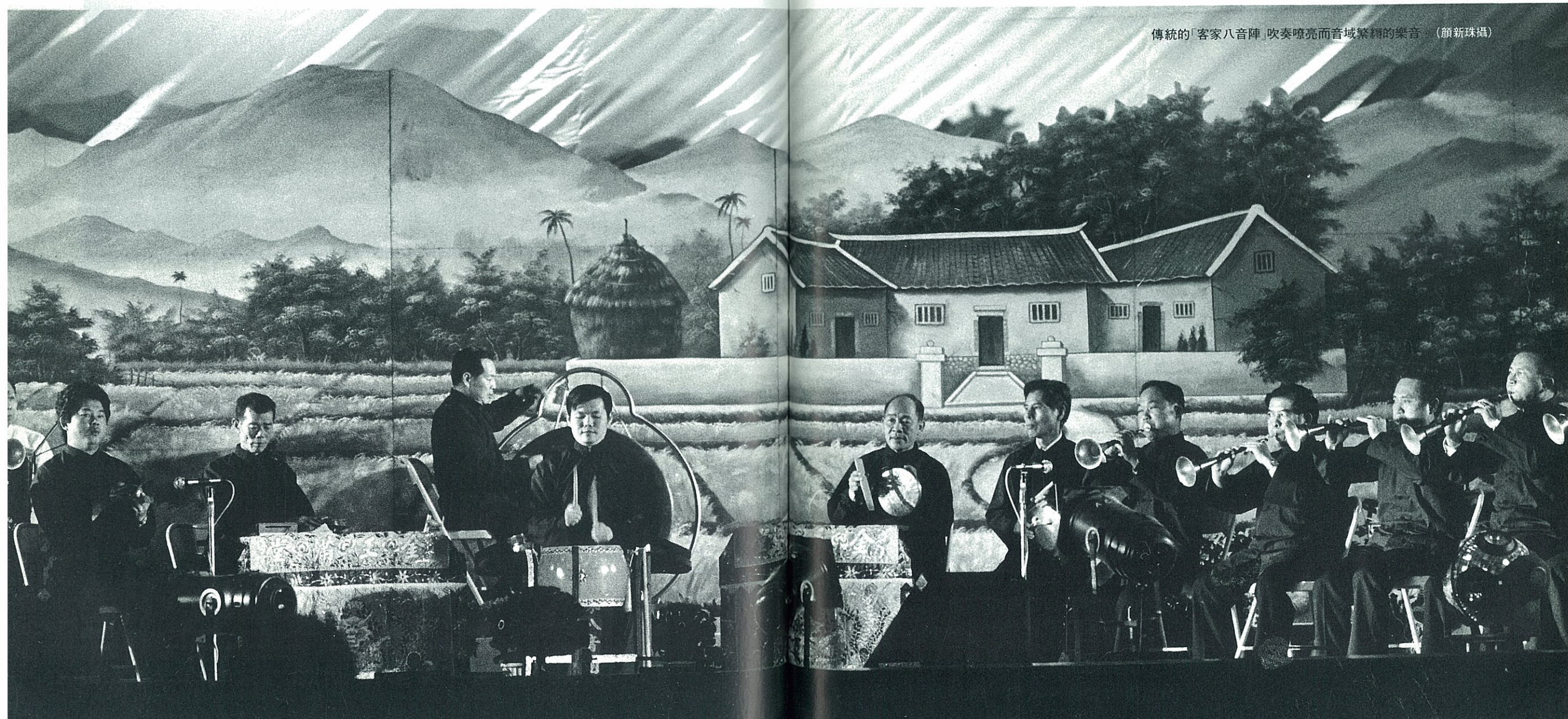
勤勞移民的文化

——客系音樂・戲曲・建築・語言的驚詫

撰文 ■ 簡慧蓉

客家人民的音樂，即興、爛漫、熱情而俏美，
歌詠民衆的勞動、情愛和生活；
客家人民的戲曲，樸素，詼諧、和民衆化。
內容多生活與勞動中的故事，
而少傳統才子佳人的虛構；
客家人的建築，表現出團結、禦敵、崇祖……
這些堅毅、樸素、勤勞和勇敢的
族羣精神特色。

傳統的「客家八音陣」吹奏嘹亮而音域繁縟的樂音。（顏新珠攝）



壹、音樂

客家音樂包括樂器和歌謠兩個部份。

一、樂器部份：

客家人民原由大陸中原不斷南徙至廣東梅縣一帶，吸收中國各地的民間音樂，再加上自己原有的音樂風貌，而逐漸演變成的特殊的曲調，稱為「客家八音」。

「八音」是指「金、石、絲、竹、匏、木、革、土」等八種古樂器，主要在宴饗、迎賓與祭祀中演奏。演奏型態分為「鼓吹」和「弦索」兩種，而以嗩吶為中心樂器。

「鼓吹」又稱「吹揚」，以嗩吶為主、鑼鼓為輔。演奏的曲目大部份為傳統曲牌。而「弦索」亦以嗩吶為主，絲竹樂器為輔。演奏內容大部份為傳統大曲和民間小曲。八音樂曲多為口授心傳，樂譜的記載非常簡單，稱為「骨譜」。音樂的表現技巧全憑藝人本身的才華，創出自己的風格。

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客家八音」逐漸式微、遺忘了。

二、歌謠部份：

客家民謠、福佬民謠與山地民謠合稱為台灣民謠。所謂「民謠」亦即流行於民間而富有地方色彩的歌曲。口耳相傳，沒有嚴格規範形式，但有獨特的音階、調式和節奏。特點是流傳久遠，歌詞通俗，伴奏簡單。

台灣的客家系是指來自大陸廣東的漢族，有一種說法，台灣客家可分為北部與南部的客家。就客家民謠來說：北部系統的民謠又稱「山歌」或「採茶歌」。有「九腔十八調」的說法；而南部系統的一部份，如美濃的民謠，仍保持接近廣東梅縣一帶客家古音的民謠風格。

這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因北部較富庶，接收較多外來的文化

和音樂，致使山歌受到外在之影響較深。反之，南部因發展較慢，大陸原鄉山歌反得以保存。

山歌，顧名思義，就是人民在山的勞動現場上唱的歌。此外也因唱者所處的特殊勞動環境而命名，如漁歌、海歌。

據研究，客家人民在採茶、煎茶工作之餘，往往為抒發喜怒哀樂或思鄉的情緒，自然哼出一種單調的歡呼聲或哀嘆聲，後來再配合撐船、砍樹、走夜路等自然活動，唱出聲音以為壯膽、表達情緒或與對岸、遠山的人高聲談話、喊叫，再慢慢形成山歌和小調。直至清末時才將山歌與小調當成歌謠來唱。因此，山歌即是民歌，亦即人民從農村或漁村的生活裏與工作中產生和發展出來的歌謠。

「九腔十八調」

所謂的「九腔」，是因廣東省有九種不同的口音，包括：海陸腔、四縣腔、饒平腔、陸豐腔、梅縣腔、松口腔、廣東腔、廣西腔和廣南腔等，因鄉音不同，導致唱腔上的不同。

而「十八調」則是指歌謠裏有：「平板調」、「山歌仔調」、「老山歌調」（亦稱「南風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模歌」、「剪剪花調」（亦稱「十二月古人調」）、「初一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調五更調」、「送金釵調」、「打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賣酒調」（亦稱「跳酒」）、「桃花過渡調」（亦稱「撐船歌調」）和「繡香包調」等十八種調子。

依照台灣北部山歌的分類，有「大調」和「小調」之分。小調多為男女對唱，其特色是有固定的詞、譜，較易用現代五線譜或簡譜記載，所以易被非客籍的人士所學唱。

而大調中則細分為「老山

歌」、「山歌仔」和「平板」。其中「老山歌」是客家山歌中最原始、最古老的曲調，其音域較高，曲調時而悠揚、時而激越豪放，又時而悲涼哀嘆，類似中國古詩的吟唱。山歌仔的曲調較為快速，節奏也較固定，聲調嬌美，頗適合婦女演唱。平板可說是山歌中的改良調。改良的時間很短，由老山歌和山歌仔演變而來，較富變化，也是在目前的喜慶歌舞典禮中演唱最多的一種。

除了小調之外，老山歌、山歌仔和平板在發展之初是沒有配樂的。因為山歌本來就是隨時隨地由唱者高興而唱、而和的，最多順手摘下一片樹葉當樂器，合著歌聲吹奏。

由於山歌的唱法極為自由，通常為即興編曲，隨口而出，所以歌詞也不固定，又須兼顧七言絕句的體式，並且裝飾音和半音較多，可依唱者音域之不同而任意調整，即使同一唱腔也會有不同的唱法，因此樂譜較具變化，也不易記錄。

在移民農業社會裏，山歌可說是客家人生活中的組成部份。不僅供消遣娛樂，還可增加工作效率。而山歌之對答，成為當時客族青年男女之間用來作為社交、擇偶的方式，所以當時以較量山歌而成的「山歌姻緣」時有所聞。

今日台灣山歌，只有在山歌比賽時方可耳聞。比賽時以四縣腔為準，與賽者以老年人居多，幼齡者居次，中間年輕人反倒形成斷層的現象。客家民謠的式微，令有心推廣客家民謠的人士深感力不從心。新竹師範學院楊兆禎教授說：「電視的興起，便於國語單語政策的推行，年幼的孩子聽國語流行歌曲，學校力求講標準國語，在家中父母以其他方言交談，以致客系兒童逐漸忘却客家母語，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城鄉人口的極大差異，種



義民廟建廟二百周年，客家鄉親羣聚新埔義民廟廣場前，聆聽山歌比賽，觀眾大多為中、老年一代。（顏新珠攝）

茶、採茶的人已大量減少，也影響到唱山歌的生態與人口。」。

其實不只客家音樂正以驚人的速度在迅速沒落，只有單音曲調唱法的閩南民謠更是迅速衰頹與荒廢。面對「口唱文學」，這樣一座活的博物館，是否可讓我們在它們今日幾乎已被丟棄的處境中去尋得一個共同的省思？

貳、戲曲

客家人民的戲曲，一般人籠統稱為「採茶戲」。包括「三腳採茶戲」與後來融合了歌仔戲、平劇等其他劇種而成的「改良戲」。但是不論那種形式的採茶戲，其曲調都不超出客家民謠的範疇，且有單用「平板」一種曲調的傾向。

而「三腳採茶戲」可說是整個客家戲曲的根本。

所謂「三腳」是指三個角色，指「二旦一丑」。嗣後發展成小生、小旦、小丑等三個角色。

「三腳戲」原為由客家採茶歌結合民間歌舞，即興演出採茶內容的節目。據研究，它最早出現於明代末年贛南安遠縣的九龍山區。由於角色不多，易於遷徙，很快地便在全省客庄中流傳開來，並分別吸收當地的民間曲藝和各種地方戲曲的戲目和聲腔，使內容和唱腔逐漸豐富化，而演變為獨具特色的「採茶戲」。

由於是即興演出，因此「三腳採茶戲」的傳統劇目並無劇本，完全是靠師徒口授相傳下來。內容多取材於片斷的民間日常生活

小故事，為反映民間生活的小戲。因此詞白無須太文雅，以俚俗易懂為尚。戲劇形式主要以民歌、俗曲等單曲牌音樂組成，即興性很高。所用的樂器也較簡單，包括兩種拉弦樂器（包括胖胡）及五種敲擊樂器，並且無文武場之分別，而角色的動作活潑俏皮、簡單自由，大多以潑辣、滑稽的詼諧人物為中心，因此以喜、鬧劇為主，風格輕鬆活潑。

「三腳採茶戲」之「不論丑、旦的服飾都非常簡單，皆著農家粗布衣服。丑角著素色布衣，頭戴瓜皮帽，頸上以細帶子繫蝴蝶結，腰間圍一白布裙、褲腳一邊捲起、形成一高一低，腳著布鞋、手拿扇子、臉上貼八字鬍，有時也掛個眼鏡框。旦角著農婦

衣服，頭戴笠帽或頭巾，或只戴頭花，腳著綉花鞋，手上拿巾。臉上化粧並不特殊，頗為平常。演唱是用客語中的「四縣腔」。（節錄自陳雨璋「客家三腳採茶戲」一文）

最初的「三腳採茶戲」是以「落地掃」的形式演出，即大多在廟前廣場或空地上隨便拉起場子，就地表演。後來由於神誕廟會或者逢上富裕人家生日、娶親或彌月等，才被正式邀請上舞台表演，所使用的舞台與一般野台戲相同。

因為客系移民多來自大陸嘉慶州，帶來了嘉慶州所使用的四縣腔，這也正是為什麼台灣的客家三腳採茶戲用四縣腔演唱的緣故。

客家戲曲表現濃厚的原鄉民間風情。圖為1930年北埔客家「大戲」的演出。（鄧南光攝）



從乾隆至道光年間，台灣移民生活漸趨安定，開始有閒暇追求娛樂，而促成「三腳採茶戲」的進一步發展，至清末民初時達於頂盛。然而，由於客家四縣腔與台灣所使用的福佬方言不同，因此知音者並不多，也一直未能在福佬人佔多數的台灣社會中廣為流傳。

日據時的1920年代初期，歌仔戲在台灣大盛，正值當時台灣各種劇種，如北管戲、四平戲、平劇、俚鼓、正音班……的紛紛出現，戲劇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吸收模仿而發展，却反而使得原本知音者就不多的客家「三腳戲」更加難以保持原貌，因此有所謂「改良戲」的產生，用山歌曲調編詞演唱。

1937年，日本配合其侵華戰爭的「皇民化」運動，壓抑台灣文藝，禁止台灣人民讀漢文、說漢語，也禁止一切具有中國民族色彩的娛樂，因此造成台灣地方戲曲的衰頹。各類型的「採茶戲」，也不幸方在成長即遭斷傷。在日本高壓之下，台灣地方戲曲只好紛紛更改演出形式，暗地保存地方戲曲的特色。如「三腳戲」即以民謠演唱的方式保存山歌、小調及劇本之片斷故事。

台灣光復，台灣地方系獲得解放，但久遭禁斷的「三腳戲」歌詞多已遺忘，再加上其要求歌詞不能背錯、唱錯，唱的人也就更少了。

1960年台視開播，地方戲曲受到沉重打擊，在唱腔、伴奏、佈景、服飾上堅持不作改變的客家採茶戲，此時更趨沒落。目前雖已有小幅度的改變，却因改變步伐太慢、以及演出經費經常拮据之下，台灣客家人民的採茶戲的前景，似乎更為黯淡。

因此，現今我們雖仍可在客家人地區的迎神廟會中見到由客家戲班子以客家話演出的戲劇，然

大多是閩、客、流行歌的夾雜演出。

不可否認，我們的確是再也見不到單純而正統的採茶戲班了，看來似乎只能從市面上的錄音帶去捕捉一些客家戲曲的影子……。在「客家人運動」開始起步的今天，客家系戲曲和音樂工作者，是否應該發起客家戲曲的研究、調查、創新與復興的運動呢？

參、建築

客家民族原是魏晉南北朝南遷的中原土族。他們到南方後，由於「保守的」民族性，往往不易與當地的民系混合，顯得格格不入，養成較孤立、團結的習性。這些特質反映在建築上，便極注重屋宇的防衛功能。因此縱然職業相異仍可合族而居、分工合作的大家庭生活形態，自然反應在客系的建築中。

一般來說，客家住宅有三種型態，即「棋盤式」、「圍龍式」以及「圍樓式」。

所謂「棋盤式」，其實就是四合院。客家族人口增多時便在左右兩側各增築廂房（即護龍）。廣東人稱「護龍」為「橫屋」，正廳或門廳的房子為「堂」，二堂二橫，即代表四合院。

所謂的「圍龍式」，是在棋盤式的住宅的左右側及後側，加圍一列或兩列馬蹄型的房屋而成。

至於「圍樓式」，該是客家建築中最為特殊的一種。這種有如城堡式的圓形住宅，高度通常都在兩層樓到四層樓之間。而圓周亦可長達230公尺。建築物中央核心部份，可作為宗祠或公廳；周圍部份則分隔成許多住宅，供大家族居住。全盛時，整棟建築約可住下80戶人家，人口達600餘人。有的圍樓式建築是由許多房子圍圍起來的，樓之層數由內向外遞增。

源於客家民族多散居於貧瘠的山區，因此客家建築的建材多是取自當地現有之材料，如在中國大陸客家人散佈的山區，便矗立多座巍峩的圍樓式建築。這些大圍樓便是以當地取之不竭的黃土做為材料。以杉木或竹片並列豎立，作為牆骨，然後用注泥、搗泥方式，一格格擊捶牆泥，直到土牆密實堅硬為止。這須歷時相當長的時間（有時數年），才能蓋成一座巨碩的土樓。一般土樓底層外牆的厚度，約可達兩公尺，槍炮難穿。牆面上有槍眼孔的設計，利於向外射擊，以為防禦之用。而土樓內亦不乏糧倉、水井的設置。如此可說是一座極堅固的軍事城堡。

但是在台灣，我們只可看到棋盤式的客家建築，圍龍式與圍樓式至今尚未發現。

因為地理、氣候的影響，台灣南北兩部的客家建築，在平面形式上與閩系者有些微的不同。

北部客家系屋身較高，往往上有修長飄逸的燕尾飾，而南部客家系屋身則顯得較低，使人覺得幾乎可伸手觸到屋頂上的瓦。照理說，南部炎熱，應有較高的屋頂。但由於氣候上北部較潮濕，用磚築牆，不怕水濕浸潮，可以築高；而南部因較乾燥而少雨，不必擔心用土築屋會被雨水浸濕傾垮，而且以泥土築牆無法築高。

此外，南部客家住宅的客廳，設在左右護龍，而不是設在屋子的正中間，稱為「廊廳」，這是北部客家系宅屋所少見的。

而只要是典型的客家住宅，我們幾乎可見到住宅之前方有著一方水塘，屋後種著成片的竹林或

樹叢。在建築上，這是一種用綠化遮陽、水面降溫的措施，却也是因為客家民族非常重視風水，並且嚴格要求依風水蓋房子之故。而這些在閩南人農家中倒非必須。

在屋宇裝飾方面，客族人因節儉成性，通常以整齊簡單為主，雕飾不多。他們不用刨過的光滑木頭，而用大且粗糙的木頭築樑、築屋架，表現出一種較為粗獷樸直的風貌。這種不講究居室的奢華，只著重其是否開敞、明亮、乾淨、不陰濕及具有防禦功能的特色，在中國眾多建築中所特有的雕樑畫棟、美侖美奐作風裏確實別樹一格。

「信仰」也是影響客家人民建築表現的原因之一。

在客家村莊裏，主要有兩種廟宇建築：一為宗祠，另一為山

六堆內埔鄉的圍龍屋獨具客家建築的特殊風貌。(李文吉攝)



神的崇拜。客家人民稱小小的土地公廟為「伯公廟」或「伯公祠」，為主要信仰之一。客家人對於祖先神位的重視，幾乎可說超乎中國其他民系之上。他們通常將歷代祖先供在一塊大神主牌上。擺在正廳上，與閩南人將祖宗神位由各房各自分開，有所不同。而一個客家村莊中一定會有宗祠，却不一定蓋廟宇，並且對正堂、神廳等祖先神位所在極為考究。反而是人住的地方却顯得簡陋。由此顯現，客家人的宗教信仰，反而沒有祖先崇拜來得重要。

存在於一般閩南社會中的媽祖廟，在客家人社會中是不復見到的。客家人似乎比較注重對於大自然的崇拜，如山神（在今廣東省節陽縣有巾山、明山、獨山——「三山國王廟」的設立）與

社稷之神。而「廟」在客族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又不過是地方的守護神。

自雍正、乾隆二朝，客家人大量移民來台，至今300餘年來，客家建築一如台灣許多古老建築一樣，同在年代遞轉裏被忽視、傾圮的命運。然而由於兩百萬客家民系只佔著台灣的少數，其古老建築之保存與修復，更為不易。

把客系台灣人視為全體台灣人民珍貴的成員，批判閩客間無形有形的歧視，互相尊重異質，共生共存和共榮這樣一個觀念應該發展起來，才能成為積極展開研究、調查、保存、發展和欣賞客系人民獨特的建築文化的運動……

新埔劉氏客家的宗祠裡，間錯齊整地豎滿先祖的祠牌。客家人慎終追遠，由是可見。(顏新珠攝)

客家話的滄桑

撰文 ■ 羅肇錦

客家話起源於何時？目前還沒有定論。如果是起於五胡亂華南遷的中原人保存下來的古語，那麼至少有 1500 年的歷史，如果從唐宋之間有「客家」名稱算起，也有一千多年。在漫長的一千多年裡，由於居地的隔閡，風俗習慣的改易，以及生活方式的差異，慢慢形成了客家人特有的文化內涵，而客家話，就是這個文化內涵裡最根本的因素。

從中國語言史的比較定位，一般客家話似乎沒有超過中古（唐宋），但是從特殊的字例上看，顯然已經超過唐宋，但又比不上閩南話，可以清清楚楚看出，中古音韻系統無法解釋它的來龍去脈，必須把時代再向上推，才能找到答案。

然而，不管客家話是屬於哪一個年代的中原話所演變而來，一千多年來，在它的遷徙、混淆、融合過程中，可以說是歷盡了滄桑，到如今，更處於掙扎存滅的危機時段。歸納其產生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四項：

1. 客家人的居地成點狀分布，容易被各個擊破。客家人本來就是不堪迫害而向外遷徙的族羣，一向喜歡自力更生、與世無爭的過著小國自保的生活，所以居住的環境大都封閉孤立，單純自主。譬如江西一帶，客族大都住在東南山區，呈點狀分布。山和山之間，本來就兩相阻隔，連絡不易，所以形成孤立的小族羣，

如果不是中原文化較高，畬族紛紛學客家話，我想客族由外地闖進畬族領域，又呈點狀分布，早晚被會畬族同化，就像部分留在贛中一帶的客族，後來都變成說贛語了。而住在廣東、福建一帶的客族，也是呈點狀分布的住在山區，情況較好的梅縣一帶，因分布較密集，所以一直是客家的本大營，情況最糟的是海豐、陸豐一帶，由於勢孤力單，敵不過潮汕人的勢力，所以海陸豐的客族，不是退回山區就被潮汕人同化。相同的情勢，在台灣의 客家人，除屏東六堆和苗栗山區，形成較大的聚落較能保存方言原貌而外，其他桃園、新竹、台中、彰化、雲林、台東、花蓮的有些孤立而又點狀分布的客家鄉鎮，都漸漸被閩南勢力所吞蝕。最明顯的像豐原、中壢，本來是全面說客家話的，如今豐原全為閩人勢力，而中壢也在半淪陷狀態。由此可見，一個語族，想保存勢力，應該儘量聚合在一起，等實力穩固了再向外發展，否則凝聚的力量不夠，就不能在文化、語言、風俗習慣上相濡以沫，當然沒辦法完整的保存自己的文化。

2. 客家人的性格保守，政經擴張力不夠，結果只有處於被支配的命運。客家人自稱文風很盛，鼓勵年青人讀書求功名，但是出了家園或為官在外，往往就忘了家鄉，極少人肯以在朝之便，為客家權益努力爭取，以致政經力

量都掌握在別語族手裡，難以翻身。以台灣苗栗為例，劉、黃兩派系一直被執政黨所支配，使客家色彩那麼濃，地域分布那麼廣的語族環境，四十來年竟然不曾有過在客家文化上，做過令人滿意的事功。大部分取得政權的傑出人士，都一味向上攀，而置語族文化於不顧。

3. 客家人窮怕了，急於在物質上求改善，沒能在思想意識上深思，所以危機意識蕩然無存。由於客家人大都住在山區，經濟競爭力較弱，千餘年來都以節儉刻苦的態度營生，因此近幾十年來，台灣的客家人，為了商業貿易的生存，或為了政治利益的互惠，往往放棄自己的語言，而改用擁有絕對政治勢力的國語去和外省人交往，或改用擁有絕對經濟勢力的閩南語去和閩南人交往，久而久之忘了自己是誰？甚至有的雖然很清楚自己是客家人，卻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這些人自己沒有客家意識，他的家人當然也跟著放棄客家話了。

4. 主政者的語言政策，使客家話受到嚴重的傷害。這個問題比較令人非議的是台灣四十年來的國語推行運動，及日據時代的皇民化教育，使客家話遭受空前的創傷。回想閩客來台之初，客家人在人數及所據有的經濟環境上，都遠遜於閩南人，所以許多居住在四面都是閩籍人士的客家莊，為了生存，不知不覺變成只

會說閩南語的福佬客了。這種傷害可以說是出於無奈的自殺，只有令人惋惜而已，最令人扼腕的是他殺的行為，可以從日據時代說起。日本以異族統治，完全不顧漢人的意願，強壓式的執行他的皇民語言政策，使得現在五十歲以上的客家人，所接受的小學教育都是日本話，如果不是光復得早，整個台灣的文化、語言都會完全日本化了，客家話在這個時段裡也被忽視被遺忘了一大半，尤其新科技舶來物品及抽象的名稱，不借用日本話，就無相當詞彙可以表達了。（如「司機」叫運轉手，「車票」叫派司讖）。國民政府來台以後，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學習北京話是出於祖國情懷和環境需要，可以說是自願的、合理的。但第二階段在強力推行國語政策以後，就越來越不合理了，不但學校教育和大眾傳播完全被北平話所壟斷，甚至在學校裡規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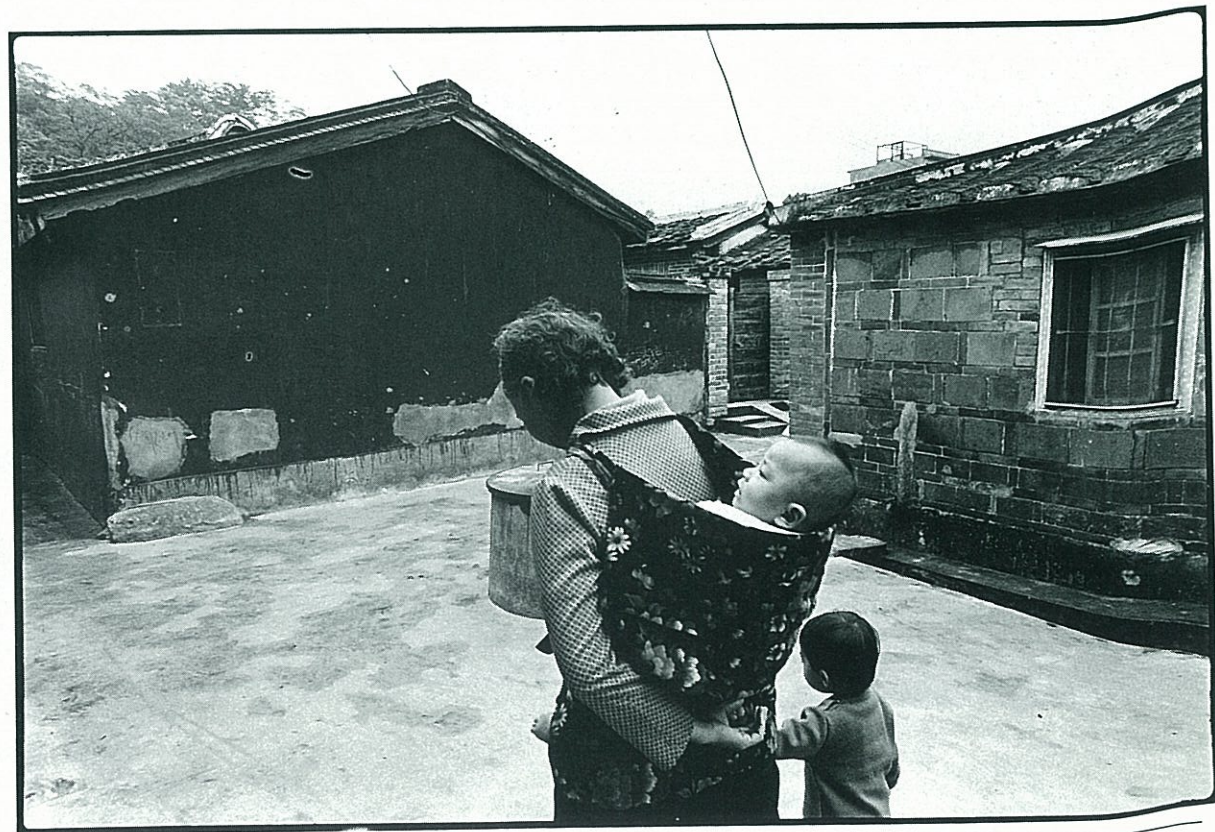
一句客家話就要遭受處罰，結果客家話的使用權，被剝奪殆盡。電視出現以後，影響力無遠弗屆，但電視裡沒有一個客語節目，客家子弟，不但學校裡不能說客家話，連在家裡也跟著電視說國語，因此只有四十年的時間，就使年輕的客家子弟幾乎丟失了自己的母語，而離鄉背井，掙扎在都會的客家人，為了生存，也成了隱形人，慢慢忘了自己的語言和身分，久而久之，麻木不仁，不願承認自己是何許人了。

以上所舉客家話的危機，有的是先天條件不足（如居地），有的是後天外力的侵害（如語言政策），但最令人憂心的是客家人本身，意識覺醒不夠，加上性格保守，就很難精神武裝起來和其他語族相抗衡。以今天台灣這樣的語言環境，可以推想，客家話的滄桑會是一部消亡史。為了挽救這種危機，政府應拿出誠意和

魄力，實行合理的雙語教學，在小學階段先學會說完整母語以後再來學國語，讓祖先的智慧財產——方言，得以完全的保存下來。

早年平埔族語的消失，固然是自然狀況下被同化，但關心語言、關心山地文化的人，總會為這種現象痛心不已，如今山地語言也瀕臨消失的危機，政府至今都不肯拿出一套辦法來解救危機，不得不令人揪心，接著面臨挽救危機的會是客家話，政府應該體認到，與其將來搶救困難，何不早點未雨綢繆，做個通盤的合理規劃，讓我們的語言生態得以平衡發展。

戰後一代出生的客家子弟，如何重建「客語」在現代工商社會的主體性，有待中、青輩客家族裔深度的覺醒。（阮義忠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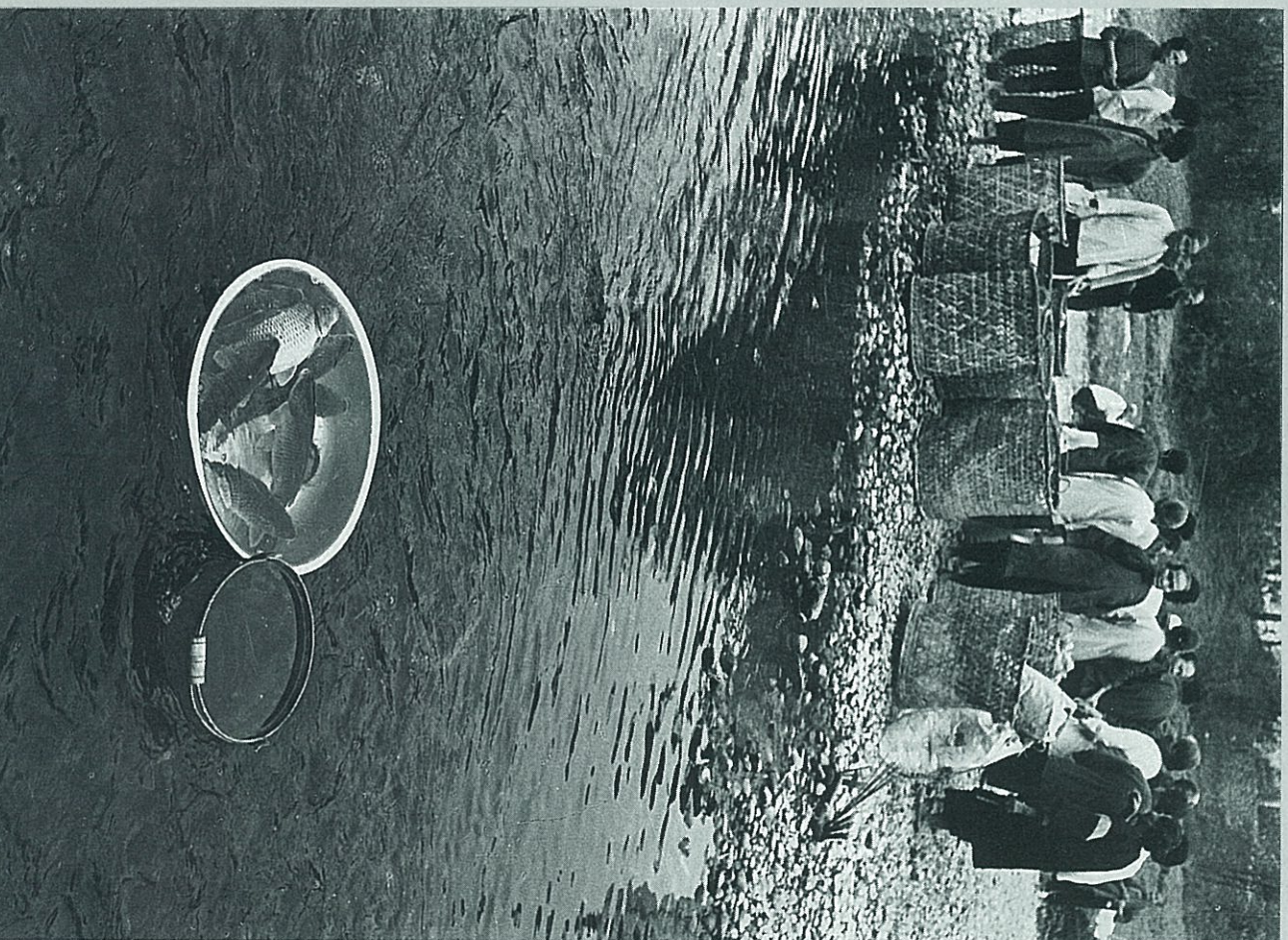
客家人緬念倉頡創字

客家人歷史感深重，在中國的漢人社會裡，尤為美談。

在閩客渡台的移民史中，唯有客家人為紀念發明中國文字的倉頡，每年農曆正月初九，也就是客俗中的「天公生」當日，都舉行盛大的慶典。慶典舉行之前一段時日，客家勤勉的婦女，利用農閒期間，肩

挑著大大的竹籠子到各庄去撿拾字紙屑，被當作文房四寶的一部份，零零碎碎地堆滿竹籠，而後肩挑回家焚燒成灰。積存到慶典當日，在天公廟前聚灰成塔，禮拜誦經之後將灰燼流放溪水，同時也舉行「放生」儀式，以示緬念並恩謝倉頡的創字之恩。





攝影：劉安明
時間：民國 52 年
地點：美濃

互敬 · 共生 · 共榮

做完這個專集，我們有三種強烈的感受：

頭一個感受是強烈的驚訝。即使是這麼一個粗糙的、初步的調查，我們就發現到我們對在台灣共生數百年的客家同胞所知少得驚人，而在另一方面，却有不少現實的、以訛傳訛的誤解。

第二個感受是惶恐。關於台灣客家同胞的歷史、和社會和文化，

我們才只是淺嚐初窺，但已可以從微末處想像其堂奧之深廣縱厚。而學界坊間，關於客家人的各種社會的、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研究，却如鳳毛麟角！

第三個感受是尊敬與喜悅。對於粗知台灣客系人民社會的、政治的、歷史的人，對於略知客家系台灣人獨特的文化的人，是無法不對這一同胞族羣衷心感到可敬的。對於非客系台灣人而言，客家同胞的「再發現」，是至大的喜悅與驕傲。

幾十年來，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巨輪運動的台灣資本主義，

正進行著依國際市場、商品和價值的均一化、管理化，而進行著台灣社會生活、價值的均一化、規格化及管理化。

在這巨大的運動之前，台灣內部不同族羣特殊的語言羣，文化羣與歷史羣，只有被迫喪失去獨自性一途。

在這樣的危機下，我們尤其對此二事感到愚不可及；

國民黨對客系社會的（政治上、選舉時）工具化；

少數福佬中心主義者欲強施福佬化改造於客族系人民。

當我們從製作這個特集中知道了我們對於一個在台灣共生了數百年的客家同胞之理解不足時，我們立刻想像了別的族羣對我們的不理解。

因此，我們把這個特集獻給我們重新認識的一切客家同胞，表達我們的喜悅與尊敬；

我們也把這個特集獻給客系人民追求人間解放的歷史，對他們所做的至大、至為莊嚴的貢獻俯首禮拜；

我們也把這個特集獻給全台灣不同的族羣，激勵大家認真、誠懇、善意地去理解對方，從而對於不同族系的異質性，由衷地欣賞和理解，並且在尊重、欣賞和理解彼此的異質性上，建設共生、共榮的深刻情感；

最後，我們把這個專集獻給那些方興未艾的探索和反思中的「客家人運動」。我們祝望這個運動不但使客系人民重建那光榮、勇敢的自我認同，也使其他族系的台灣住民，透過這個運動，像面對鏡子一樣照見了自己，也看到了別人，並且在鏡中相互凝視、微笑、擁抱…… ♀

菊花・幽靈 ・流氓

日本統治階級，
用現代醫學知識與儀器，
勉強留住遊息僅存的天皇，
以便重建右翼皇國民族主義。
在光怪陸離的「自肅氣氛」中，
右翼流氓暴力團
宣布了日本的緊急非常狀態。
日共、日本社會黨
和革新派知識份子，
輕易放棄了對「內化天皇」制的批判權。
天皇垂死前的鬧劇，
讓人嚴肅地重新詰問
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本質……

撰文 ■ 王墨林
攝影 ■ 吉井孝史

天皇死了。天皇裕仁早就死了！

這回到東京去，談到對中國人來說，日本對待垂死天皇的方式有一千一百個不可思議時，一位日本朋友劈頭就這樣告訴我。

「那個躺在宮內的老人，如果不是天皇，實際上早死了。」他說，「大量的輸血，用最尖端的現代醫學，去維持一絲遊移的呼吸，只不過是因為被天皇深深地內化的日本，不知道如何面對那個老人之死……」

●令人尷尬的「自肅」

去年九月，媒體上發布宮內廳的消息，天皇「御重身」（封建

敬語，生病之謂），也不知如何就有人開始「自肅」，即節制吃喝玩樂，節制消閒娛樂活動。在大眾傳播競相渲染下，像漣漪的水圈，愈播愈遠。百貨公司停止摸彩贈獎，婚禮延期，重要的公司、社會和國際活動取消或延期。聖誕節和新年近了，沒有人辦年貨、買禮物。生產品販賣一年一度的禮物商品相關的中小企業、商店和大百貨公司、禮品店有苦說不出。演變到去年底，公司一年一次的「暮年會」即年終宴會取消或秘密、簡化舉行。有些大公司則偷偷摸摸遠離東京，到伊豆、熱海去辦年終宴會。

這種奇異的「自肅」，可以發

展為不能吃日本人喜歡的紅豆飯，小店用以招徠的紅燈籠也被改成藍燈籠。在現代資本主義日本，這些封建的東西竟而因天皇垂死而在生活中細微復活，實難思議。

然而，到了十月底、十一月以後，垂死天皇之始終不死，不，日本現代統治機器之始終不讓天皇暢快死去，已經使全日本尷尬萬分。到皇宮廣場跪拜為天皇祈福者在銳減；到皇宮去簽名表示

台灣人原日本兵林歲德先生也勇敢地站在台上控訴日本天皇對台灣人民壓迫的罪行。



慰問（日人曰「記帳」）的人也在減少。雖然誰也不能出來取消煩人的「自肅」，但過長的「自肅」已經在生活上帶來具體的不便與損失。倒是股票生意照常，企業的運作除中小企業外，皆運行如常。然而，正如有一個日本朋友說的，本來聽說家族中的老族長病危，大家都有點震驚，各房遠近兒孫趕回來送終，那裡知道老人一個月、兩個月，始終不肯斷氣，大家逐漸不耐疲勞。悲傷的心情沒有了；丟在城市、辦公室的各種事開始讓人心焦，到後來甚至不知不覺間盼望垂死的人快快死去，把喪事完成，好回到城裡去，接續過去的生活。「天皇垂死的『自肅氣氛』已經快變成笑話了。」他調侃地說。

• 右翼暴力與大眾傳播

這奇異的「自肅氣氛」的形成，固然是由日本統治階層根部的保守、封建的東西所引導，但是它的擴大再生產，則不能不說是日本的大眾傳播工業。天皇病倒，全日本大小媒體競相報導社會的「自肅」，皇居參拜，「記帳」熱潮、戰時天皇回憶和天皇生平回顧……成篇累牘佔滿了報章雜誌版面和各種媒體。事實上，早在三、五年前，日本傳播界，日本政府就把天皇倒下的日子以「X day」為代號，從事繁重的準備工作。政府怎麼搞國悼、國殤和國葬，傳播如何報導，封建儀式、敬語的使用練習……簡直匪夷所思。

在報導尺度上，據說外語報和日語報標準完全不同。在日本的外文版，關於天皇病情，報導的具體詳實，但日本報則千篇一律，刊登宮內廳非常公式化的病情公報，乏善可陳。外國駐日新聞界對此非常驚訝，也做了不客氣的評論。評論家加藤周一就說日本的傳播工業，只有科技，却



沒有思想，不能做出像 BBC 水平的，富有批判性的節目。

日本統治階級和右翼流氓暴力團，有意藉垂死天皇來恢復日本民族主義，擺脫敗戰後的「大東亞戰爭有罪論」。「自肅」運動開始之時，右翼暴力團以恐嚇、威脅去強制日本個人、公司、行號奉行「自肅」。「自肅」期間，凡討論「天皇戰爭責任」、批判天皇制的言論、行動，都會受到右派暴力組織的恐嚇，使得

再「革新」的刊物也噤若寒蟬。「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日本獨佔資本，是通過天皇意識形態和流氓暴力團體統治日本的。」我的日本朋友說。

然而，我却幸而遇見了「七〇年反安保」鬥爭以來第一次、規模最大的反天皇示威：

• 滿身血漬的天皇

那是去年 11 月 27 日。東京陰悒而寒冷。下午接近一點的時

參加示威團體在出發之前，先行呼口號以提高戰鬥精神。

候，日比谷公園的野外音樂堂逐漸聚集鑽動的人潮，激昂的進步音樂從麥克風傳遍現場。

一個大型的，由 102 個反天皇組織、工人組織、環保組織、婦女組織、民主團體、殘障人組織和文學團體共同主辦的反對日本天皇制的羣衆大會就要開始。

集會的總口號是「不可准許讚美天皇制！」。一點稍過，以「追究天皇的昭和史」為中心的演講開始。兩點十分，詩人高良美子朗頌了反天皇的抗議之詩。接著是十幾個講員圍繞著批判當前日本社會和公眾傳播為迎接天皇死日所表現的危險、荒謬傾向講話。近下午四時，在著名革新系知識份子菅孝行和福富節男宣讀大會宣言後，開始列隊遊行。

逐漸增加到約 2000 人之衆的集會，打破了九月以來，為右翼政治體制和擁護天皇流氓暴力團體壓抑數月的禁忌，燃起反天皇意識形態的熱情。四點鐘左右，2000 多人的遊行隊伍，在練習和傳達了口號之後，開始向銀座、東京火車站方向徒步示威遊行。



媽媽攜同一雙小女兒舉著反對「自肅」的牌子，走在示威隊伍的最前端。

日本制服和私服警察在集會現場外密切注視集會的發展。並不斷地拍照、錄影。對於從台灣來的筆者而來，在「民主」日本看到日本警察對反體制民主運動的傲慢、權威表情幾與台灣相同時，不能不感到詫奇後的恍然。

示威隊伍的最前端，是一位母親帶著一對小兒女，拉開抗議標語布條，先導而行。

民主不要天皇！

反對尊崇天皇！

不可忘記天皇的戰爭責任！

不許美化天皇的昭和史！

反對以神道儀式當為國家行事！

反對動員國民崇悼天皇！

反對強制性的「自肅」和「追悼」！

打倒反共憲警國家的竹下政權！

昭和是滿身血漬的天皇！

解放皇居！解體天皇制！

反對反動的右翼天皇制！

這些口號標語，寫在布條上，寫在牌子上，在2000多日本和平主義者的口中呼喊。2000人的隊伍走出日比谷公園，要花上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東京的初冬有些陰悒。

• 警察暴力

日本警察，列成和示威隊伍一般長的行列，貼在示威隊伍的右邊。等到大隊伍開始進入銀座區時，乘著紅綠燈把隊伍分成兩截，說時遲、那時快，日本的鎮暴警察（稱為「警察機動隊」）從街邊迅速竄出，將隊伍攔腰堵截。

這時候，示威羣眾被沖散了。羣眾和警察發生了扭打、推撞。對於一個來自台灣的人，這是第一次看見日本警民大規模衝突。而日警對付示威民衆的敵愾之心，凶暴之氣，都使我想到我曾在場的台北「五二〇」事件

示威領袖大聲叫喊失散的民衆。「別怕！別被沖散了！趕快回來！繼續走！」有人在大街上高喊。示威民衆從四面八方會集，開始互相用胳膊彼此鎖緊。他們開始唱歌。其中有一條據說是大陸文革時代的戰歌「造反有理」的日譯版，但我聽不清楚歌詞。

示威的民衆的情緒反而比才出發的時候更為激昂。「反對警察暴力！」著名的學者菅孝行坐在指揮車上，用麥克風喊著。幾部宣傳車緩緩地開過，車上都有人在做反天皇制的演講。

我四處看東京市的市民。熙攘雜遝的東京市上，人民的表情淡漠。這浩大綿長的隊伍，他們的喊聲，都似乎與東京市民沒有絲毫關聯。

• 空虛和冷淡的日本

我具體地感受到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由」和「富裕」的可怕的空虛和冷漠。進入銀座區，日本警察數次利用他們可以控制的紅綠燈，把示威隊伍截斷，同時「機動隊」也試圖找碴以驅散隊伍。但是這回示威的市民和學生一有狀況就互相以胳膊彼此攏緊，高唱抗議歌曲，隊伍就不容易被打散。

銀座區依舊不減其熱鬧。我走到人行道去觀察，看見在料理店、咖啡室吃喝的人依然吃喝，稍稍向窗外瞥一眼，相信還不知道是什麼性質的示威，他們又立刻回到他們的食物與話題。這一切，和我在場的台北市「五·二〇」相像得令我震動。

6時左右，2000人的示威隊伍走過東京車站，在宮下公園再次集會演講解散。傍晚的東京，很快就天黑了，溫度開始明顯下降。人們似乎有些疲乏，三三兩兩的朋友和同志，沈默地走在一起，逐漸散去。日文版的「造反



有理」在播音車上響著，不久也隨車之遠去而遠去。我感到心情沈重。現代資本主義富裕日本的支配力，固然表現在流行化的「自肅氣氛」、天皇鄉愁和右翼日本民族主義的蠢蠢欲動，但也更加地在於銀座區、東京車站的國民的冷漠。它已經不需要戰前舉國歇斯底里的國民，它只要不長腦袋的大眾傳播、一小撮右翼流氓、不斷「發展」的經濟、和一大片政治冷感、社會冷感、批判冷感的國民……



反天皇示威隊伍在銀座街頭與警察機動隊衝突起來，造成互相格鬥的場面。

在一片混亂之中，警察機動隊強行逮捕示威人員，被伙伴即時救開。

詰問戰後民主

11月27日的日比谷反天皇示威，是「七〇年反安保」時代後第一個大規模天皇批判的示威；它不是由日共、社會黨系「革新勢力」所推動，而是由民間、草根小羣的結合體所推動，是9月以來，體制和暴力團聯合推行的「強制自肅」中，唯一敢公開高舉反天皇旗幟的運動。此外，日比谷大會，是直接越過媒體，指斥三個月來舉國上下，不分「革新」、保守人民、知識分子，隨「自肅」意識形態之波而逐流。

脅，在積極上，連平素以「革新」、「自由」號召的報紙、雜誌社、報人和評論員，對過度「自肅」，對使用敬語，對暴力團，對趁火打劫的右派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言論，以及對天皇與天皇制戰爭責任，皆未盡獨立、勇敢的評論和報知責任，最後，竟放棄了去年11月27日日比谷反天皇示威的新聞報導和評論。「日比谷示威」以後，我們開始特別關心這個問題：「到底，日本的民主主義在那裡？新聞自由在那裡？」我的日本朋友說，「戰後日本的民主與自由，是原

本重要報紙和週刊，却找不到日比谷示威消息時，愕然之後，我這樣想：「在台灣，解嚴以後，一股反共、法西斯、反中國、民族分裂的反動潮流，在富裕化的生活上，迅速而廣泛地流傳在幾個自稱為『獨立』、『自由』的報刊系統。台灣民衆的民主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要有必要的覺悟才行啊……」



反天皇活動深入至東京人力市場，日雇工人認為天皇制是造成階級歧視的罪魁禍首。

但具有這些重要意義，規模很大的示威，在11月28日的大眾傳播中，連「讀賣」、「每日」這樣的全國性大報，竟而隻字不提；國家大電視台如NHK也視若無睹，只有朝日新聞在不顯著的地方，以小兒巴掌大小，刊出了日比谷示威的消息。日本報章雜誌之多，特別是週刊性刊物之多，報導文化環境之「自由」，尤為亞洲專制國家知識份子所艷羨。但是，就「自肅」時期的言論來看，消極上，日本傳播懷於流俗，以封建敬語大量披露天皇垂亡消息，為「自肅氣氛」推波助瀾，接受右翼暴力團體的要

先存在過而最近弄丟的，還是它們根本從來不曾存在過？垂死天皇引發出來的光怪陸離，讓我們感覺到，以日本戰後高成長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天皇主義，反共保守主義和對美庸屬主義的綜合體日本，需要加以更深刻的分析與批判了……」

其實，再「自由」的資產階級報紙，對於民衆的民主、和平、解放勢力的消息，一向不會關心。此不獨日本為然，美國也一樣，美國報紙的右傾化，尤在雷根政權下變本而加厲。去年11月28日，示威的第二天，當我到報攤上一口氣買了六、七份日

客籍 貧困傭工 移民的 史詩

——「渡台悲歌」
和客系台灣移民社會

撰文■陳映真

■敘事詩「渡台悲歌」

勸君切莫過臺灣，
臺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
知生知死都是難。
就是客場也敢去，
臺灣所在滅人山。
臺灣本係福建省，
一半漳州一半泉。
一半廣東人居住，
一半生番併熟番。
生番住在山林內，
專殺人頭帶入山。
帶入山中食粟酒，
食酒唱歌喜歡歡。
熟番元係人一樣，
理番吩咐管番官。
百般頭路微末處，
講著賺銀食屎難。
客頭說道臺灣好，
賺銀如水一般了。
口似花娘嘴一樣，
親朋不可信其言。
到處騙惑人來去，
心中想賺帶客錢。
千個客頭無好死，
分屍碎骨絕代言。
幾多人來聽信言，
隨時典屋賣公山。
單身之人還做得，
無個父母家眷連。
涓定良時和吉日，
出門離別淚連連。
別卻門親併祖叔，
丟把坟墓併江山。
家中出門分別後，
直到橫江就搭船。
船行直到潮州府，
每日五百出頭錢。
盤過小船一晝夜，
直到拓林巷口邊。
上了小船尋店歇，
客頭就去講船錢。
壹人船銀壹圓半，
客頭就受銀四圓。
家眷婦人重倍價，

轉=回
客場=地下藏物處之地方=墳場
人會在臺灣失掉之意
昔時山胞多種植粟釀酒
熟番已和漢族一樣，即已同化
什麼行業也難做
賺錢不容易
客頭=是指帶路人作嚮導之人
賺錢非常容易
花娘=媒人
不擇手段只想賺帶路錢
客頭沒有一個是好人
都是騙人之話
好多人被騙
賣出祖產
未婚之人比較簡單容易
涓定=選定
淚連連=流淚不止
辭別親戚朋友
拋去家鄉之一切
橫江=潮州府下一地名
盤過=換乘
拓林巷=地名

兩人名下賺三圓。
各人現銀交過手，
錢銀無交莫上船。
恰似原差禁子樣，
適時反面無情講。
各人船銀交清楚，
亦有對過在臺灣。
大船還在巷口據，
又等好風望好天。
也有等到二三月，
賣男賣女真可憐。
衣衫被帳都賣盡，
等到開船又食完。
也有乞食回頭轉，
十分冤枉淚連連。
也有不轉開船去，
船中受苦正艱難。
暈船嘔出青黃膽，
睡在船中病一般。
順風相送都容易，
三日兩夜過臺灣。
下裏大船小船接，
一人又要兩百錢。
少欠船銀無上岸，
家眷作當在船邊。
走上嶺來就知慘，
看見茅屋千百間。
恰似唐山糞棚樣，
乞食寮場一般般。
尋問親戚停幾日，
歇加三日不其然。
各人打算尋頭路，
或是傭工做長年。
可比唐山賣牛樣，
任其挑選講銀錢。
少壯之人銀十貳，
一月算來銀一圓。
四拾以外出頭歲，
一年只堪五花邊。
被補蚊帳各人個，
講著答床睡摸蘭。
夜晚無鞋打赤腳，
誰知出屋半朝難。
自己無帳任蚊咬，
自己無被任凍寒。
做得己身衫褲換，

錢沒有付清不得上船
如捕差看管犯人一樣
約定在臺灣付清
大船還停在巷口
昔時戎克帆小船要看天氣
可知臺灣海峽之險惡
錢用光了只好回家去
欠船錢就不許離船上岸
只好留下家眷去上岸拿錢
走上嶺=登上陸地
房屋都是很簡陋的茅屋
好像家鄉的廁所一般之房屋
無異於乞食寮
在於親戚家停留幾日
僅住三日就顯出不高興
頭路=職業
長年=一年為期之長工
家鄉之牛市場一樣
銀錢=價錢
銀十二圓
四十歲以上較老的人
只值五銀圓
個=的之意
摸蘭=毛藍，毛藍係竹編的淺底
容器有大小個

又要做帳併被單。
年頭算來年尾去，
算來又欠頭家錢。
若然愛走被作當，
再做一年十貳圓。
年三十日人祀祖，
心中想起刀割般。
上無親侍下無戚，
就在頭家過個年。
初一到初四止，
除扣人工錢一千。
搶人不過亦如此，
臺灣一府盡皆然。
人講臺灣出米谷，
病膿滑血花娘言。
講著食來目汁出，
手扛飯碗氣冲天。
一碗飯無百粒米，
一共蕃薯大大圈。
三餐蕃薯九隔一，
飯碗猶如石窖山。
臺灣蕃薯食一月，
多過唐山食一年。
頭餐食了不肯捨，
又想留來第二餐。
火油炒菜喊享福，
想食鹹魚等過年。
總有臭餛飩鹹菜，
每日三餐兩大盤。
想愛出街食酒肉，
出過後世轉唐山。
雞啼起身做到暗，
又無點心總三餐。
想食泡茶煨米仔，
吞燥口涎遲疑吼。
一年三百六十日，
日日如是一般了。
落霜落雪風颭雨，
頸燒額痛無推懶。
拾分辛苦做不得，
睡日眠床除百錢。
各人輕些就要做，
行路都還打腳偏。
換衫自己雞啼洗，
破爛穿空夜補連。
自己上山擔柴賣，
一日算來無百錢。

如果想離開就留下被作為抵押
年三十日=除夕
看到人家祭祖就感傷
騾=休息之意
過年休假日也要扣錢雇主極刻薄
病膿滑血=胡說八道
目汁=淚水
氣冲天=怒氣騰騰
大圈=大塊
九隔一=十中之九=九和一之比
石窖山=藏石推一樣
臺灣蕃薯可能比家鄉的好食之意
用油炒菜就很難得之意
過年新春纔有鹹魚可吃
臭餛飩=魚脯乾
那是再世後之事了
這麼長時間之工作竟沒有點心食
煨米仔=燥米
很想很想食之意
有病也不能休息
雖然白天臥床也要扣除工錢
病好一點就要工作
病未完全好走路都不穩定
空=孔 連=縫

大秤百斤錢一百，
磧得肩頭皆又彎。
併去併轉三鋪路，
轉到來時二三更。
除踢三餐糧米食，
長有只好好買烟。
奈何又著同人做，
又著同人做長年。
唐山一年三度緊，
臺灣日日緊煎煎。
睡到子時下四刻，
米槌椿臼在壘間。
三人椿臼三斗米，
就喊食飯扛菜盤。
蕃薯又燒難入口，
樣般吞得下喉咽。
食得快來怕燒死，
食得後來難獵班。
出門看路都不到，
腳指踢出血連連。
朝朝日日都如是，
賣命賺人幾拾錢。
客入之家還靠得，
學老頭家正是難。
一年到暗無水洗，
要尋浴堂就是難。
生成禽獸無異樣，
若係人身都會爛。
所挑擔干兩尺半，
竹棍圓架在肩。
又要大條又併硬，
水牛洗軛一般般。
天下耕田用腳踏，
臺灣耕田用手爬。
已多耕田愛欠債，
莫非後世報前冤。
耕田只可如擲草，
走盡江湖不識見。
就比孝家接母舅，
恰似烏龜上石灘。
雙手用爬腳用箭，
天光跪到日落山。
面目一身泥鬼樣，
閻王看見笑連連。
一日跪到錢一百，

磧得=壓得
併去併轉=往復，一鋪路=兩茶
亭間之距離
除踢=除掉
長有=存下的
家鄉一年僅有三次之忙碌
在臺灣每日都忙碌不堪
下四刻=凌晨一時
起來就等著的椿米工作，壘間=
輾米作坊
椿好米後
燒=燙
樣般=如何
難獵班=跟不上人家
還沒有天明之意
每天都如此
學老=河洛人
沒有水洗澤
爛=爛
擔干=扁擔
和牛拖犁之軛一樣掛在肩上
粵俗以兩腳踏田
耕田之人多欠租
可能是地主前世欠人之債？
擲草=拔草=除草
不識見=沒見過
父母死時之跪著接母舅一樣

跪到三日膝頭穿。
半晝食了真點心，
鍋爨蕃薯滿菜盤。
一年田禾跪兩次，
早冬跪孝盡皆然。
真係臺灣人好巧，
何用唐山人可憐。
皆因前生有罪過，
今世天差來跪田。
若用頭顱去搗草，
一年割谷當三年。
耕田頭家若不曉，
水牛洗角一般般。
試得幾年若是好，
又要奇巧好相傳。
臺灣之人好辛苦，
唐山牛隻好清閑。
切呀切時天呀天，
不該信人過臺灣。
一時聽信客頭話，
走到東都鬼打顛。
心中想起多辛苦，
目汁流來在胸前。
在家若係幹勤儉，
豬牯都有假褲穿。
在家若是幹檢點，
何愁不富萬萬千。
臺灣不是人居住，
可比番鴨大海邊。
馬牛禽獸無禮儀，
看起心頭怒冲天。
不敬斯文無貴賤，
阿旦和尚稱先生。
農商轎夫併乞食，
相逢俱問頭家言。
讀書兒童轎夫樣，
比我原鄉差了天。
並無一點斯文氣，
赤腳蓬頭拜聖賢。
寒天頭布包耳孔，
熱天手帕半腰纏。
到此斯文都餓賤，
看見心頭怒冲天。
迎婚嫁娶去恭賀，
未見一人有鞋穿，
赤腳短衫連水褲。

膝頭會跪爛皮
水田之除草工作有點心可食了
點心是供煮熟之蕃薯
戲謔之言
可能會大豐收之戲言
和跪著除草一樣可傳下去
臺灣人不如家鄉之牛
呼天呼地吐嘆訴苦之意
陰府之鬼差也會怕怕
想到此事心中很難過
流下的淚水流濕了胸部
幹=怎麼，怎麼勤儉的話
家養的豬隻也會有綢緞可穿
如此節儉的話
一定成為大富豪了
番鴨不是在於海邊生存討食的動物
在臺灣之人如牛馬般無禮貌
斯文禮貌在此地一點都不值錢
戲子和尚也是先生
任何職業連乞食
都是一樣
連讀書之兒童也和轎夫一樣不通
耳孔=耳屎
水褲=黑色棉短褲。老一代臺灣

農民還在穿。

洗身手帕半腰纏，
席筵無讓賓和客。
搶食猶如餓鬼般，
且郎驕夫廳堂坐。
上等人客坐壘間，
不知貴賤馬牛樣。
看起心頭似火煎，
無論本族及外姓。
一介禮包食兩餐，
還有一起污穢事。
心中怒恨不敢言，
若然傳轉唐山去。
當面被人啞口涎，
那有男人併婦女，
相共水桶洗身焉。
又愛擔水煮飯食，
食了都會衰三年。
新正叩起天神福，
打糝奉神敬三官。
這糝若然神敢食，
亦非天上個神仙。

燒香跪到膝頭穿，
赤腳包頭拜神仙。
土地伯公有應感，
處處一有伯公壇。
所見祀神紅龜糝，
所見有妻烏龜般。

大聲不敢罵妻子，
隨其意下任交歡。
拾個丈夫九個係，
只有一個不其然。
野夫入屋丈夫接，
甜言好語侍茶烟。
范丹婦人殺九夫，
臺灣婦人九夫全。
出門三步跟隨等，
結髮夫婦無幹賢。
總愛有錢就親熱，
聲聲句句阿哥前。
臺灣婦人有目水，
看你長有幾多錢。
交得一年和半載，
錢銀幹多也會完。
幾多雞啼無半夜，

相爭坐位不管三七二十一

且郎=擔送嫁粧之人
壘間=碾谷之地方

看那情形非常不順眼

留下了一大堆髒亂

啞=吐

僅有一擔桶

女人洗過身之桶不祥之意

打糝=作糝

用不潔的桶水所造成的不祥之糝
會食那種糝大概不是神仙之類，
個=的

對神非常敬虔之意

拜神也那個模樣

土地伯公可能很靈

才處處都有伯公祠

敬神都用紅龜糝(糝)

有妻之男人大概都是做烏龜(妻有情人)

係=是

多位情夫之意

情夫們侍候妻子

真的夫妻反而沒有怎麼相隨

目水=眼光

半載=半年

幹多=怎麼多

辛苦如牛一般了。

一介銅錢三點汗，
一日賺人幾多錢，
後生之時身子健。
落身如牛做幾年，
運數好時件件著。
嫖亦不得已多錢，
心中想愛後頭事。
恐怕時衰運敗年，
一到無錢就各樣。
路上相逢目不見，
行前去問都不應。
皆因錢了斷情緣，
開聲就罵契弟子，
鉅頭襖衫差了天。
疾病臨身就知死，
愛請先生又無錢。
睡在寮中無人問，
愛茶愛水鬼行前。
病到臨頭斷點氣，
出心之人草蓆捲。
當日出門想千萬，
不知送命過臺灣。
臺灣此是滅人窖，
一百人來無人還。
若然個個幹知想，
臺灣婦人變荒田。
臺灣收割真各樣，
庄庄婦人鬧喧天。
聽見田中谷桶響，
打拌身扮就到田。
手拿蓼蘭木搗棍，

開眉笑眼喜歡歡。

甜言細語稱司阜，

蓼蘭槩子擺兩邊。

手拿木槌微微笑，

恰似玉女降下凡。

花言巧語來講笑，

弄得零工喜歡歡。

一手禾排打四下，

就丟去妹蓼蘭邊。

放此臺灣百物貴，

惟有人頭不值錢。

一日人工錢兩百，

明知死路都敢行。

一分錢也辛苦賺的
一天纔賺人多少錢？

像牛一般強壯勤快去工作
如果遇到好運成富也不難
想去嫖也無能為力因需要多錢

各樣=變樣

契弟子=不肖子，不長進的傢伙
襖衫=晒衫、鉅頭不是晒衫用的

先生=醫師，客族習慣上稱先生

鬼行前=沒有人行前

死了

好心人施草蓆

出家門時滿懷希望、計劃

一點也沒想到會在臺灣死去

臺灣是如滅人的地穴、墳場

大家都會怎麼想的話

臺灣婦人就沒有男人理她們了

各樣=不一樣

女人就忙碌起來

蓼蘭=毛藍，木搗棍打脫谷子用的

司阜=工作工人敬稱為師父客語同音

抽藤做料當民壯，
自己頭顱送入山。
遇著生番銃一響，
登時死在樹林邊。
走前來到頭斬去，
變無頭鬼落陰間。
不論男人併婦女，
每年千萬進入山。
千誤萬差在當日，
不該信人過臺灣。
李凌誤入單于國，
心懷常念漢江山。
我今至此也如此，
黑髮及為白髮年。
心中愛轉無盤費，
增加一年又一年。
家中父母年已老，
朝晚悲哭淚連連。
每年來信火燒死，
歸心如箭一般般。
若然父母凍餓死，
賺銀百萬也閑情，
又係百般微末處，
那見有人賺銀還？
人想賺銀三五百，
再加一年都還難。
歸家說及臺灣好，
就係花娘娘子言。
叮嚀叔侄併親戚，
切莫信人過臺灣。
每有子弟愛來者，
打死連棍丟外邊。
一紙書音句句實，
併無一句是虛言。

當民壯=守番漢邊界地的隘勇

盤費=錢

每年都來信推得火急

很不容易賺錢處處都難
有否見到人賺錢回家麼？

娘子=娼女

■「悲歌」中所見客系台灣移民社會

台灣民藝品商人曾吉造先生約在1970年代初，在竹東地區發現了長達353行的客家民間故事詩，描寫北部客系移民生活之苦。研究台灣史的民間學者黃榮洛加以初步整理修訂後，加上「渡台悲歌」的題名，發表在中研院民族所的刊物。以下是筆者粗淺的讀書筆記。

•「悲歌」的作者

能提筆寫詩，當然是知識份子。但這位夾在當年從大陸渡台謀生的客家破產農民行列的作者，當然只是略通文字的民間半農半書的「半知識份子」。「悲

歌」的文字粗陋，可以說明這一點。這種士大夫知識份子的自覺，使他尤其無法忍受當年來台客系移民遭到層層剝削、和極端嚴苛貧困的生活。這可以從他嘲笑台灣移民社會粗暴無文、階級關係混亂、男女關係濫雜……都具見作者「半士大夫」階級的思想型態。因此他也顯得特別懷念「唐山」原鄉勞動強度比台灣低、士大夫社會系統比較完備的社會，相對地對於階級剝削嚴酷、對客系傭工佃丁深重歧視的台灣閩南系移民農業社會，充滿憎惡、痛苦之情。「悲歌」的寫作目的，在於力勸原鄉之人，不要再聽信勞力掮客的甜言蜜語，免得來台灣受盡苦辛。這故事詩最後是以這樣的語氣結束的：「如果有原鄉子弟急著想到台灣來，父老可以把他們一棍子打死，連屍連棍棄置野外！」足見作者對移台的深惡痛絕。

•勞力掮客

最近泰國、菲律賓男女勞動力，以非法居留的方式留在台灣，投入台灣社會最低層的勞動，為自己和家人餬口謀生。經濟滯阻、失業人口過多和貧困艱難地區的超廉價勞動力，流向經濟發達、工資相對性地高的社會，是猶如水之向下一樣的自然。廣泛亞洲貧窮國家的勞力，在近年大量流入日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造成「外籍勞工」問題，就是最近的例證。當時大陸沿海地區破產的農村勞力，湧向新開闢的台灣省，當然連清廷海禁也不能遏止。

在這勞力流動的潮流中，產生了接近奴隸買賣的勞力掮客，即「悲歌」中所稱的「客頭」。

客頭先以花言巧語向大陸貧困農民說台灣生活之富裕，謀生之易。被說動的農民，以「每日五百出頭錢」的代價等船期。有了船以後，就得繳以人頭計算的船錢。冒禁攜眷者，還要繳加倍的船錢，否則無法上船。

繳定船錢以後，在等待適當的氣候開船期間，客家農民還得交「每日五百出頭錢」等船。兩三個月不能開船，農民盤纏日盡。就典當、賣兒賣女度日。等不下去的農民，以完全破產之身、含淚回去原籍。好不容易「三日兩夜過台灣」的農民，下船時又繳兩百錢。沒有錢繳下船錢的，必需把家眷留在船上質押，自己先下船賣身贖眷。

勞動力的商品性質，即使在前、現代的嘉慶年間，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客頭和船東對貧困客家農民的層層非情的剝削，以及農民對客頭深沈的怨憤，透過詩人拙樸的民衆性語言，做了激憤的抗議。

今天，台灣「外籍勞工」問題的背後，也隱藏著台灣在亞洲各地使館中不肖官員、台灣勞力掮客、資本家和東家對菲律賓和泰國男女勞動者黑暗的剝削和壓迫（關於在港台菲籍女傭最早的報告，見「人間」雜

誌 12 號，1987 年 10 月)。「悲歌」以它「古典」的方式，為天下貧困農民向外流徙的勞動者做了悲憤的控訴，讀之動容。第三世界廣泛貧困農民向外流徙的潮流，即使在 80 年代的今天，愈演愈烈。因此「悲歌」也取得了鮮明深刻的時代性。

• 客家移民傭工的慘史

「悲歌」用了很長的篇幅，詳細描寫了客系來台移民的生活。「悲歌」中的移民，是移民中的最低層，即尚未「升」為佃農的傭工階級，是出賣最原始的肌肉勞動維生的，古典的農業工資無產階級。

客系移民傭工，下船之後，先住在若今日中南美洲莊園奴工工寮。粗陋低矮的「千百間」「茅屋」，「恰似唐山糞場樣」，「乞食寮場一般樣」。他們到勞力市場上去，「可比唐山賣牛」一般任地主挑選定價。少壯勞動力年薪十二銀圓。四十歲以上的人一年十二個月只能賣五個銀圓。以這微薄的工資，除了生活，還得購置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如蚊帳被舖，一年結算下來，還倒欠地主的錢。年冬休假四天過年，地主扣工錢一千個錢，生病臥床，每天扣一百錢。自己上山撿柴火賣錢補貼，一百斤柴只能賣一百個錢。一年到頭吃的東西，是台灣窮人最典型的蕃薯和不到「百粒米」的飯。凌晨一時就得起來勞動，勞動量大，沒水洗澡……

台灣移民社會地主階級，不論閩客，對於不論閩客的「傭工佃丁」的殘酷剝削，是台灣社會發展史中生動而普遍的現實。而剝削與反剝削的鬥爭，又以各式各樣「反清復明」、「倒滿」的形式，即「傭工佃丁」階級對依附大清權力的台灣地主階級的反叛，表現為與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蜂起完全相同的「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台灣移民社會史。現在有一些人喜歡以台灣移民「抗清」的農民叛變，來附會「台灣人反中國統治」的「理論」。「悲歌」的社會經濟內容，却給予這「理論」以血淚的、生活的揶揄。

• 移民社會的勞動與生活

閩南農民以跪姿蒔田，而粵系農民却站在田裡以靈活的雙腳蒔田。以閩南系移民為大多數的台灣農村勞動方式，對於客系農業傭工，自然很不習慣。寫「悲歌」的農民詩人更是一肚子牢騷，借題發揮，在滿紙辛酸淚的「悲歌」中，寫出幾行幽默的詩行。詩人說，跪著插秧蒔田，活像是「孝家接母舅」，「恰似烏龜上石灘」。詩人還說，如果一定要人跪著在田裡幹活，「雙手用爬腳用箭，天光跪到日落山。面目一身泥鬼樣，閩王看見笑連連」才能種出莊稼，那麼「若用頭顱去插草」，一定會「一年割穀當三年」

了！

台灣移民社會形成的過程，從土地關係上去看，是大陸上土地關係，即「地主—佃農」關係的移植和延長的過程。在這形成過程的初期，自然地顯示出生活上和階級關係上活潑、混亂、重編的現象，而使階級關係和社會秩序顯示出饒富生命力的混亂狀態。這些現象，看在備受掠奪與壓迫，一肚子士大夫價值的農民詩人的眼中，尤其忿忿不平。

詩人埋怨赴結婚宴席的人衣衫不整，吃相粗野，坐席沒有尊卑上下，吃得滿地狼籍。詩人還說移民社會中「不敬斯文無貴賤，阿旦和尚稱先生」，「讀書兒童轎夫樣」，「赤腳蓬頭拜聖賢……」，對階級秩序的混亂，極不以為然。詩人也嘲笑男女洗澡都用同一個水桶。這水桶也用來挑水做飯給人吃、做糕敬神。基於士大夫階級對女性的歧視，視婦女為不潔，詩人對這種洗過女身的水桶與飲水用水桶不分的現象，十分憤恚。

但是從今日的眼光看來，台灣移民社會的封建土地／階級關係整編過程中，似乎有某種階級／性別格差「消失」或弱化的意義，甚至似乎也有一時的階級和性別上的某種「平等」的跡象。

封建的階級／男女關係之尚未森嚴化的現象，還表現在男女兩性關係上。由於清廷的對台移民政策，禁止女眷來台，在下層移民中，有嚴重的男多女少的問題。而其中以獨身的客籍農業傭工最多。因此，下層閩系移民的妻子，擁有買賣、金錢關係的情夫，俗成「客哥」，而以「客兄」之稱，遺留到現在的閩南語中，指謂有夫之婦的情夫。事實上，據說這種因生活的貧困，在下層階級中的「租妻」、「共妻」的習俗，也存在於大陸的若干貧困地區。

寫「悲歌」的客家傭工詩人，對於當時台灣貧困的下層移民社會中的「共妻」生活，有生動的描寫。十中有九個妻子蓄有經濟性的情夫。丈夫對妻子和情夫低聲下氣。而一旦情夫床頭金盡，「路上相逢」時看都不看一眼，此「皆因錢了斷情緣」。如果情夫還不識趣，苦苦相纏，就會討來一頓辱罵。

封建時代的「貞操」觀，來自土地成為私產。為了保證財產繼承給父系的嫡子，婦女的財產化、附庸化和絕對的「貞操」觀，以強大的法律和道德形式，強加於婦女。但對於家無恆產的低層閩客傭工階級，在苛酷的生活之前，封建的片面貞操體制瓦解。婦女固然以「愛情」換取生活資料的手段，但也正因為婦女有「經濟能力」，而獲致無法訕笑的「解放」，使她們能夠掙脫幾千年來加諸中國婦女的夫權、宗族權和瑣碎沈重的家務勞動與農田勞動的壓迫與剝削，並且有了「自由」戀愛的可能。然而，看在這位傭工詩人的眼中，却噴有怒言了。

另外一個苦惱著詩人的是，每到收割時節，一大堆貧苦婦女，「恰似玉女降下凡」，以「花言巧語來講笑」、「開眉笑語喜歡歡」的巧笑媚姿，挑逗和討好可憐的單身傭工，讓他們故意留下更多的餘穗，好讓她們撿回去當糧食。單身的詩人，對此顯得愛惱交加。「一手禾排打四下，就丟去妹蘿蘭邊」，顯然是那些可憐的單身傭工暗戀求愛的方式吧。

• 漢「番」爭地下的冤魂

一部台灣移民史，其實也是一部移墾漢人掠奪強佔台灣原住民土地的歷史。因此，漢族移民和台灣原住民之間的土地掠奪與反掠奪的鬥爭，在當時之慘烈，可以想見。清廷駐台官吏，為了平息這種族爭地的衝突，屢次劃清漢人和原住民間的地界。但是貪婪、為生活所逼的漢人，却不斷地犯界犯禁，擴充自己的土地，造成兩個民族間為地為水互相殘殺。而原住民則以殺人敵首，以為報復。貧苦的客家傭工，不惜受雇當漢番交界的地方守衛和墾拓，甚至「不論男人併婦女，每年千千萬進入山」。遇到原住民開鎗抵抗，「登時死在樹林邊」，死後更遭原住民依俗割走頭顱，使死者「變無頭鬼落陰間」。客家傭丁死在漢族與原住民爭地的鬥爭中極多。近讀客籍著名先行代作家龍英宗寫自己家族移民史，祖輩移民竟有多位在土地爭掠中被殺敵首的。

但是，在漢人被殺斬首的對面，却是台灣原住民被集體殘殺，大片土地被掠奪強佔的血淚歷史。被閩系地主逼誘到漢「番」隘界，慘死在兩族土地掠奪和反掠奪鬥爭中的客籍傭工，固堪憐憫，但是如果擺脫台灣史的唯漢族中心和閩系中心觀點，對於至今還在為「還我土地」而淒憤鬥爭的台灣原住民，做為漢族系台灣移民子孫的吾輩，應該有什麼樣的反省，實堪深思。

• 貧困移民的史詩

「渡台悲歌」全長 353 行，恐怕是中國最長的敘事詩。這首長詩有這幾個特點：

• 篇幅很長。在中國文學獨特而奇異地缺少大河式長篇敘事詩或史詩的傳統中，「悲歌」自然地取得了重要的文學史、尤其是中國民眾文學史上的地位。

• 作者佚名，是一位「半士大夫」的貧困客家人、農業傭工無產階級詩人的作品。因此，一方面作品缺少經過士大夫階級作品的精緻雕琢，在藝術性上固有所不足，但另一方面却表現出民眾文學的樸稚和粗獷的風格，有罕見於士大夫文學的遼闊和壯麗。

• 作品不在敘述才子佳人的際遇，不寫帝王將相宮闈深閨的故事，却寫的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破產農村的農業傭工無產階級的生活和感情，寫他們的痛

苦、血淚、苦惱和希望，並且以民眾的現實主義手法，在無法充份掌握為士大夫階級所獨佔的漢語的局限性下，寫成壯悍悲憤的詩篇，為無數早期台灣移民、從而也為廣泛的中國「下貧」農民的苦難代言，尤為台灣鄉土文學史上極其重要而光輝的作品，對當前萎靡虛脫的台灣文學，起著啓發和批判的作用。

• 「悲歌」是中國貧苦移民的史詩。因此，它為後人留下十分珍貴的史學的、社會史的、政治經濟學的材料，使我們能藉以生動鮮活地重建 (restore) 台灣早期移民的具體生活和感情，和當時生產關係中的諸面相。進一步發掘移民時代的文學作品（如芝加哥大學文雄（許達然）教授之所事），重新以民眾史的觀點，重建台灣社會發展史的重要性，因「悲歌」的出土，而顯示其現實的意義。

阿逢拈 看相擲

——失傳的客家習俗

撰文■楊應財

佳冬俚語：「阿逢拈看相擲（相擲）——到暗才知得。」這個客家民眾的歇後語，意謂凡事要到最後一分鐘才定成敗勝負，有勉人堅持到底之意。但這歇後語也有客觀上的生活習俗的基礎。在我童年記憶中，

每逢端午節的那一天，當母親煮熟了粽子，我便急忙地抓了一個，跟在大人後面猛跑，向庄東的田野奔去，趕著觀看一年一度的盛會——「相擲」。(音註——)

記得那是日據太平洋戰爭前，四月冬的農作收成後，禾稔已上了槁棚。大片的平原，一眼望去，僅餘一排排的田埂及腳下的三寸禾頭稔，這就是「相擲」的戰場。那天的「石戰」，由佳冬下六根對賴家村。一大早，年輕的村婦們擔著長耳畚箕，到河邊撿滿一堆堆的鵝卵石，看著這些鵝卵石，我似乎有一種感覺——它們都有一雙眼睛，要不然怎會那麼準確地打中對方呢？只是它們被亙古以來榮枯河流的洗晒，已經知道極力內斂自己的紋采，隱藏它那銳利的眼神。那天，經村婦們的挑撿，傳遞到壯丁們的手中。石戰開始了，兩村的石頭像彈雨般的落下。原來是對方開始突擊。這邊大伙趕緊退到莊尾的伯公樹下，頭戴斗笠，雙手握石，各攜備袋，準備還擊，如此一追一退，一來一往，有的手脫了腕，有的鼻青眼腫，有的全身傷痕累累，奇怪的是竟然從沒聽說石頭打死過人的。最狠的莫過於被對方俘擄，抓去脫褲子，在其下體塗上牛(馬)車油(柏油、瀝清)後釋回，真叫人感到哭笑不得。

這種傳統的田賽，要等到佔領了對方村邊的榕樹伯公，就算戰勝。「石戰」的原則，是不能追進對方村內。追入對方村內，視為欺侮，稱之「辱莊」。那天上午的「相擲」，由賴家村佔盡優勢，志得意滿。午後，下六根一莊秘密重整人馬，由主將古奇山領軍，兵分三路出擊，那時我與阿逢伯及許多觀戰者躲在田溝草叢中，隨陣漸進，賴家莊開始在勝利的鬆弛中退兵。此時陣勢改為二龍出水，左右鉗形夾殺，使賴家村慌忙撤退，我方陣勢又換，一字長蛇後面直追，一舉攻佔對方榕樹伯公。那時大家興奮異常，雀躍慶賀，阿逢伯更是激動直呼：「過癮！過癮！到暗才知得！到暗才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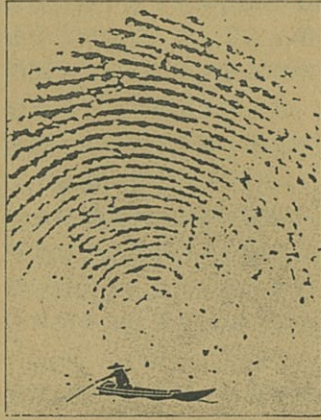
隨著日曆一張張的撕去，「相擲」這個佳冬客家傳統，歷經幾次日本巡查的勸阻無效，後來在蕭恩鄉任庄長時改為鄉內運動大會而停掉了。

聽說：「相擲」係起源於清末的「刀子會」，其性質有如基金會，由莊上大家出錢出力，共同抵禦外患之組織，當村人有因戰傷亡，「刀子會」則負責醫療撫恤。「相擲」的目的，即在培養年輕人強健體魄及武勇團結的精神。當時隣鄉的河洛人即有風聲：「佳冬客人的石頭足厲害！足準！」

今年的五月節，我手中握着粽子，客家白米水煮的粽香，引起我心中的喃喃念——那有眼睛的鵝卵石，古奇山前輩的神勇；以及阿逢粘的名言：「到暗才知得！到暗才知得！」。

鍾喬 著

在血泊中航行



定價 / 80元
郵撥 8 折

文學以人為起點，也以人結束。有了「人」這個主觀能動的存在，社會、歷史、思想才得以衍生、凝聚，參與文學創作的具體行動。換言之，文學中「人」的地位與價值一旦被抽離、架空，代之以空洞的幻想、夢魘般的囁語時，則文學失去了傳達人的憧憬、希望的特質；更無法在歷史的透視中，反映廣潤人民的苦難或歡騰了。鍾喬的詩作訴說著他困頓、苦索的文學性格；並深信唯有在衝突、激盪中持續推進，文學才成為革新行動的一部份。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副刊人間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年份	1年	2年
港澳區	NT: 1696元(水運) US: 60.6	NT: 3232元(水運) US: 115.4	
	NT: 2404元(空運) US: 86	NT: 4648元(空運) US: 166	
亞洲區	NT: 1900元(水運) US: 68	NT: 3640元(水運) US: 130	
	NT: 2644元(空運) US: 94.4	NT: 5128元(空運) US: 183	
歐美區	NT: 1900元(水運) US: 68	NT: 3640元(水運) US: 130	
	NT: 2872元(空運) US: 102.6	NT: 5584元(空運) US: 199.4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
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
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期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訂戶姓名：

出生 年 月 日

元

訂閱日期：從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金額

電話：(公)

(宅)

地址：

職業：

教育程度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已開收據

收據地址：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一年訂費1480元，二年訂費2800元，掛號一年加附120元

通 信 欄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訂閱回函卡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人間雜誌社 台啓

姓名：_____

連絡電話：_____

住址：_____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1717號
(本信件郵資由本公司負擔)

贈送回函卡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人間雜誌社 台啓

姓名：_____

連絡電話：_____

住址：_____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1717號
(本信件郵資由本公司負擔)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 永久訂戶：16,000元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人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1 0 0 8 7 9 1 0		
戶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名	郵 局 郵 號 (郵遞區號)	
	住址		
	電話		

主管：_____

經辦員：_____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	---	---

登帳

局號：_____ 收據號碼：_____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帳 號		郵 局 郵 號 (郵遞區號)
	1 0 0 8 7 9 1 0		
戶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名	郵 局 郵 號 (郵遞區號)	
	住址		
	電話		

主管：_____

經辦員：_____

經辦局號 帳 號 日 期 存 款 金 額

登帳編號

工作站號

手續費	次	元
-----	---	---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及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
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訂閱人間雜誌是您對人間最有力的支持、最積極的參與！請填妥下列資料後直接投郵，我們就立刻把雜誌、贈書和填妥的畫撥單寄給您，併收書後再請您到郵局辦妥畫撥手續。

特惠、便捷的訂閱方法

- 訂閱二年2800元，贈送您(二者選一)
 典藏雜誌(9~36)任選12期, NO: _____ 陳映真作品二冊
 - 訂閱一年1480元，贈送您(二者選一)
 典藏雜誌(9~36)任選6期, NO: _____ 陳映真作品一冊
- 學生優惠 二年2600元 一年1380元，請附加學生證影本

我的姓名：_____ 出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教育程度：_____ 職業：_____
 地 址：_____
 電 話：(H) _____ (O) _____
 訂閱期數：_____年_____月至_____年_____月。

《贈送回函卡》

敬啟者：

茲為我的知友訂閱人間雜誌一年共_____份，自_____年_____月起寄贈，請將畫撥單寄來，我在近日內完成畫撥手續。

我的朋友：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我的姓名：_____ 電話(宅) _____ (公) _____
 住 址：_____
 電腦編號：_____

● 本卡僅限訂戶使用。

除舊佈新，戶納春、夏、秋、冬福！



窗，是迎新的雙手，
 窗，是遠景的眺望，
 澄淨明亮的窗，
 為您的家帶來早春的陽光，
 為祈盼新年的人，
 帶來無限新機和美麗的遠景。

青龍擺尾，祥蛇獻瑞——
 願您天天擁有一扇明淨的窗，
 展望新年新氣象，
 迎接春、夏、秋、冬福。

必治安在此恭祝大家開春如意，
 並以不斷提供——
 優良家庭清潔系列產品自期，
 與您共創清淨健康的生活！

玻璃穩潔

Druckert 台灣必治安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 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125號7樓 電話：756-1234(代號)



玻璃用穩潔，到處亮晶晶